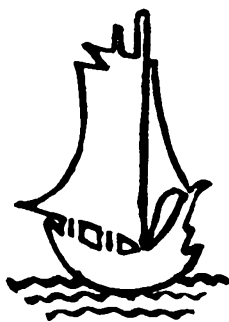


# 外留 史郵



一之物讀修自工職生學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初版

留  
郵  
外  
史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每冊

一九四七年最新式樣

不平則鳴

毛慶祥題



勉其善者

毛聖棟題



## 原理炸彈徵文

科學家發明原子炸彈、在萬不得已之際而用之、殺人原是救人、中國科學幼稚、而哲學則自古倡明、近由哲學專家、發明一種原理炸彈、以救世界、但是原子炸彈、是有形的、而原理炸彈、是無形的、以無形制有形、以極靜尅極動、以至緩勝至速、若各界人士、能將原理炸彈、用文字詳細分析之、投函本編輯部、認爲合理者、及是否與本哲學專家同樣見解、或竟超過之、當在再版或報端公佈、第一名酬勞拾萬元、五名以上、分酬毛巾襪子等、同樣稿件、以先到爲標準、惟投稿時、須將本書一同附寄本編輯部、以便編號、而分先後、

### 作者鳴謝

本書封面、繪一帆船、卽代表作者之退步、而作者諸友、則正如快輪之前進、鵬程萬里、作者前三月、在某大印廠工作、而學非所用、曾發宏願、以改造環境、故自編此書、初發預約、繼招廣告、均賴各方故人協助、今特向下列各友道謝、

王家駿 孫德祜 曹天戈 李曾元 虞兆興 錢威力 許伯良 王和生 徐世雄  
周曹喬 馬知亮 張庚年 黃克成 方子川 胡詠德 陳紹堂 甘振興 顏我清 等諸兄  
公超

## 讀者注意

本書非飯後茶餘之消遣小說、乃係富有研究性之讀物、本書受一種宗教之使命、以博愛、戒殺爲宣傳之主要目的、希望全世界人類、一齊聯合起來、大家轉移互相殘殺之目光、來與人類公敵之毒菌、（書中已有論及）作爭奪戰、再來研究天之上地之下、各種新問題、（書中那略有論及）方能奪天地之造化、取宇宙之玄妙、一代不成功、繼之以數代或數十代、必有成功之一日、那時人羣不事爭殺之毀滅、時代巨輪之推進、必一日千里、人類可駕電飛行、衣食住三種、亦得由科學解決、與世各無所爭、人壽至少可活五百歲、或永生亦無不可、讀此段言論之諸君、必謂作者發神經病了、然請看今日之原子炸彈、若在前三年、有人預言之、試問有誰人能信否、故今時之推測、其安知非後日之事實乎、（以上積極辦法）處此過渡時代、人民之立足、自必較平時更爲困難、可效法聖雄甘地、以不抵抗爲抵抗主義、使英國傾全國之威力、不能屈服一甘地、吾人何方以消極爲積極主義、與自私者以不合作、今以小喻大、若開汽車者、目無行人、橫衝直撞、不顧他人生命、吾人可另覓一處行走之、或居住之、讓此般無心肝之人、自成一國、自相殘殺、又譬如多金條洋房資產之富人、吾人避而遠之、決計不與合作、亦不加爭奪、視金條如草條、洋房似墳墓、則天下太平矣、（以上消極辦法）

## 序

留郵一書、可分數面觀看、從正面言、一位血性青年、賦性純篤、姿質穎慧、抱負遠大、態度萬爽、自小學至最高學府、其間因事間斷、由商業而轉爲郵員、其中經過不少時間、然從未頃刻忘懷學問、此乃天生好學之人也、從反面言、就其所述一切形形色色、流氓鬪也、戰爭史也、社會之怪現狀也、讀者幸而生於太平之世、絕未遭此鞠凶、鮮有不懷疑其爲海市蜃樓者、然現在讀者可謂同罹此厄、事實固不能盡同、而被禍亦分深淺、顧尙少有歷叙其情節、揭示於將來、此書獨能以生花之筆、繪影繪聲、使人俄而恐懼、俄而解頤、而歸結歎息痛恨於人心之陷溺、政治之不良、則著者特具深意、真乃有心人也、文筆之爽朗而詳達、詞賦之藻麗而簡潔、骨肉手足之間、師友周旋之際、在在深露天良至性、絕無虛偽掩飾、躍入其中、此可從其側面旁面隨處可見、故敢斷言雖曾經商、而實乃爲我道中人、忠實之學者也、讀此書者、固堪增廣其見聞、而尤貴在對於社會之蝨賊、藉有此書之敘述、便作涉世之粉本、庶幾有符乎著者之初衷、予不憚辭費、觀纒闡述、未審有合於問序之心乎、不暇計及已、歲次丙戌春三月古華亭醉白翁陳子鶴、

## 自序一

著作小說、談何容易、不才如余、豈敢效顰、昔日韓文公貶潮州、王陽明謫龍場、因而感悟天地間許多玄理、發揮不少思想、不佞何敢自比前賢、而遠適異地、朝暮傷感、個中苦情、或有一二相似之處、憶自調處衡陽、當日交通困難、生活奇高、飲食起居、種種不慣、且日處飛機炸彈威力之下、憂

憤之餘、寫作今昔見聞數篇、不平則鳴、亦猶屈大夫之作離騷歟、惟內雜白話文言、而無結構、祇因有暇隨寫、並非一氣呵成、但求率真、不加修飾、如一種西書裝釘、不裁製齊整、以創造別成一家之格式、亦猶票友初次登台、唱做不能自然耳、是書定名留郵外史、言在衡郵一管中、摘其往日所經歷之事、拉雜書之、然並非全部寫郵中之事、惟題名留郵、故起首先寫郵中生活、中後各段、則追敘書中人少年時代之生活、及其活潑強毅之志趣、書中三人、即爲一人、以一個勇往直前的青年、卒爲世務所縛、生計所累、輾轉呻吟於社會樊籠之中、迄今已屆中年、一事無成、當爲世上同病者所表同情也、

## 自序二

不佞對於論文及國史、曾略加研究、在廿三歲任甯波毓才中學教授時、出一本「學餘談助」、專重史論及時文、故小說一道、係門外漢、這部留郵外史、連楔子共十一回、雖非名貴之作、然作者於廿五歲上寫起、及至四十六歲完成、費時廿二年、平均每二年寫一回、與另一種小說、憑空虛構、搭出樓台亭閣者不同、其描寫書中主人翁、由青年以至將老、處處竭力想上進、偏偏重重遇壓迫、昔日曹操自幼便奸、黃巢自幼便凶、書中人自幼便好學、十九歲即成書寫名家、自以爲將來必在文學界發展、不料自考入郵局、每天祇用鉛筆寫千萬個號碼字、連毛筆無緣見面、遑論其他文字、受環境之支配、而改變一生方針、此中歲月、血與淚俱、蓋十年窗下、磨穿鐵硯之才具、而在郵局、學非所用、經十六載、鬱鬱不得志而去、實千古第一憾事、惜作者不才、本書不能描寫其傷心史之萬一也、

第一回	歸入令甫下遠走湘粵	數番受驚跋涉郵衡	.....九
第二回	鄭麒書長沙恨易簪	梁蛟騰湘潭痛遺珠	.....一三
第三回	大學教授考充郵員	小舖夥計升作行長	.....二〇
第四回	留學生三角成戀愛	教育家一棒得光明	.....二八
第五回	客滬濱暫作書賈子	旋甬里再進學府門	.....三七
第六回	欺同窗新生遭凌辱	鬧飯廳學子釀風潮	.....四五
第七回	課餘運動弱編轉強	春際遊行豪襟益爽	.....五四
第八回	插班滬江卒有厥志	轉學杭垣實違初衷	.....六〇
第九回	銷豪氣中毒交易所	執教鞭講學泗洲堂	.....六五
第十回	羨慕新潮幾沉孽海	歸依舊教可脫陷阱	.....七四



## 楔子

### 變上變人心方得見 苦中苦功績化烏有

佛曰、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老曰虛無、一切皆空、蓋世人正爲具有此身、方生煩惱、遂至目有所見、耳有所聞、心有所欲、貪嗔愛惡、時動於中、勞形傷神、不至絕滅不休、貧者羨富、賤者慕貴、不知富貴者、煩惱更多、太古之世、民氣淳厚、居石洞、衣木葉、食藜藿、與人無爭、故能四方無事、天下太平、近今物質文明、競爭日烈、加以苛稅重賦、地位優越者、稍能苟延殘喘、遭時不遇者、只得滿墳溝壑、都市繁捐、更重於縣邑、鄉村苛索之名目、自較城區減少、而深山窮壤、更無酷吏之搜括、昔人嘗比苛政猛於虎、闔家避入深山、不畏猛虎懼重賦、嗚呼、安得廣廈千萬間、藏遍天下有緣人、起首言佛、作者並非提倡迷信、蓋佛學乃哲學、此中自有一種真理、却說四明縣、芝蘭街、有一個廣福禪寺、起於唐朝天寶元年、屢經修建、至清代光緒年間、由方丈謙受大師主持、他是個道高眼慧之僧、廿年後有同縣富戶方不凡、號百萬、爲省中參議、常來寺中走動、與方丈交頗莫逆、謙受常勸他、急流勇退、免牛後日煩惱、可是方不凡、財勢兩旺、一呼百諾、人人敬羨、恁個愛慕、正在炙手可熱、得意忘形之時、怎捨得良舖廣廈、嬌妻美妾、一時猶豫難決、謙受因勸他、看不破世情、參不透玄理、乃在一日清晨、邀不凡入殿後密室、低低說道、老僧觀你根基甚深、欲將九轉玄功、七二變化、此處看似迷信、實不迷信、讓後便知、今日用速成方法、傳授與你、日後自有好處、不知你願學否、不凡聽了大喜、當即拜老僧爲師、自此常來寺中請教、果然學得法力無邊、神通廣大、一日、不凡備了一席上等酒筵、約了表兄李光、知友張和、店中掌櫃毛吹、家裏賤席郝拍等、在他府上吃酒、原來李光張和、本來十分貧窮、經不凡一手提拔、

後來各人、居然亦有數萬家私、毛郝二人、乃是拘謹君子、平日目不邪視、足不亂步、勤儉過人、上下謙虛、所以使得不凡十分信任、將店裏家裏、一切重要事務、部託二人辦理、當日四人、均被邀來、坐了一桌、大家起來對主人謝道、多承你老人家寵愛、賜了我們酒席、只是常常叨擾、實在於心不安、不凡敬過了酒、對衆人拱手笑道、不凡仰承祖上餘蔭、得有今日家財、心滿意足、只是在家、一日三餐、飽暖無事、甚覺無聊、想在下月初上、往京中走動一次、一來出外、廣些眼界、二則可以順便販些此處缺少的貨物回來、不過我出門去、少則半載、多則一年、外事託毛掌櫃、內事煩郝賤席、而義莊族中、一切大小事務、則請李張二兄主持、想各位決不辭勞的、說着將酒杯一照、先乾了一杯、衆人亦各自飲了自己面前的酒、大家起來說道、這是我等份內之事、請主人放心、平日你老人家、所定舊規老例、我們一些兒不更動就是了、當下不凡聽了衆人言語、十分歡喜、這日無非請大家用了排翅海參、鷄鴨魚肉之類、吃得酒醉飯飽、賓主方才盡歡而散、隔了數日、是三月初一、方不凡在內室叮囑着妻妾、吩咐過幼子、便緩步到客廳裏來、見有許多親友、前來送行、廳前推了許多食物、魏三上來握手、沈四前來殷勤、大家都向他道着順風、不凡一一謝了、他臨行時、祇攜着隨身被舖一件、提箱一只、不帶僕役服侍、僱一乘轎子、抬到碼頭、由李張毛郝四人、及許多親友相送、衆人來至船上、大家依依不捨、待汽笛催人、方纔各人對他、道聲珍重而別、不料方不凡、一去三月、音信全無、家中起課向卦、俱說人已落空、妻啼妾哭、鬧得六宅不安、直至六月十五、有一個不凡同鄉、來自京都、說不凡至京、與他同住一個客棧、四月十八清早、二人一道出門、往郊外萬壽山遊覽、歸時已近黃昏、忽然山後起了一陣狂風、霎時飛沙走石、大有拔樹傾屋之勢、驟見大蟲一隻、目山上撲來、二人嚇得毛髮直豎、知覺全無、那虎川前爪將方不凡攫去、他驚醒過來、連忙奔去相尋、在半山中、覺得不凡的一只右足鞋子、拿了轉來、今日做個紀念、說時便將一個紙包打開、取出鞋子作証、不凡的妻妾幼子、一見舊物、哭得死去活來、當時李張毛郝、也知道了、便趕來相勸、一場悲

劇、暫告閉幕、後來方不凡的屍骨找不到、只好用鞋代葬、可是他的家道、漸漸地落了、那幾處綢緞和銀樓、毛總掌櫃說是虧負數十萬倒閉了、不凡的兒子尙幼、妻室乃是女流之輩、亦無人前去查賬、就此作罷、過了幾時、他家裏愛妾、跟着賬席郝拍捲跑了、祇賸下老妻小兒、只靠鄉田度日、不判李光張和、亦起黑心、以爲人在勢在、人亡勢亡、欺弄孤兒寡婦、將田契騙到了手、兩人均分、害得他母子倆、連吃飯都發生問題、不得已將粉裝玉琢的兒子、送到泥水匠阿土處、做個學徒、終日弄得泥污滿臉、不過混一口飯吃、一天黃昏、西風驟緊、大雪猛降、不凡的妻、正在飢寒交迫情光、突然來了一個化緣的癩頭長鬚黑面和尙、向不凡妻子說道、賢妻你受着許多苦了、他的妻子大驚道、野和尙不要胡說、拙夫早已去世了、那和尙用手將長鬚拉落、癩皮揭去、黑面擦脫、立即現出方不凡原形見從前神機時代的迷信、都是這一套戲法、使他的妻子、又喜又驚、喜的是重見丈夫、驚的是何以死去復生、當時不凡拍手笑道、善哉善哉、這一段因果、待我緩緩地、詳細告訴與你、煩你倒一杯開水、止住我的口渴、她就拿了一壺熱水、放在不凡面前、不凡潤了口、說道、自從受了謙受大師的點化、我便悟了大道、深曉世上無真是非、天下多假仁義、三十年前的中國、是神權時代、全迷信時代、良善的、多由敬畏而生馴服心、但是凶頑的、和狡詐之徒、反而各走極端、借鬼神爲愚民政策、適足以害民、每見敬神拜佛者、口中喃喃不休、無非爲一己之個人、或一家求福、求壽、求財、一種自私自利之心、牢不可破、每爲黠者所暗笑、與其所謂、爲善不昌、祖宗有餘殃、殃盡必昌、爲惡不滅、祖宗有餘德、德盡必滅、執若說、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因爲前者之說、太迂緩了、不如後者之言、來得迅疾、近世雖然科學倡明、廢除迷信、但是因果二字、百世不滅、造善因必得善果、造惡因必得惡果、其間雖有少數、或暫時不得其平、然而終究不能代表大多數及永久耳、譬如種米必得米、種麥必得麥、收成或有少多少、時間或有先後、但是米麥決不爲改變、我自從看破世情、所以那日決心出門、遊歷各處名山大川、訪求道深師友、自然得了許多進步、纔知道從前中國的法術、就是今日外洋的科學、（原來如

此)飛機是騰雲、潛艇是入海、無線電是順風耳、現身機(雷達)是千里眼、他如隱身變幻各法、科學家正在研究之中、因為中國從前的法師和術士、多數不肯公開祕密、惟知將法術傳諸子孫、不知子孫有智愚不同、傳至愚者、遂失真意、故說今日西洋所謂科學、即昔時中國所謂法術、外國人將科學積極共同研究、精益求精、甚至自青年到白髮、不肯放棄一種科學、中外比較之下、所以科學日進、法術日退、我的道根尚淺、只在謙受大師之前、學着一些皮毛、和遮眼小法、不能自然變化、只能科學化粧、(其實那有自然變化之理)但是用之於世、已經够了、大凡世人、都免不了一個貪字、和一個假字、譬如李張毛郝四人、見我人在錢旺、做出十分殷勤樣子、都是假的、聞我被虎所噬而死、則各人的貪心、便油然而生、天良蒙蔽、法律置致腦後、道德更不必論矣、其實各人費了許多心計、揮下不少金錢、亦無非在銀行裏儲金簿上、加了幾個圈圈、當時我略施遮眼小法、他們立現原形、真假便分、過去的事、自有一重因果、不必說了、現在我和你到後面菜園裏、去看一件東西、再來談話、不凡一面說、一面拿了一把鋤頭、和他的妻子、同到後園之中、用手向那東首一顆槐樹下的泥土、鋤開一個大窟窿來、發現一只小麇、十分沉重、當時和他妻子、一同扛了進去、到房間裏、放了下來、他對她說道、這裏面有許多黃金、足夠你們母子、一生食用、兒子的生相厚道、天庭飽滿、將來必定發跡、光大門楣、你要好好教養、現在我是飄萍無際、各處訪道、過了二十年、再來相渡、我此刻另無他言、就此告別了、方夫人是知道他的脾氣、也不敢攔阻、不即便瀟灑地出門去了、一天他到了嶽衡山、在一家鄉村小飯店裏進午餐、見對面來了一輛郵車、車上滿堆着郵袋、那時停了下來、走下三個人來、亦到店中用飯、第一個司機、第二個押車、第三個却是從長沙調往衡陽的郵員、三人坐在一桌用膳、鄉間祇有鷄子豬肉和青菜、叫了幾樣、大家同吃、不凡聽那郵員操着同鄉口音、看他形狀、雖然滿面風塵、但是精神健旺、氣概非凡、知道這人、也非等閒之輩、便過來拱手問道、閣下尊姓大名、那郵員起身答道、在下四明山人、姓黃名麟、今日由長沙疏散到衡陽去服務的、不凡點頭說

道、原來異地遇着鄉人、巧極巧極、老朽喻知相法、今觀閣下氣色、面帶晦紋、前途尙有許多荆棘、作事勞而無功、我本想勸你退休暫避、但是彼此萍水相逢、憑着三言二語、諒你也不肯深信、然而我有一本悟真篇、上面還有四句偈言、作臨別贈品、說着便自懷中取出一尺長、四寸闊書冊一本、隨手交與黃麟、黃麟接來一看、上有四句偈言寫道、

衡那逢尅罷休、困守春中七載、  
酉春運轉厄退、自有高人扶持、

還有悟真篇的開場語、就是說螞蟻和黃牛一樣大、一個一百歲而死的老翁、與剛纔出世數分鐘而夭折的嬰孩、是同樣壽命、千萬家財的富人、與兩袖清風的窮漢、其身外所有、是同樣的、提倡這一種特別學說、叫黃麟好好研究、傳與世人、則天下自然太平、黃麟看過了偈言及悟真篇綱要、謝過了不凡、會了飯賬、和同伴坐入郵車、不凡對他說道、十年後在龍山再會、遂揚長而去、當日六時、黃麟到達衡陽、遇上海老同事五六人、大家寄宿廣東酒店、在菜根香館子吃晚膳、夜來各旅館受提倡新生活人員及憲兵稽查、絕對禁止賭博宿娼、但私門頭很多、其費用較上海大數倍、專供一種人插足、當時該地軍警森嚴、晚間十一時戒嚴、若逢要人過境、隨時不准行走、聽說一天有個書店經理赴友人之宴、多飲幾杯酒、歸來已在戒嚴時間、途遇兵士喝問口令、他在醉中、隨口答道老百姓、竟得放行、或者凌巧、這日口令是白興二字、老百姓三字快呼之、却似白興、所以弄拙成巧、總算被他混過、有一天黃麟由衡陽郵局、乘了郵車赴祁陽公幹、因中途數次被警報阻止前進、所以至祁陽城外、亦在深夜戒嚴時間、城門口警衛密佈、黃麟身着常青銅鈕制服、手提司的克、草履襪、使聽差高持避風燈、昂然前進、守衛疑是查夜長官、連忙丟脫香煙頭、舉槍致敬、這位西員長官、亦得不受戒嚴的拘束、而進入城中

以下是黃麟的一篇小記、自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六日上午十一時、衡陽慘遭狂炸、所有繁盛之區、俱化灰燼、如楚南、樂園、四五六、快樂林等、各大酒家、以及旅社、不下廿餘處、全城精華、燬滅三分之二、此時金桂浙贛路、時處斷絕、至此旅途又變、余自遭長沙大火、疏散至衡、同姜鐵鳳、沈麟

卿、汪杰甫、趙良康等、同住玉環街廿一號、破屋泥地、不蔽風雨、其地一日數警、男女傭工、皆逃鄉僻、故凡飲食、皆須自動、每日辦公之外、還須揩台、掃地、擦油燈、扇煤爐、如此困守、氣悶萬狀、病魔遂來相擾、乃向當局乞准病假、回鄉調理、四月七日、余以劫後餘生、扶病渡江而東、在十分擁擠衝曲車中、總算買到三等車票一張、但車中找不到一個插足之地、幸遇郵政同事、代爲設法、在鐵篷車郵政間中、暫得安身、夜間十二時四十分開車、次午（八日）經廣東碎石、發見天空日之外圍、有五彩大圓圈、刻數小時始散、爲生平所創見、不知天文家有何說頭、下午六時抵曲江、過長約里許由水門汀製就之大橋、風景頗佳、兩旁房屋、多係香港式樣、有偉大中山公園、網籃球場、皆有健兒角逐、內有紀念沙溪林隊長殉難亭、師長李漢魂題云、「捨軀衛衆」、「亭名觀感、刻有一聯、上首是觀覽豐碑慚後死、下句是感懷危局愧先生、曲江又名韶關、或韶州、馬路開闢、均係水門汀製就、平滑清潔、與衡陽泥土馬路、破舊房屋相比、不啻有霄壤之別、大旅舍皆告客滿、祇得住小客棧、點無罩油燈、睡三塊硬板、每天棧費六角、飯食茶點之處、較衡陽廉而且美、大洋一元、可作小洋十四角四分、四月九日、即星期日、公路車均告客滿、等候二月、尙無空位、大有行不得也之嘆、心內急如油沸、連日設法、毫無把握、十日清晨四時半、方始找到裝茶葉卡車一輛、言明廿六元一人、帶至潮安、車夫見余攜有行李、拒絕安放、正在交涉、空襲警報驟發、大家往奔郊外疏散、早上五時半回棧、幸由司機攜客來兜生意、付二倍代價、方得渡過難關、路上憲兵稽查嚴密、中午在河源吃飯、汽車老舊、半途常停、深夜十二時、歇在鄉村、蚊子大而多、茶水黑而臭、十一日晨五時半開車、十一時半抵興寧、寓交通旅社、行李甫卸、警報猛作、大家往郊外疏散、二時後解除、上館子吃飯、該處有大新及大華街、兩旁房屋齊整、街道雖不十分寬闊、而清雅平整、民衆體育場甚是雄偉、反觀湖南省城、如長沙衡陽、找不到一處好的公衆運動場、或是半個幽雅的公園、馬路則泥土滿地、晴天灰沙飛揚、雨季水污四射、死鼠到處可見、糞穢隨地皆是、粵人受歐化最先、一切前進、非他省

可及、人民風氣雄壯、不尙虛僞、如路遇不平、肯拔刀相助、十二晨六時、另僱卡車、坐位偏促、下午一時一刻、抵揚陽中膳、食客始得飽嘗海鮮、三時乘電船、晚七時抵汕頭、寓永平旅社、如入仙宮、至永平酒家川晚膳、有龍蝦黃魚新鮮海味、惜病中不能下箸、座間遇上海外調同事數十人、在汕頭候車、余多日未浴、是晚始得洗澡、身體頓爽、十三晨往醫生處種痘并購得船票、下午三時半、下怡和泰生輪、六時開船、次晨十四、因暈船不能食飯、十五午後、天空多霧、夜間拋錨在吳淞口外停泊、十六清晨五時開船、九點抵申、平十六舖碼頭、那時黃麟由申返鄉調理身體、不料一月之後、湘局長花廷端于中途收回湘局指令四九八號、（此有歷史性之四九八號指令、迄今尚在黃麟之手、欲待政治清明之日、訴諸當局、向湘局算清這筆怨賬、）朝令暮改、將黃麟辭退、十六載成績、廢于一旦、數年來之希望、化作灰燼、殊多感慨、茲錄其自鄉間、致一書與其舊同事胡海清云、

海清足下、客歲之夏、榮調昆明、得展抱負、幸甚幸甚、我寄孤島、憂心如焚、望風遠想、能不悵然、前者同調長沙服務、同志同心、一室相對、朝暮相見、情踰骨肉、未經二月、君以直言、回家候令、我留省城、日夜勞作、君去之後、如傷手足、有失聯繫、知友既去、誰與決事、舉目生人、不知情性、湘中氣候、春濕夏燥、多食酸辣乾苦之味、近海之人、飲食不慣、起居各異、我本畏熱、再加辣食、內外交攻、疾病斯生、治之乏術、不准疏散、不准候令、嗟夫海清、麟獨何身、能不萎哉、長沙大火、衣舖盡燬、服務數月、勤勞轉運、粵漢路斷、功廢一旦、身同飄萍、爲世所悲、子歸受逸、我留受勞、命也何如、乃以食少事繁、憂勞可以致病、所幸局座特准、遂得返鄉就醫、傷已忽來尅星兮、強阻我之歸路、我之病軀、等於野鶴、不受束縛、乃遭辭退、於心何甘、每一念至、忽然如癡、麟何敢偷安以自逸、苟且以獨樂、願上人于我已矣、賣力無益、適足增慚、故每攘臂自勵、安分待命、鄰左之人、見麟如此、常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不知我心、祇令人悲、增切怛耳、嗟乎海清、人之命運、窮通有時、雖有智慧、難與命爭、此自古已然耳、昔麟在青年、考得職位、捨棄數

務、改習郵政、以圖新展、孰知學非所用、抱冲霄之志、受樊籠之困、仰上司之威、會上十新策、一不見採用、亦發意見書、未得表同情、當局徒有虛心、屬下陳言、終不盡美、豈無一善、然區區之心、尙未悔退、麟雖不才、希常大任、意謂此時、尙有望馬、麟本儒人、自幼便奇、名師薰陶、益友切磋、身雖渺小、心雄萬夫、投筆之願、已成過去、鷄鳴起舞、尙足自勵、自從考取、等于賣身、常以機械工作、束縛手足、商店學徒、三載可滿、惟習郵務、常相更調、每以他省外府、一年數換、舉目無親、人事兩疎、棄熟就生、忍氣吞聲、以深老之資格、俯首求人、當此時也、進退兩難之際、趨退不前之期、一紙令下、急于星火、限時束裝、覺命令之嚴、披星戴月、知行程之促、昔日投考、以數千之衆、錄取數十、智體兼全、始得選用、方可入役、仰承主管之面、悚不可犯、麟于此時、可爲忍耐矣、而不知者云云、苟怨麟以去職、然麟去職過也、海清視麟、豈偷安之士、而惜力之人哉、寧有失職位難生計、而反爲利者乎、然麟之退、乃不得已、出乎上人之誤會、將錯以就錯耳、豈以知進而不知有退、知前不知有後也、昔子陵寧守釣魚之台、淵明不爲五斗折腰、蓋士可無傲氣、不可無傲骨、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隱不能反成俗子、業未就而生產艱難、此麟之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嘗云、當局與人過薄、與昔相比、乃有霄壤之別、改已訂良章、剝奪公益、保障日少、賢士漸去、其餘老成忠信之人、埋頭苦幹之徒、皆有相當成績、具堅忍之志、而派別不同、遂至意氣不投、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衆意之難合、誰不爲之痛心哉、朋輩之中、服務于此者、有三十餘載、徒失聯絡之心、粉碎固有之程、此老成同志、所以握筆而長嘆也、是誠薄矣哉、且足下昔調于黔蜀間、行萬里之路、途遇強暴、至於行囊盡去、顛沛流離、幾死窮僻之壤、青春遷蕩、半老未歸、中途妻死、子女何依、此天下所傷心、世界所酸鼻也、憶昔冬寒、君操深夜工作、乃受職務之驅使、家家閉戶、已入黑甜之鄉、作黃梁之夢、令嫂待子、更盡不敢獨寢、倦極還恃假寐、無疾言勵色、怨子之職、而足下服務如舊、昔日同苦者、患難相隨之人、而今安在哉、子之境遇、可謂悲痛矣、此足以



使在者寒心、欲來者裹足耳、因使遠聽之人、疾首蹙額、互道刻薄、所謂君子、乃漸退者矣、昔人有言、衆人待之、衆人報之、國士待之、國士報之、麟誠留戀、而人豈復能眷眷乎、男兒青年不成名、壯時而再因循、必待衰老以自誤、蓋世氣概、與草木同腐流水長逝耶、願足下好自爲之、嗟乎海清、夫復何言、相去路遠、音信常斷、矧候箴言之教、何時祥雲南來、并望爲我轉告各友、勉力工作、從事新展、勿以運蹇之人、引以爲念、盼君自愛、如因風便、惠我德音、黃麟頓首、

## 第一回 一令甫下遠走湘粵 數番受驚跋涉祁衡

爲什麼到今日、這世界愈形混亂、這社會愈覺紛擾呢、皆因人的利慾薰心、又因祇顧自己適意、不知他人痛苦、小而至於巧取豪奪、殺人放火、大而至於世界戰爭、亡國滅種、譬如右幾個開車擾禍之人、不顧路上一切、橫衝直撞、飛越過去、使人遇着危險、若是他能想到、假使我自己被車碰倒、同時在我身上、我也爲流血、我也爲殘廢、我也爲死亡、這就不爲這樣發狂了、又譬如歡喜殺人放火之人、若是所殺的、是自己親人、所焚的、是自己產業、他也決不爲這樣發狂了、講到爲利慾驅使而爭鬥、更是愚不可及、本來上古時代、聖人造一種弓箭武器、是爲驅除毒蛇猛獸而用、又造舟車之類、亦爲洪水泛濫、路途崎嶇、用舟浮之、用車推之、使人們得到許多平安和利益、想不到後人、以此推想、逐漸進步、構造最利害的軍器、用水艦飛船來殺人、是失却聖人原來的真意了、人和物都是在地球上、受着太陽底熱力所產生的、地球不過天之下、很小一個泥上所結成的體質、人類居住上面、佔地不過千萬分之一、尙有許多肥田沃土、未曾發現、人們不想大家設法找尋、反而要在人家已經找到的地方去搶奪、豈不太呆了麼、人類在地上、是受到許多苦楚、及經歷許多困難而生存的、上古之時、毒蛇猛獸、旣被驅於山外、洪水復泛濫於世上、人類險被全數漂沒、幸有聖人出世、用大智大

龍、將山畚開闢、川流疏通、且多植樹木、以阻大水、人類得安全居於地上、日漸繁生、現代雖無洪水之患、但在民國元年秋間、浙江省青田縣遭著水災、雖不如漢口大水、人人知道、但是全縣房屋漂沒十之八九、人民淹沒三千九百七十人、這災難可算浩大了、且說慶清宣統末年、青田張口地方、在小溪山上、夜來鄉人時間怪吼、其聲似牛而較猛烈、不想在次年七月、乘着天上雷雨交作之時、有物從山谷躍出、兩目似電、吐氣如雲、即降傾盆大雨、地下之水、亦湧出數丈、故而造成青田空前浩劫、據說青田係受蛟患、蛟亦水族動物之一、但生于陸地、如青蛙之兩棲、係月夜雉蛇相交、即生此物、初生之時、其地草木焦枯、捉而殺之、可無後患、此係民初事實、並非神話、人既遇着水患、又遇着火災兵燹、所以說人類生存世上、很是困難、單說長沙、此番大火、亦是人類、自古以來、一幕最大慘劇、滿城斷牆殘壁、觸目傷心、遠有秦代之阿房、火燒三月不絕、近有辛亥之漢口、火燒七晝夜未息、水火之災、自古皆有、大凡生於天之下、地之上、不外金木水火土、凡物產生于土、而以金木爲多、一旦被水所淹、被火所焚、其餘渣及灰燼、復沒於土、是五行相生相剋之道、毀滅後必有較大之生產、亦天然循環之理也、但是人類最大之仇敵、不是水火兵、因爲水火兵、是偶然的、是數十或數百年、遇到幾次的、祇有病菌、是無論何時、無論何地、都在吞噬人類、爲人類最大之仇敵、生時既被寄生、死後又飽其腹、所以世界上若是最聰明的人、應先起來、及早覺悟、殺退病菌、共來研究、長壽或永生之法、爲人類造無限量之福、或說人若不死有生、則世界競爭更烈、殺戮必多、不知人若用互相殘害底心思、去研究其他難題、以求出路、則地球面積之大、正恐人數太少呢、況且安知地球之外、就沒有別個地方麼、又況以後醫學發達、生產可加節制、猴爲人之鼻祖、早有此說、而猴多活在百千歲之上、人乃猿猴更進化更聰明之動物、其生存之年齡、當更在猿猴之上、何以反而短少呢、就是人的利慾心、較猿猴的利慾心、爲重之故、譬如人與人則爭鬥之、殘殺之、對於異類如犬獸等、反而養餵之、因爲犬獸不與人同嗜好、爭利益、其理與同業則忌、親兄弟多爭相同、閒話少

說、言歸正傳、却說民國廿七年、五月廿五日、在上海郵局服務十六年之黃麟、自號慕陶居士、蓋慕陶淵明其人也、突然接到局諭、將他調往長沙、半天起個霹靂、平地生了風波、家有白髮雙親、年屆七旬、黃口嬰孩、尚未週歲、雖說丈夫、志在四方、留得健全之軀、當爲國家效勞、社會服務、但初出遠道、依戀舊地、亦人情之常、當時亦有胡海清姜鐵鳳等十餘個同事、與黃麟同道、六月十五日、清晨五時、黃麟在太原輪上、同老父嬌妻話別、并對着其妻如英說道、本想帶你同去、一因舟車擁擠、且不耐異鄉情形、二則你腹內有孕、不能長途勞頓、倘日後生下男孩、可取名湘官、以作我調湘紀念、其妻答道、謹遵我夫之命、當時父子夫妻、雖然覺得依依、但在無可如何之際、祇得乘風破浪而去了、船在五時三十五分開行、八時吃粥、小菜四碟、十時後、因船梢在江邊、與碼頭相碰、停船檢查數小時、十二時中膳、菜爲紅燒大黃魚、油醬蟹、韭菜炒肉絲、清菜燒冬菇、蛋花湯、廚子茶房、管事買辦、多係甬產、午後三時、供給牛乳紅茶一小杯、餅乾二片、五時晚餐、十七日上午十時、船抵廈門、向日繁華、今化烏有、對面鼓浪嶼、海中停泊英美兵艦二只、保護僑民、夜望嶼上洋房、裝置許多電燈、猶如星亮、疎密相間、景緻頗美、船主因恐夜來在島邊觸礁、故停泊一宵、黃麟無法上岸一遊、深爲可惜、是夜因船停駛、艙中奇熱、所幸船頭二扇大門已開、尚有透氣餘地、該船平時、在駛行之際、因防海盜、緊閉雙戶、夜來旅客、在露天住宿頗多、黃麟怕熱、又怕受涼、故進出艙門、一夜未睡、六月十九、早上九時抵港、太古無碼頭可靠、船拋港心、有粵醫數名、檢視全船乘客、有否種過牛痘、黃麟等均在船頭、晒着太陽、等候檢查、經過官樣文章之後、方准上岸、黃麟胡海清姜鐵鳳等、一行十六人、行李九十餘件、由大東旅社、放汽船接客、黃麟寓大東二百十號、房間狹小、日間亦需電燈、此種房間、上海賣一元半、尙無人過問、香港賣港幣五元五、當時法幣、一元祇值港幣五角二、街上有二層電車、頭等在上層、無論遠近、買一毫一人、二等在下層、車費減半、乘山上電車、來回四毫、單次三毫、車用鋼索相連、能上下高山、在山頂下視、港中舟輪、好似

不浮在水面、微波不興、靜若泥田、帆小猶荳、輪似玩具、雖在行駛、同繪在圖上、看不出流動底樣子、這般奇境、生平難得一見、山高略如杭垣五雲、十分鐘可由電車直達、香港係海島、島上建築許多洋房、其馬路不及上海闊大、商店多一二間門面、即永安先施、不及上海什一、山皆石巖、缺少樹木、山上洋樓住宅林立、形式極似杭州、其裏港亦極類西湖、水亦綠色、惟生活太高、不宜平民居住、對面有九龍半島、較香港爲大、乘精美小輪、頭等一毫、自香港至九龍、十分鐘可達、再乘公共汽車、抵九龍城、車資不論遠近、頭等一毫、該地新建最新式洋房頗多、島中居民、係華僑、多廣東土人、荔荳價較上海賤廉、味更鮮美、香港金龍酒家、上等酒筵一桌、需港幣一百、酒飯在外、菜爲金龍鳳尾翅、燒乳豬全體、清蒸海上鮮、金華玉蘭雞、嘉禾官燕、熊掌仙鶴、紅梅釀素、虎叩龍藏、炒梅花北鹿、月影璇宮、四雙拚冷盆、四熱暈、甜長壽仙露、祝嘏伊麵、二京菓、二生菜、四點心、四飯菜、黃麟用自來水筆、將這許多新鮮菜名、抄錄下來、以備參考、如此高貴酒席、既夫許窮措大染指、不料他底抄菜單的自來水筆、忽然失落了、名菜無福消受、還賠筆一支、懊惱得很、六月廿三日、黃麟在早晨五時起身、整理行裝、七時上泰山輪、八時開船、午後三時抵廣州、寓新華旅社、七零九號、不料相隔數分鐘、突聞警報、電燈息滅、電梯停開、七樓上下、殊費足力、解除警報後、黃麟同海清至燕燕酒家吃飯、食未下箸、警報又發、腹雖雷鳴、祇得奔避、重整杯箸、飯菜已冷、該店雖大、惟對外來客人、混水撈魚、使人不滿、在廣州酒家、多僱女招待、此種女人、不甚老實、若是客人、食酒菜五元有另、交她們六元去找、餘下之錢、她們隨意拿去、不管你是否願意、晚間沙面河旁、有小船可坐、內有土娼、皆十分粗俗、且河水淺污、臭氣觸鼻、與西湖相比、有天上地下之別、當時廣州、每天必有警報一二次、六月廿七、下午五時、黃麟由廣州乘粵漢二等車至長沙、連睡舖念一元七角、三等十一元三角半、但郵政總局通令、於六月廿四日後、無論何人、一概只准乘坐三等車、故黃麟同胡海清等、每人自貼十元零三角半、方得在此擁擠之中、找到睡舖、車上雖有電

屬、及天然風、但仍覺悶熱、次晨四點過韶關、六時出樂昌、離廣東地區、四面多山、可無警報之虞、六月廿九上午九點、黃麟等抵長沙、至青年會宿舍、找尋房間、均告客滿、而該會職員僕役、均非素識、對外鄉人、不善招待、祇得暫至九洲旅社借宿、次日由八角亭中國國貨公司、陳君介紹黃麟尋到軍輪碼頭二號房子、住在三層樓中間、空氣甚佳、蚊蠅不入、每月租金連傢具二十元、後間住同事胡海清、杭州人、性頗爽直、二人在患難之中、相交甚覺投機、七月四日、黃麟等在長沙郵局、正式工作、局長花廷端、極老練精明、終日埋頭苦幹、惟作事刻板、不肯通融、加以郵局的呆章死則、那員工豈不是更無生路麼、七月十九日、黃麟因公赴祁轉衡、中途突聞警報、飛機在頭上掠過、急速從郵車上下來、往山上叢林奔避、被守兵喝住、不許行走、他亟向道旁走入林中、用左手攀住樹枝、希用樹葉、遮住敵人目標、不料枝輕人重、將他整個身軀墮至下面豬棚、臭氣入鼻、中胃欲嘔、此種苦處、平生爲他第一次遭遇、他在長沙局服務、新舊同事、對他感情頗佳、當時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上海派的領袖人物、如胡海清、姜鈇、鳳沈、壽卿、汪杰、甫、趙良康等、同時替同人爭回不少福利、但是調湘中有個東北同事、因受不起長途跋涉、竟就此犧牲了、待在下回表來、

## 第二一回 鄭麒書長沙恨易簣 梁蛟騰湘潭痛遺珠

廣東局會計吳且種、人倒忠實、但作事太呆滯刻板一些、當上海局調湘同人、經過廣州時、照例由廣州局負責赴湘車票之責、但當時購不到許多睡舖票、鄭麒書亦是得不到睡舖票中之一人、炎夏熱天、火傘高張、暑氣逼來、中人欲嘔、鄭麒書帶着一妻三子二女、長途旅程、已屬千辛萬苦、而坐在擁擠車中、二日二夜、一家七口、既無好食、又無睡眠、欲求不病而死、不可得也、在車上得病的鄭麒書、幸遇熱心同事趙良康（聞此人日後亦客死異鄉可哭可嘆）陪他到醫院診病、上下扶持、早夕問

好、可是他的病情、一天加重一天、後來腳又腫漲、更加利害、俗說女怕帶鳳冠、男怕着靴子、這一句話、應驗到他身上了、屋漏遇着連夜雨、他病得很危急時候、他的二個小孩子、忽然得着急症死亡了、他一見之下、心上更加痛傷、病也加劇、臨終之夕、他的愛妻、跪在床前流淚、他對她說、我是不中用了、尙留二子一女、一切對你不起、拜託你看護他們長大、我在郵局、服務多年、前年由東北、調到雲南、去年由雲南、調到上海、今年由上海、調到長沙、調得我喘不過氣來、我在郵局、充個小小職員、吃不飽、餓不死、食之無味、去之可惜、因此就誤下來、既無泰山可靠、又無自奮力量、到今日好比猴子、被人東扯西拉、弄得我精疲力盡、連尸身歸不得家鄉、在此客地葬埋了、可憐我是個無用之人、不必說了、但是望你傳話、比較聰明的同事們、趕快極早回頭、不要看我沒出息人的樣、我雖然病死、但是死得輕如鴻毛、好男兒要立些功業、然後再死、方纔不負國家、我爲什麼便這樣底死了、我爲什麼便這樣底死了、連叫三聲、挺着腳過去了、他的妻子、哭得死去活來、打電報到湘潭郵局、請同鄉梁蛟騰到長沙前來料理喪事、不料梁蛟騰亦正在大觸霉頭、他的掌珠、同時水土不服、就此碎在湘潭、他正在傷心落淚之時、想着在郵局服務、是流動性的、一天到晚、將鋪蓋擱在背上、同當兵一樣勞苦、可是當兵的、得了勝仗、尙可越級飛升、在幾年或十餘年之後、由小兵到軍官、甚至于督帥的很多、從來沒有聽到、一個小小郵員、升做交通部長的、他自言自語、正在發癡發呆、川手敲檯、用足蹬地的時候、剛剛電報差、送到長沙來電、他接讀之下、才知老友鄭麒書死在省城、不免灑去許多傷心之淚、急忙請假二天、到省城來料理喪事、終算鄭麒書死後、他妻子在局方領到小小一筆款子、尙可苦度生活、這倒是在郵局做事的好處了、却說湘省氣候潮濕、加以地多污泥、一雨之後、數日不乾、插足其間、陷地三寸、外省之人、對於飲食起居、往往不慣、黃麟豈能例外、幸而素究衛生、尙不病倒、後來長沙大火、各機關都經疏散、長沙局職工、分駐於湘潭、衡陽、祁陽、零陵、新化、東安之間、當時粵漢路已斷、祇有浙贛路通行、在下特將路線、及其經過寫出、以

便後來旅客參考、自上海至湘、可乘甯波或温州輪、房艙每人十二元、茶房小賬在二三元之間、由申至溫黃花關、祇需廿七小時、惟必須拋錨、等候戒嚴檢查所、及海關等五個機關檢查、如在晚間、須停船一夜、次晨等潮漲開船、約二小時後、即可到達溫州、惟無保不准上岸、其保結上所開、爲具保結某商行、或機關、今向永嘉戒嚴檢查所、保得某某男、或女幾人、確係安份之人、如有漢奸嫌疑、唯保是問、合具保結是實、溫州街道、有幾處與甯波蘇州長沙相同、惟較短少而已、生活程度、現雖抬高、但較湘省、則低三四倍、海產又豐富、故在長沙、每月進款百元、不如在甌二三千元、溫人禮佛心甚重、天寧寺係宋時所建、大佛殿中、有三個老佛婆、正在唸經跪拜、一心虔求、脫離世界苦海、生往西方樂土、若輩之信仰心很重、惟世人究難知天地古今之奧妙、但禮佛乃修身之主、有益於世道人心、不可全非、五靈廟在城中、殿前有大樹一株、根長數丈、係數百年前之物、大門上有匾額一方、大書五靈聖廟、左書顯謨承烈、右書濯聲漸氣、進大門有石築戲台一座、對面有銅鏡一方、旁書照膽二字、二門內、坐有速報司、檢查司、賞罰司等、六個神位、面目猙獰、望之可畏、中山公園、內有威靈光軍功紀念碑、記事甚詳、園旁有小河、飛鷹翔集其上、用利爪取河面食物、很是敏捷、溫州旅社、每天連三餐在內、房金二元左右、早晨六時半、可至西門外趁汽船、每人一元、十時半至溫溪、水程約九十里、溫溪水深祇二尺、下見溪石之水程卅里、只可去汽船、趁小舟、船夫或在水中拉牽、或在船上撐篙、約三小時可祇青田、由青田乘公共汽車、約二小時可抵麗水、在麗水過夜、次晨再搭汽車、約四小時可抵金華、該處有偉大石橋、長可半里、闊則來去汽車、可以同時行駛、建作得非常雄壯、晚間八時十分、金華火車開行、每人三等車、連下舖睡票、售十六元一角、次夕尚須再購睡票一張、計一元五角、第三個早晨七時半、可達株州、該處有紀將軍廟、即代劉邦盡忠之紀信、由株州車站、清早四時半開車、大約六時半、可抵長沙、此爲最近之路線、與前日粵漢路通時之路線不同、開數日內、金桂通車、每週開行二次、則旅程更便矣、後來金桂浙贛路均斷、可由長

衡乘火車至曲江、坐公路車、經興寧至揭陽、乘電船抵汕頭、有直放大輪可達上海、却說黃麟因病返甬、聽到他底伯母說起、胞姊瑞卿、已於七月間在上海去世、因受戰事影響、住宅被焚、什物化灰、更受不起顛沛流離之苦、故而磨折死了、黃麟聽着、淚如雨下、想到苦命的姊姊、一生只有悲痛、沒有快樂、她作女兒時期、終日埋頭足不出戶底做着針線生活、眼看鄰家婦女、打扮得花枝招展和蝴蝶一般地、不是到廟宇看戲、便是往寺院燒香、她也曾夢想、要和鄰家姊妹、同去遊玩一次、廣廣眼界、但是始終沒有勇氣、向父母開過口、妹子雲底性情、與她不同了、弟弟黃麟、因為獨子、被父母驕養、幼時雖然談不到欺侮姊妹、但是對待她們、時常發脾氣、爭食物、這是黃麟到現在還是愧悔的、他底姊姊、於十八歲上、在民國四年、聽着父母之命、憑着媒妁之言、嫁與章氏、初作新婦、羞人答答、也會領到婆太太底威風、小姑姑底長舌、早上起來、先要到翁姑面前去請安、夜晚臨睡、還要坐在長輩房裏、等候他們底吩咐、方纔可以就寢、她不幸剛剛生於新舊制度正在交戰的舊家庭當中、冤枉地吃到了許多苦楚、偷偷地不知洒了多少眼淚、偶然回到家裏、細細地向母親哭訴、但是木已成舟、還有什麼法子、不過勸她安心忍耐而已、她始終是個服從者、不會向長上反抗一些過、當遜清末年、放足之風、漸次流行、她和妹妹雲還受舊社會之餘毒、還受纏腳的痛苦、每夜起來、抱着一雙腳痛哭、這時弟弟正在做甜蜜之夢、妹妹雲却偷偷地大膽底將脚布完全解散了、到後來被她底慈祥母親知道、也不過說一句大脚姑娘、恐怕爲找不到好的婆家罷了、自從姊姊嫁了以後、過了幾年、姑媳分居、以爲可以得到自由一點、但是夫婿營業失敗、終日度着憂愁的生活、可是她底性情、太豪爽了、她不管明天自己還有用度、今日別人向她借錢、她爲傾囊相助、甯可到明天無錢用時、自己再向別人去借、然而事情就沒有這樣容易了、她因爲不留餘地底助人、所以她底生活、更覺困難了、她也曾慷慨地脫下二兩重底黃澄澄的金鐲、幫助弟弟黃麟、充作大學裏學費、這是黃麟母親所經手的、可惜當時黃麟由母親轉折底調排、不能十分明瞭姊姊愛助底苦心、雖然母親也有許多地方幫助



她、以及她底丈夫、不過黃麟底頭腦、太麻木了、中間他雖然也有不自然地問接底小小報答與她、但是終究抵不過、有一次她的兒子、因為沒有學費、不能繼續在高中裏唸書、黃麟因爲自己手中無錢、只可贊助她的計劃、由四姑丈張芝出面、向黃麟的內人設法、總算度過這次難關、在黃麟意思、中年姊弟、來日方長、預備後來環境寬裕一點、可以給她一些安慰、不料她竟憂鬱而沒了、現在黃麟的腦筋也清醒了、悔恨當時底糊塗、不會留心到姊姊面前底深淵、如今方纔想到、但是她已經突然地一下子落下去了、要伸手去救援、已是不及、這遺憾在黃麟心中、是永遠不能磨滅的、他只有責備自己、他痛苦地做了一篇祭文云、民國卅七年、九月十六日、謹奉秋菊一束、致祭於亡姊瑞卿之靈前、嗚呼、姊年僅四十有二、何中途相棄耶、吾姊平日、待人接物、處處和緩、戚友有困難者、助必側囊、助之不足、復轉求於人以助之、如此菩薩心腸、奈何不壽耶、所謂天道者何在耶、父母年均老邁、弟爲生計、遠赴長沙、且生性蠢愚、不善侍奉、吾姊平日孝友、可得父母歡心、奈何竟棄雙親而沒耶、吾等姊弟兄妹三人、童年景象、猶在目前、廣福寺、馬王殿、均爲吾等遊樂之場、及今殿寺俱廢、姊亦長逝、回憶前情、猶如隔世、可不痛哉、姊年十八而嫁、弟尙童孩、茫無知覺、初到姊家、面紅耳赤、俯首不敢見人、一載以後、吾姊坐喜、阿母命我到姊家催生、右手執傘、向門撐放、左手提包、向床拋投、當時吾亦不知何意、奉母之命而已、後數月、卽生下外甥女荷琴、不意今日、母女皆亡、屈指此事、相去已二十四年、如舞台上之戲、如睡眠時之夢、如半空中之烟、如旭日下之霧、今而後吾始知人生之虛渺矣、吾欲棄紅塵而隱山林兮、然爲子未盡養、爲父未盡責、後日之重擔、正在吾之雙肩、吾姊在時、當能助吾、今而後向何人呼援耶、姊之死因有三、其自知乎、其不自知乎、痛前年外甥女之夭折、其一也、憐姊夫之勤勞、而不得良業、內外相助、東西奔走、以至心碎力盡、其二也、虹口戰事、家具蕩然、既痛損失鉅大、復憂生活艱難、其三也、有此三大因、人非金石、故致吾姊憂勞以歿、能不悲哉、在戰事中、吾等均流離失所、弟又不善處置、致姊等蜷居小樓、踣促不安、而甥

等來舍居住、弟又不善言語、致遭誤會、種種傷心、及今思之、悔已不及、然姊弟三十餘年、尚不知我心耶、弟嘗讀故事、見唐書徐世勣傳、勣有老年病姊、親爲煮粥、不慎燒鬚、弟竊欲效之而不果、今而後不可得也、嗚呼、休矣、夫復何言、姊臨終之時、忽信耶教、雖各有道理、然吾姊素食固十餘載矣、病人反常、亦意中之事、吾姊素信佛教、病中有基督信徒周師母、時來探望、親侍湯藥、爰適得肉、仙佛之說、如果有之、十年之後、吾將學道、如有成就、當接引吾姊矣、魂分有知、示我一二、俾堅我心兮、姊之沒日、我遠客長沙、活既不能相助以共生、死復不能憑棺以盡哀、我行負神明、於心多痛、嗚呼、傷哉、伏維尚饗、是日爲黃麟之亡姊百日、黃麟同母親胞妹、往萬安寄柩所哭祭、傷心到於極點、他想着幼時、在姊家吃桂圓蛋之趣味、及胞姊平日熱心待他、去年姊在水深火熱、流離之中、不能盡力相報、以快姊心、常深自引咎、每天嘆息、親愛手足、半途折斷、自此便有出俗之想、初步擬組織佛教初進會、或稱慈善協進會、其內容大略、錄之如下、

宗旨、際此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弱肉強食、同類相殘、輒見巷尾街頭、惡人當道、國家法律、有時不及、哀此老弱婦孺、訴冤無路、每欲代抱不平、拔刀相助、但念我佛以慈悲爲主、大同爲本、與其殺人以救人、不如感化以度世、惟佛教乃修身之本、有益於世、是以有提倡之必要、而人人出家、則將無社會無國家矣、是以更有改進之必要、故僧尼雖入廟宇禮佛、而士女可在家室修行、其修道養性則一也、而在社會作事之人、對於唸經、固少時間、而蔬食亦有不便之處、况凡事當由漸進、不能一朝成功、此佛教初進會之所由發起也、今於佛教信徒、可分二期、第一期爲半信徒、第二期爲全信徒、資格、半信徒對於牛、羊、豬、雞、鵝、鴨、最少戒食一半、三年之內、最低限度、救人一命、或代人雪冤、或助人一事、以上均指善人好事否則自動退出、取消資格、全信徒對於社會國家、曾盡一分力量者、於家庭方面、仰侍俯蓄、責任已了者、或年在五十以上者、方得六根清淨、完全信佛、其有特殊情形、志意已決而爲僧尼者、則不在此例、五戒、戒讒、謗、妒、怒、驕、以免煩惱、

志願、凡有意入會者、須填寫志願書、點香燭在會長前設誓、實行代人吃苦受勞、替人伸冤解紛、內分三大隊、(一)解紛隊、世人往往因細故而紛鬥、結果甚有傷害生命者、當用種種方法以排除之、(二)代勞隊、如見路人負力不勝任之重担、或車輻、宜旁助之、如代乞討錢、代車夫扛車、亦無不可、因為出力比出錢之功爲大、(三)替苦隊、如見此人不應獲罪而受苦、宜直接替苦之、或設法援救之、如代罪人受苦、替囚犯入獄、未斯不可、但有生死關係之際、當視生有重於泰山、死有輕於鴻毛之別、不能枉死、職務、本會舉年高德深者爲會長、及幹事數人、以主持一切、聚餐 每逢朔望、聚蔬餐一次、借此討論會務、由會員平均分派餐費、疑問、或問世間、果有仙佛鬼神乎、何耳聞未目見、可信乎、則答之曰、人生於世、不過數十寒暑、所經歷之地、亦有限制、猶夏蟲不可以語冰、坐井而觀天也、仙佛鬼神之事、古人說之詳焉、載諸史冊、其不我欺乎、真理、行善乃養性之本、可得長壽、今則固就退一步打倒迷信而言、剛者易折、凶氣所聚、身心不安、神經易受刺激、慈祥之人、心平氣和、寡慾清心、可得長壽、甚可至於永生、譬如猿猴爲人類之鼻祖、其年齡尚在百歲以上、人乃更進化之動物、享年定駕猿猴之上、機緣、生有機會、死則已矣、及早種德、自有善果、成功、救人一命、解除一身災難、正史所載、唐相裴度、本應餓死、而還帶數人、後爲名相、救人十命、解除一家災難、救人千萬、便成仙佛此仙佛乃在哲理上言之、却說黃麟之本性及存心原好、但應做之事、不立刻就做、終至因循延誤、後悔莫及、他在少年時候、本是一個極有志氣的人、後來漸被不良空氣所化、故而至今、沒有成就、嘗作黑雲掩月一文、聊以自慰、晚餐既畢、散步中庭、清風徐來、拂面生涼、俄見紅丸一顆、發現天空、無如層雲密密、以致慘淡無光、第約半小時後、浮雲漸消、白光稍露、及夜深仰空復觀之、則金光燦爛、照耀如同白晝、而前所見之黑雲、皆化作烏有、不如去向矣、嗟夫、君子處世、亦何獨不然、初則必有障礙、阻其進行、後經砥礪磨折、始克顯其本能、照耀當世、如同日月、垂在簡冊、百世不朽、夫豈與爭一時之榮者、所可同年而語耶、

### 第三回 大學教授考充郵員 小舖夥計升作行長

黃麟本在教育界服務、他何以忽然投入郵政呢、此中亦有淵源、今將其事、倒叙出來、却說民國十三年六月一日、早上八點鐘、北京路上來了數千人衆、將郵局大門、圍得水洩不通、原來都是投考郵員的、各人等在門外、拿着郵局通知書、依次入內報到、內中黃麟、亦在應考、他不是樹大教授、這時相近暑假、學生考卷、漸次將要改完、預備束裝回鄉、見着新聞報上、郵局招考廣告、趁着空閒時光、就寫一封自薦信、往信箱裏投入、過了一星期、黃麟本想暑假旋里、早將此事、拋諸腦後、不料正在束裝之際、由郵差遞來一封掛號信札、急忙折開觀看、原來是郵局方面、通知他在六月一日、前去應試、這樣一來、他到不便即刻離開樹大、屈指計算、考期祇差二天、只得在校裏、多住幾日、到了考試那日、早上五時起身、洗過臉、川過早點、乘坐黃包車、到了北京路郵政管理局門首、那投考人衆、已經擠滿、等到八點鐘、郵局將大門開了、衆人絡繹報到、黃麟亦擠在裏面、經過口試完畢、時間已屆十二時了、隔着數天、又接管理局來信通知、着黃麟於次日早晨八時、再去筆試、因爲經過第一次口試、別去者已有三分之一、所以這筆試、人數比較上次、減去不少、所試國文題目、是人必自悔、而後人悔之說、英文題爲如何就造中國航空之人才、他如算術、地理、歷史、中英文翻譯等、均須經過相當考試、得到各項及格分數、結果於一二千人中、挑出四十餘人、還要經過醫生查驗身體、是否及格、對於以上種種手續、認爲合格後、方得爲試用郵員、黃麟經過數次奮鬥、終算得爲試用郵員之一、每月薪水四十五兩、合計銀圓六十七元五角、惟試用半年後、如複試及格、得每月加銀十五兩、黃麟在樹大教授國文、每月薪水較充郵員豐厚、在夏際尙有三個月暑假、也給薪水、每星期祇授課十五小時、星期六及星期日、完全休息、多着空閒時間、尙可研究文學、然而他爲什麼捨去

教授位置、去俯就郵員呢、第一凡當教員、也有派別、須隨校長及教務長爲去留、第二是教員沒有高陞的希望、郵局飯碗、是生鐵鑄成、如職員不犯刑法、這位置是一生不爲動搖、而且隔年可得加薪、每七年尚有一筆酬勞金、可以收入(按此酬勞金不久取消)、年久還有養老金、所以黃麟就決定於是年七月七日、早下九時到郵局辦事、他家住虹口鄧脫弄念五號、該日早上、僱黃包車至北京路郵局辦事、車夫江北人小四子、跑得飛快、剛過外擺渡橋、一不留心、衝出停車路線、即被華捕擡下照會、小四子略一反抗、就被捉到捕房了、拘留在大鐵柵裏面、猶如一隻小鳥、關在籠裏、他自付道、前世不修、今生吃苦、做個車夫、一天拉到晚、做不着幾筆生意、除了繳納租車費外、餘下來幾枚角子、那堪養活一家數口、今日一天的生意、是完結了、那裏有錢去繳車主、更在那裏拿錢、去糴米買柴、豈非要使一家餓了一天、思想起來、不禁抱膝而泣、過了一刻、不覺頭暈目眩、昏昏沉沉、忽然出得捕房、仰面覓表兄郭飛、坐着高大汽車、向他招手、小四子毫不猶豫、跳入車廂、在絲絨墊子上坐定、汽車四輪飛馳、在十字路口、見剛在擷自己照會的巡捕、舉起手來、將對面來車攔住、讓汽車先開了過去、喇叭嗚嗚幾聲、車子已經到了一座高大洋房、自有門房過來拉開大門、讓汽車直馳進去、郭飛領小四子一同入內、見園地花草、紅綠相映、客廳建築、雄偉非常、郭飛請小四子在會客室裏司畢令沙發上坐下、由僕人獻過香茗、小四子開口問道、表兄別來數年、爲何發跡到這般快速、郭飛道、不瞞我的老弟、爲兄自那年爲飢寒驅迫、投奔軍隊、當個兵士、那時人貧命賤、勇猛非常、併命打仗、一連幾次勝仗、上面賞我做了排長、從此一帆風順、現在做了督軍、是我所夢想不到的、賢弟你爲何弄得如此光景、小四子道：弟苦得連飯也沒吃、只好拉車度日、塞天風吹雨打、熱天日晒汗淋、苦同牛馬、賤比犬豕、日夜奔跑、祇圖一飽、受了巡捕老爺、手掌腳尖的辣味不夠、還要拘入捕房處罰、大路旁祇有汽車停留的地位、沒有我們插足的所在、郭飛道、賢弟不必煩惱、好在愚兄現有相當勢力、各處朋友都有、明天介紹你到衙門裏、掛一個高等顧問頭銜、每月領幾百元月俸、好不自在、小四子聽了

郭飛一番話、平步登天、笑得連嘴也合不攏來、果然自從這天以後、小四子便大鬧起來、自己居然坐了包車、上半天提了畫眉籠、到城裏茶樓去沖鳥、下半年却至遊藝場白相、有一天他興高采烈、坐着包車在四馬路上擺闊、不料對面駛來一輛救火車、向前直衝、他坐在包車上、避讓不及、猛撞下來、啊呀一聲、驚醒轉來、揉眼看時、原來自己仍在牢裏、什麼郭飛、什麼包車、都化烏有、不覺發呆一回、仍就倒下來睡去、以後他夢見什麼、想在下沒有工功了、却說黃麟這日進了郵局、派在國外匯兌處服務、每天九時到局、除中膳外、五時公畢、但是過慣學校生活之人、驟然改變環境、終覺不適、因爲在學校念書、或作教授、不須仰承上司顏色、受壓迫、聽訓飭、黃麟放浪不羈、不慣趨奉、彼主任調出匯兌處、往掛號處工作、每天早班自晨五時半至中午十二時、夜班自下午六時起至公畢、最早在午夜十二時之後、慣常學校生活之人、起寢俱有一定時間、這時黃麟覺得身體上所受之不舒服、無可比喻、但爲經濟逼迫、環境束縛、非祇黃麟一人、却說黃麟在掛號處、早夜服務、忽忽數月、某年十二月廿五、適值耶誕節日、有大批外洋郵件到來、堆疊如山、這日黃麟剛值夜班、在家五時半晚膳、六時到局、分揀信件、登錄號碼、目無旁觀、手不停揮、到夜深三時、似雪片信件、尙堆疊如山、至此腹餓肚空、眼花耳鳴、又無處可買點心、况且在此工作緊張時間、只使有食物、亦沒有工夫可吃、可憐黃麟妻子、因念丈夫深夜工作、不忍先睡、預備點心杯筷、在家等候、恐怕自己睡着、手做針線生活坐而待旦、往常黃麟雖作夜班、至遲午夜三時後、終可回家、不料這次做到次晨八時、方纔公畢、回到家裏、面青眼紅、還那裏吃得落點心、由他妻子倒一盆熱水、洗過了臉、倒在床上脫衣便睡、一時間眼花撩亂、閉目只見信件如山、遠如何睡得着、祇在床上翻來覆去、到下午三時後、方纔起身、他從此以後、一見信件、就要頭痛、所以他連親戚朋友地方的魚雁、也不歡喜多寫了、這日連中飯亦不及吃得、到六點鐘時候、再去接做夜班、這夜雖然沒有同上夜一樣忙碌、但是也到午夜三點公畢、這一禮拜夜班之後、下禮拜便翻早班、黃麟於清晨四點半、從暖熱被窠裏起身、他妻子倒好洗

臉水、備好點心、黃麟諸事舒齊之後、僱一乘黃包車、到局工作、因爲這時電車、還沒有開出、不料碰着一個年老車夫、加以天寒衣單、跑不動路、到局時間、已經五時四十八分、簽名簿上已被總監孫某劃出、遲到十幾分鐘、照常時郵務長訓令、脫班過廿分鐘、須經語誠、黃麟只遲到十八分鐘、他被報告廿餘分鐘、而黃麟尚不知道、及一星期後、由同事知照、他已受卅六號語誠一次、黃麟受了這一口氣、怨恨填胸、突致一書於協長莊某云、爲報告失實、懇請昭雪事、竊覽一月十六日、本局諭令第卅六號語誠、職于本月五日早班、遲到一節、其中實情、頗多不符、謹將三大要點、摘錄如下、幸乞鈞座、依事查究、秉公辦理、則莫須有三字、或不枉及無辜也、(一)職在掛號間爲備員、往常每日九點到局、旋調習練早夜班、惟該間早班定例、爲上午五時半六時七時不等、其時間均在郵員值班表內排定、使各人簽字、以昭慎重、職在該日表上、並未有名列入、竊以爲在學習期間、尙未確定何項工作、故不必每晨于五時半以前到局、(二)茲姑就退一步而言、職固不能守時、然該日亦並未逾時廿餘分鐘、有簽到簿可查、(三)職既受語誠、爲時已逾十天、本人尙在五里霧中、毫無覺得、事前既無該間早班監理之知照、或責令繕寫理由書、事後又無卅六號諭令、在該間發現、幸前日由三樓同事指示、方知受冤、其中顯係有人操弄、蒙蔽我上下耳目、而遂其養人之亂、以張己之功也、以上各節、有否違犯郵政章程、仰祈鈞座明察秋毫、不爲所惑、則郵局前途幸甚、固不僅職一人感德而已、況際此風雨飄搖之時局、郵局同人、猶駕一葉孤舟、顛沛於驚濤駭浪之中、同伴不互相協助、還專事傾軋、不知覆巢之下、奚有完卵、又况凡上之囚、覬覦者大有人在、同是郵員、奈何作煮豈然筮之舉、夫使僅恃威罰、而可以興郵務也、則殊計之左矣、蓋衆人之心、猶黃河之口、阻遏之愈力、反溢之勢、亦愈不可收拾、西人常謂破敗有餘、建設不足、乃我華人之本能、今我同人、處此偉大之郵業、改良之點正多、更新之屆尙少、奈何急急乎舍本逐末、專事吹毛求疵之工作、不務遠大之發展、吁、則其爲功也僅矣、夫大智若愚、良貴若虛、低首下人、正君子忍辱待時之秋、被黔驢豈無技盡之

日耶、惟望我協長、稍抑其跋扈之勢、而略阻其囂張之氣、使此等輕事重報、小題大做之人、稍稍退步、則我中下級同人、自不視郵局如傳舍矣、不則、直道自在人心、當曝諸公衆、看青天白日之旗、公理與強權、畢竟誰得最後之勝利、臨書愴惻、不盡所言、專此頌頌鈞安、這封書上去之後、次日莊某即召見黃麟、對他說道、你乃是個有學識之人、凡事須要忍耐一些、並且職員對於上司、只有服從、沒有公理、上司對於管理員的報告、只有採取、沒有退回、因為管理員是上司的代表、這以上二語、不知罪送了古往今來的多少豪傑、黃麟祇得忍了一肚子氣、因為今日還是專制時代、便向莊某問道、你從前也是做媳婦出身的、今日變成婆婆了、爲何不幫我們說話、他回答說、推開天窗講亮話、我若是專幫下面說話、便得不到現在地位、將來你做到我的地位、自然明白、黃麟分辯不得、數月之後、又上一書云、前輩先生鈞鑒、僕竊以私人資格、在先生前、謹陳數語、幸願開張清聽、容述一二之鄙懷、七月一日、面奉諭訓、足見關愛、私衷感激、不知所酬、素稔先生以勤進爲主、革弊爲本、自就職以來、力謀新展、凡事必躬行之、故局務爲之一振、前奉總辦發下諭令、徵求在局職員、發抒改良局務意見、及謀儲金匯業之擴充、僕會上陳數事、已蒙總辦優加獎飾、並賜函慰勞、實深自慚、僕在九年前、任樹大經史教授、中途投入郵政、方冀有所發展、不料學非所用、長年潦倒、將昔時貫日之英氣、與蓋世之抱負、遂於不知不覺中、銷磨殆盡、回觀故鄉師友、如在首都之俞次長及張監督、不啻有霄壤之別矣、常以無功請託、非骨鯁士子所爲、故願株守、以待機緣、無奈職微言輕、甯作寒蟬之響、而效若愚之夫、茲察先生有江海不擇細流之量、泰山不攘土壤之胸、爰進數言、以盡微誠、雖一勺之水、無補大局、然心之所見、而不以聞、則其負郵局與先生也滋甚、今將鄙見十條、臚列於左、若未必有當高深、一笑置之可耳、一曰審查工作、郵政管理辦法、雖屬整飭、而同一職役、一日之間、或有未滿二小時之工作、或有過八小時之苦役、如此勞逸不均、必多怨言、二曰經濟時間、外界常稱郵局辦事、爲 Routine work、而職員亦每以刻板之工作、不必用其腦力、遂於可節省時間之



點、絲毫不加注意、而不知作事重複、反多錯誤、今舉一例以明之、餘可類推、譬如掛刷房、每日所登長江、四川、東三省、河北、軍件之路單、大約每晚六時後、送交小報間、與書件路單合併、重複登入小報間之路單、交給抄袋員發出、何不事前將小報間之路單、交掛刷房先將各出口掛刷登入後、再送交小報間發出、如此既省時間、又得省下不少紙筆、三曰促進互助、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百步之內、必生芳草、我郵局以數千之衆、若能同舟共濟、必事半功倍、可設立合作社、以金錢貨物相借貸或竄買、則財源不至外溢、數年之後、成績必有可觀、四曰擴張匯兌、郵政匯兌、雖較其他營業機關發達、然所匯之數、多而不大、數元之匯票、不過幾分之收入、若銀行錢莊匯劃、取法既簡、手續亦省、數千數萬之款、劃付各地、祇備劃條一紙耳、五曰宣傳儲金、郵局通郵之區、自較銀行分設處爲廣、而富戶鉅商、多喜將款存儲外國銀行、若鄉間村愚、寧藏家中床頭簍底、今宜喻以郵政儲金之穩便、其最顯著之點、凡在郵政儲金之欲匯款外埠者、得略減匯費、如此儲金與匯兌、方有真實之連帶關係、誠爲一舉二得之辦法、六曰發展新策、開始郵政商業簡便廣告、凡各商店欲登廣告者、可預印簡便廣告、隨信件或包裹附發、其信件及包裹之背部貼郵處、可將橡皮製就之最簡括廣告分印之、其收費辦法、可分本外埠及國外、并日期多少而定之、他如有聲郵片、歐美已經風行、吾國尙付缺如、亦亟宜發展、七曰交換意見、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師、局中宜設立交換意見箱、以便採納及改革業務上之良策、八曰增進興趣、農人鋤田而歌、亦聊以自樂而已、吾人於公餘之暇、宜有正當娛樂、藉以聯絡同人情愫、使腦部起調劑作用、得增進辦事精神、現雖設有俱樂部、惟改良之點正多、需人領導、方得真趣、九曰體恤勞苦、昔太宗見背負遊在之士卒、每爲分輕之、使人感激不已、雖力竭不怨、郵政爲服務公衆機關、職責繁重、在上者宜如何體恤屬下、而分負之、十曰量才分配、器之爲用、各有不同、人之才具、亦何獨不然、古今有爲之士、往往用之不得其當、其作事反不如常人、我郵局以呵氣成雲、揮汗如雨之衆、若分配各得其所、業務有不蒸蒸日上乎、書雖上而說不行、時耶、

命耶、才不濟耶、以雄心勃發之黃麟、經環境層層之壓迫、遂至壯志銷磨、身神枯萎、精力日趨頹唐、胸懷時增悲憤、一變向日活潑潑地氣概了、却說黃麟在掛號間服務、雖然日夜勞作、倒也安靜無事、不料有個同事、在跑狗場輸了銀錢、路絕無君子、作了伸手大將軍、他竊去掛號信件一百餘封、將其中郵票、匯票、均行取去、後來溜之大吉、黃麟首當其衝、賠了不少金錢、還被調到印刷間服務、那印刷間與掛號間、一樣有早夜班但是灰塵飛揚、空氣穢臭、將一個壯健身軀的黃麟病倒了、遂再上書於協長云、民國十六年四月間、僕在快信間、因長作早夜班、遂使身軀虧損、經本局醫士驗明、批呈郵長科登、准其作書寫上之工作、使僕得以宛轉驅已侵之之暨、逐相擾之病魔、所以今日賤軀漸有轉機、不至十分虧損、皆賴當時科登郵長、及本局醫士所賜也、今派僕在印刷間、操早晨五時工作、每日呼吸沙灰塵屑、是不啻驅僕于坟墓相近之地也、或有指僕之措詞失當者、則必曰同是圓趾方顛、他在印刷間、不有異詞、何獨汝嘵嘵不清乎、則僕將作一簡單之解釋、以答之曰、前郵長科登在時、僕曾有一種物體的比喻、如五金中之鐵與鉛、各有所用、若應用鐵之處而用鉛、則鉛即失其效用、反之、則鐵亦失功能、凡物適者生存、已有定例、况僕長作早夜班、當與其他職員更調、以資平等、願我協長、察其苦衷、使僕有相當工作、夫我郵局、乃國家重要機關、際此青天白日之下、郵政當局、正宜留意青年才器、量才酌用、毋使伏處偏隅、抑鬱以終、此等工作、在郵政總辦、則鞭長莫及、而郵長又係西人、與言我人梗概、格格不入、近察醫士驗病室中、每天必有十人左右、乞請病假、此類患病者、大都多在刷印、掛號、出口、快信等處、我協長亦宜隨時調節之、或清潔之、一則減少員役之痛苦、二則郵局每年對於乞病假者之損失、亦得收復、是對於雙方、均有利益之可言、以上諸端、僕豈僅爲個人一己請命而發也、仰望我協長、虛懷若谷、接此芹曝之獻、則不第僕一人感恩被澤而已、書雖上去、不料莊某徒負虛名、不但屬下之事、痛癢不關、即郵局宜改革之處、亦熟視無覩、因循坐誤、倒後來子弟不賢、憂傷而沒、也是他眼前報應、但是習俗移人、一個勇往直前、青年有爲的黃麟、漸漸

被環境淘汰了、譬如一把寶劍、不去用他、自然要生鏽了、卻說黃麟有個表兄、姓張名繼、在初小畢業、就被他父親送到一家小錢莊去做學徒、每天一早起來、就倒夜壺、洗痰盂、裝烟筒、揩台子、吃飯時候、立在桌角、代人添飯倒茶、每日忙得屁滾尿流、可憐他食不飽、衣不暖、一天到晚、吃力不討好、還要挨著罵、在店裏整整吃足三年苦頭、終算得到一個小小位置、五元錢一月工錢、他年齡雖只十有九歲、然而他已猜透、在社會上實幹實做、到白髮亦是得不到上進、不知他從何時何處、學來全套風馬牛主義、一副對上拍馬、對下吹牛的高妙手段、和站在公衆場所、大膽地說了幾句、出出風頭、果然此後一呼順風、直做到大銀行行長、却說當初張繼因手段靈活、在出身店裏、做了跑街、後來衆人見他能幹、就舉他爲錢業委員、他却暗中運動幾個同事出面、通知各會員、湊錢送他幾個大號銀盾、衆人因情面難却、只得勉強照送、就糊裏糊塗捧他起來、銀盾上面書的、無非是褒揚言語、他却一起陳列在自己臥室裏、使其他同事見了、個個贊美、人人羨慕、一傳十、十傳百、傳到老閻耳中、見這小子、的是可兒、就將女兒給他做了妻子、從此將他跌在青雲裏、飛黃騰達、步步上升、做到偉江銀行行長、坐有汽車、住有洋房、他在小錢莊充學徒時光、做夢亦想不到有今日闊綽、他得意之至、一天請黃麟到他家裏吃飯、黃麟坐了街車、至安和路一百九十五號、見大門上有新置張公館銅牌一方、黃麟拿出名片一張、由門房遞了進去、張繼即迎了出來道、老弟難得光降、請到裏面客廳去坐、黃麟由他導入客廳、見高朋滿座、嘉賓雲集、夜間還有彩排灘簧等雜耍、張繼拱手對衆人說道、情光已是不早、現在已經七時、請大家入席、原來這日是民國廿六年一月一日、張行長新屋落成、所以賀客擁擠、京劇灘簧、鬧得耳震目眩、黃麟與張繼同席、酒過三巡、張繼對黃麟執杯笑道、老表請吃杯酒、黃麟辭道、恕弟不爲飲酒、張繼即連飲了三天觥、笑道、我張某從前在小錢莊學業、雖然吃過幾碗苦頭、想不到今日執錢業界牛耳、老表在郵局服務、十餘年了、依然做個小小郵員、早班夜

不能出頭、在我所知道的、在郵局裏辦事、在一個部份裏、雖然幹得很熟、作得很巧、但是上面一個命令下來、立刻要你更動、與別人對調、豈非又要再作學徒了、老表不是我今天多飲幾杯、在這裏說酒話、你還是棄了郵局職位、我勸你到錢莊裏、做三載學徒、期滿出來、我保你在銀行裏、做個重要職位、黃麟笑道、你所說的、固屬金玉良言、但是我不是個十幾歲小孩子了、現在年近不惑、從前所學的、因為好久不用、已經鐵鏽、以後從新學起來、記憶力減退了、好比離婚下來的婦人、要找如意郎君、恐怕十九難得、我黃麟不想老兄這樣飛黃騰達、知進不知退的、得有一日、能在本鄉、不棄祖業、獨自購地數畝、築屋數椽、前有小園、後有菜圃、以養雙親而終天年、於願已足了、張繼笑道、我飲幾杯酒多講閒話、老表免發牢騷、我們去聽灘簧罷、這日賓主盡歡、直待夜深方散、

#### 第四回 留學生三角成戀愛 教育家一棒得光明

明媚春光、照着大地景物、都有欣欣向榮底氣象、靠着一所洋樓的東面、有小園一畝、雖然佔地不廣、而園中佈置、倒很精雅、三面用短牆圍定、可是牆內葡萄樹的長藤、却已偷偷繞延于矮牆之外了、南面一帶長路、都用鵝卵石、鋪就各種花紋、倒很別緻、路旁左右、綠草平鋪得如軟墊一般、齊整得和剛纔從理髮匠剪過的頭髮、園內植的、都是名種、紫紅嫣綠、觸目處都是嬌滴滴、入鼻中均是香噴噴、雖然心頭極煩悶之人、偶然在此處經過、亦為覺得心曠神怡、在假山後面、有數盆淡妃色繡薇花、正開得含笑迎人、芬芳四溢、忽然花後、現出一個嬌喘細細的小女子、左手提着用絲絹包的一物、向前面連跳帶跑底奔了過來、後面一個紅衣女郎、正在追趕、不防足上皮鞋、被草地一滑、便跌了下來、起身不得、那女郎生得一貌如花、顏色之美、彷彿出水芙蓉、雨後芍藥、嬌豔鮮研、容光煥發、古人所謂閉月羞花、沉魚落雁、不啻為彼姝詠也、那前面跑的小女子、却回頭過來、

見着這般景況、笑得灣了腰兒、透不過氣、那跌在草上的女郎、已漲得面頰通紅、呸了一聲罵道、小蹄子頑皮得這個樣子、還不快些過來、扶我一把、當心回去告訴太太、打斷你的小狗腿、這小女子方纔連跳帶跑底過來、一把將女郎纖手拉起、不提防剛纔從女郎處奪來、在自己手中提的絲絹裏面、藏着的花蝴蝶、趁勢得着空兒、飛逃去了、小女子心慌、一手想去撲蝶、一手尚拉着女郎、用勢過猛、連女郎方面的重心、都反壓過來、他人小力薄、支撐不住、臀兒先墜了下去、就在草地上順勢一坐、同時女郎也向前一撲、二人都倒在一邊、笑得圍做一堆、女郎笑罵道、多是你這小蹄子不好、害我跌了二跤、還將捉的花蝶、白白地逃去了、說着就在草地上、伸手過去、來呵小女子的腰眼、還未呵着癢處、小女子先笑得灣手縮脚、女郎笑道、若要我不呵你、除非你在這草地上、對我磕了三個頭、小女子正在爲難時候、忽聞假山後面、喊出一個好字、二人大吃一驚、連忙從草地上爬了起來、女郎抬頭一望、見是男友趙覺、不覺臉泛桃花、勉強鎮住心頭小鹿、對小女子喊道、小紅還不快引趙先生到書齋裏坐坐、原來這趙覺與黃麟同學同鄉同年、他天資聰敏、過目成誦、目若朗星、面如冠玉、子都般貌、衛玠般神、如此學富貌美的小年、正是近世少有、古代所無、他和這女郎張燦霞、有嚙臂之盟、當時二人在書齋坐下、小紅送過香茗、擦霞道、這幾天趙兄爲何不到妹處來玩、趙覺答道、兄因近日月考、有失問候、抱歉得很、方纔從大門進來、僕人說小姐在園內遊玩、好在趙先生常常來往、我們也不通報了、剛纔得見你們主婢好玩、一時不會避讓、望乞恕罪、原來趙張二人、書尺往還、情曲互通、已非一日了、他倆每逢假期、常約鄉村遊行、半沁園亦是他們常去之所、在園中携手情話、緩步談心、郎情深密乘此吐衷腸、儂意牢結借此表柔懷、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一日張女士給他的一封信、說是偶懷小恙、暫住醫院、恐她意中人信去、無人接受、故此修箋告知、趙覺讀過此信、吃了一驚、便三脚二步、往校長處請了一天假、喊一輛汽車、直往憶定盤路馳來、到了上東女塾、問過門房、方知他心愛人、已住在上東附設一所醫院裏、他連忙走到那面、見一個女看護、款款

行來、向她問明張女士住處、一路跑到樓上第二號房間、一脚跨入、只見他心愛人、斜倚床頭、臉似朝霞、益顯嬌娜、燦霞一見趙覺、病去大半、趙覺過去拉了她的右臂、用三個指頭、按住她底手脈說道、霞妹數日不見、爲何忽然生起病來、燦霞嘆道、只因偶感風邪、遂覺頭輕脚重、故而校監將我送至此處、靜養幾天、覺哥到來、使我精神愉快不少、二人一唱一和、談得津津有味、直到暮煙四起、看護來催、趙覺方纔別去、二人愛情、可謂爲達于沸點、燦霞住院一星期、由趙覺接了出來、仍到自已學校裏唸書去了、光陰荏苒、這年趙覺、在樹大畢業、定八月一號放洋、這日黃麟同諸親好友、都來送行、張燦霞到輪上也來語別、因爲二人感情、好到極點、一時分拆不開、燦霞一定要和趙覺同去、不肯分離、可惜護照也來不及辦理、趙覺勸她道、你在上東尙未畢業、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况且尊親、萬不肯答應你遠離膝下、好在我去了三年、取得博士回來、與你結婚、豈非更是榮耀、燦霞道、男子的心、最容易變更、我雖然信得過覺哥、不是這一流人物、但是我們二人、河山遙隔、未免傷情、何況國外流學女子、究比中土漂亮、覺哥在外、千萬勿要忘記霞妹、另與其他女子接近、說到這裏、便咽啞起來、趙覺連忙拿出一塊縐新絲巾、替她拭淚、并說道、伊不是見花就採的蜂蝶、與你相交多日、難道還不知道我的性情麼、燦霞方纔轉噴爲喜道、祇要愛哥心頭、時刻不忘在祖國的燦妹、每月給我一個平安消息、這便是我期望咧、我贈你新拍小照、留在你枕底、每晚臨睡時候、不要忘了記脂牠一次、趙覺道、爲兄的一切運命就是了、二人正在難解難分之際、那無情汽笛、忽來催人、燦霞尙是依依不捨、無如輪錨已經去了、祇得向趙覺道聲珍重、硬着頭皮回了轉來、趙覺此時、弄得神昏頭倒、正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在輪船上不覺轉瞬已過二旬、到了新大陸、他入美國哈佛大學肄業、果然十分聽從愛人言語、日間用功求學、晚來睡時、却拿出燦霞玉照、細看一遍、見她眉細如畫、口小似櫻、笑渦微露、杏眼斜睇、嬌態可掬、玉立娉婷、眞閉月羞花、沉魚落雁之絕世佳妹也、他同班學生、共十八人、華人佔三分之一、內中郭文蘭李美娟二女士、與趙覺同班、李女士旣長文學、

貌又嬌豔、蛋臉兒潤得和純潔白玉一般、却又泛出朝霞般微紅、如秋水的雙目、好比亮晶晶星兒、灣月眉、櫻桃口、回頭一笑、百媚俱生、柳下惠兄了、亦要動心、她於假期、歡喜到郊外去遊行、呼吸新鮮空氣、趙覺亦抱有同樣性情、常作散步遊行、二人在郊外時常碰到、可是趙覺祇作不見、跑過去、倒是美娟以爲同班學友、連忙過來招呼、況且美娟平日很羨慕趙覺底才貌雙全、原想找個機會、和他親近、今日天賜機緣、奚有錯過之理、怎奈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趙覺略一點首、匆匆走開了、美娟到弄得不好意思、可是他倆同班學友、究竟接近地方很多、有一天春際、植物學教員、吩咐各學生將花木種子、分組種植、看長大後、誰種植的來得茂盛、成績最好、趙覺同美娟一組、欲望組中優勝、二人自然要統力合作、每晨早起、洒水鋤土、如此數星期下來、肥土上底種子、便葱蔥長出綠嫩稈芽來了、可是他倆的友誼、也與日俱進了、從此課後、或是假日、常見他倆並肩徐行、散步郊野、他們所談、大多是研究學問、不過有時亦論到本身之將來、趙覺說道、在美國得了文學博士學位之後、還要到英國去讀政治學、因爲他痛中國政治腐敗、回到祖國、要想努力改革、和振作一番、美娟很以終身爲憂、很願和趙覺結爲夫婦、可是自己是個女子、又不便先行開口、平日言語之際、在趙覺之前、常露微意、但是趙覺假裝癡聾、偏用別話來打斷美娟底談鋒、弄得美娟心中十分忐忑、疑惑他是無情、平日偏偏對待自己十分要好、二人同學已將二載、此刻若再不啓齒、幾個月之後、大家畢了業、豈非各自東西、有話也說不成了、一日上課之後、便硬着頭皮、紅着臉對趙覺道、我倆同窗二載、已有相當交誼、密斯德趙對我究抱什麼宗旨、趙覺聽了一呆、忙道一向不會與女士談過、就是我在中國、已有心愛人了、美娟聞聽之下、如兜頭澆落一桶冷水、便道密斯德趙、早有心上人了、但是你出洋二載、難保她心上不變麼、趙覺道、別人我不敢誇口、至於我那愛人、決不心變、好在今夏畢業、我往英國、再去讀一年政治學、請你帶一封信、到上海張燦霞女士那裏、就知道這人了、時光若馳、轉瞬趙覺已在美國畢了業、轉學英國去了、李美娟則回到上海、這時燦霞正休暑假、在家靠在籬

榻上闕報、思想她的情侶、還遠出外洋、不知幾時回來、忽聞門聲呀然、見小婢小紅、提了一張卡片進來、上面寫着錢景春、說是最近由新大陸回國、還有趙覺先生的消息帶來、燦霞驟聞心上人有信、連忙出來、至客廳相見、抬頭看到廳上、坐着一個西裝革履美男子、面如冠玉、目若朗星、站立起來、向燦霞招呼道、這位就是張燦霞女士麼、趙覺兄託鄙人轉言、他已往英國學習政治去了、少則一年、多則二載、方可回國、說罷、忙從衣袋內、取出趙覺親筆寫的書信、還從手提篋中、取出西洋新式化妝品數件、亦係趙覺所寄、雙手交與燦霞、霞燦見這錢景春、站立起來、猶如玉樹臨風、雖衛玠復生、潘安再世、亦將窺鏡自照、自嘆弗如、燦霞看得呆了、暗想天下真有這樣美男子、連與趙覺相比、也要減色、二人坐談、不覺時晏、直待小婢進來催飯、錢景春方纔辭去、從此錢景春常到張家、來望燦霞、好在燦霞、本是開放女子、文明學生、一天景春、自開汽車、約燦霞到極司花園去遊玩、燦霞便不推辭、跳上汽車、風馳電掣、片刻即抵花園、不料園門之前、有一處水潭、當住去路、燦霞穿的是一雙軟皮圓頭銀色新皮鞋、但是這處水潭、乃必由之路、不覺進退踟躕、景春于不知不覺之間、將自己身上穿的一件新製小方格薄花呢外衣、脫了下來、放在水潭上面、使燦霞可以踏着過去、燦霞見此情形、不覺臉泛桃紅、心想景春到癡得可憐、人家一番好意、自己若不領情、便是不識抬舉、豈不白犧牲了這襲新衣、遂謝了一聲、含笑履着過去了、因此二人的感情、又增添了許多、二人來往既密、漸漸變成知己了、此時暮春初夏、天氣溫和、園地上綠草如茵、池水碧油油地發出一種清光、艷花吐芳、爭妍鬥勝、二人緩步徐行、在一顆大梧桐下、靠椅坐定、旁邊種植如傘形芭蕉、排列着很是齊整、樹上對對小鳥和鳴、飛舞得很是快樂、景春指着樹頭雙鳥道、人生那有飛鳥自由、攜着情侶、任意歡舞呀嗎、錢某不幸、沒有得着良伴、可羨趙兄、說到這裏、便住了口、燦霞明知他話中有因、即飛紅雙顏、却故作不知、急連催他往下說去、景春欲言又止、終是說不出話、到後來被燦霞催促不過、他方纔說道、要張女士恕我唐突之罪、方肯出口、燦霞道、你且說來、恕你無罪、景春便殺



然道、我很羨慕的是張女士、可惜已被趙兄捷足先得、燦霞聽了、雙頰飛紅、低垂粉頸、川絲巾掩住櫻口、似乎很是傷感樣子、景春連忙站立起來、作揖陪罪道、這都是錢某不是、倒引起女士傷懷、恕我此後再不說了、燦霞却決然道、這倒不然、在儂心中、倒很佩服錢先生溫文爾雅、比之趙君、勝過十倍、我雖與他相愛、但一來不曾訂過婚約、二來未經父母允許、前途之事恐還不可知咧、景春聽到如此體已心腹之語、便很歡喜地握住燦霞玉手、向手背上深深吻了一脣、接着笑道、難得女士、如此多情、祇是伊有負趙兄了、然而交朋友尚且要心心相印、夫婦是永久伴侶、豈可草率、女士既以你我感情、在趙兄之上、請你立刻允我婚事、並且親筆寫一封書信、通知趙兄、免得他單面想思、燦霞在一時頭上、心無主見、祇得件件應許景春、二人同車回來、景春催着燦霞快寫書信、她不好意思推却、就握筆寫道、趙兄惠鑒、向日爾我原有嚙臂之盟、但霞思此事、未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失正大、似無光明、况如霞之陋質、貌同嫖母、不足以偶玉郎、加以吾兄遊學歐美、眼界更高、彼邦佳侶、當勝妹千百倍也、恐兄後日之悔心、故先作書決絕、猶恐兄之不信、妹已於今日、同錢景春先生正式訂婚矣、此書送到英國趙覺手裏、看在眼中、氣得四肢發冷、身體顫動、這勞什子政治博士學位、也不要得了、他一口氣跑回中國、到四川峨眉山、作隱士去了、原來這錢景春不是別個、就是李美娟化粧、她爲趙覺在她面前誇了一句口、說張燦霞之心、永遠不變、就演出一幕奇怪新劇、後來張燦霞知道實情、無顏再見趙覺、就此終身立誓不嫁了、却說與李美娟同班畢業的郭文蘭、此時亦回中國、與教育家黃策、即黃麟之堂兄、發生戀愛、將議嫁娶、可是黃策于二年之前、在鄉間已經娶下黃臉婆子、如今要討郭文蘭、自然先要與前妻脫離、不料此謀、爲同事知道、就寫信忠告黃策、此信爲林取上先生手筆、信中具名者、爲言鳴、裘彤、余堂、花峯、何昭等、因爲此信有關世道人心、可以挽回頹風、使後之勳欲離婚之青年、讀之可以寒膽、故錄之于后、

黃策先生有道、近于朋輩中、感受一種不良空氣、即對於先生、有所指摘訾議之處、鶴唳風聲、日

趨吃緊、深恐眾口鑠金、將有損于先生之道德名譽、而影響及于前途事業也、賢者當自知之、而不忍作此絕大之犧牲、而貽誤後悔、至於無窮、當此過渡時代、舊道德已破產、新道德未成立、絕續之秋、有心社會者、方引爲殷憂、不謂先生維持之而不足、破壞之而有餘、繩以舊道德、固噴有繁言、範以新文化、則又多缺點、奈何自命維新者、而作此忍心害理之舉、不禁爲賢者惜之、近來東南大學教授鄭振勳君、在婦女雜誌上、發表其自己的婚姻史一文、論者對於鄭君之批評、猶多不滿意之處、况先生所持之理由、較鄭君尤爲缺乏、則將來社會上、對於先生之輿論、當更有不可思議之處、事未成、及早猛省、同人等與先生既非泛泛之交、用敢盡其忠告之責、日上閱程、隆隆未艾、一着之失、鑄成大錯、今更將先生所持之理由、及其應付之方法、表而出之、衡其輕重、或能解其既亂之絲、而指其入迷之路也、幸詳察之、同人等有厚望焉、先生謂尊夫人缺乏新學識、持爲最大之原因、似於尊夫人之品德性情、無所指摘、學識固屬重要條件中之一、然僅僅屬於局部問題、而非大體問題也、若據此爲離婚之唯一理由、不備爲中國法律所不許、亦新文化所不許也、此其差訛者一、因發生新戀愛、而離棄其故婦、得新厭舊、由比較而定去取、一而二、二而三、長此以往、輪流替換、擾亂家庭、擾亂社會、輕蔑女性、侮辱人權、此其差訛者二、學識非生而便有、由培養而來也、何不送之入校讀書、授以教育、且今之女子、未受教育者、正復不少、尊夫人亦其一也、先生曾受高等教育、且執鞭于教育界、普及教育、應有天職、而家室之中、竟未能計及于此、先生不加以培養、誰加以培養、不此之圖、嘖嘖焉以學識爲缺憾、此其差訛者三、當今過渡時代、男性對於女性、不可不稍爲看重、而略爲犧牲、以顧全雙方幸福、尊夫人乃一舊式女子、恪守三從四德、一旦受意外之刺激、斷絕生路、既受外界指摘、及性慾之壓迫、滾滾淚珠、悽悽生活、此種悲哀、問先生於心何忍、夫損人利己、爲常人所不忍爲、而先生欲爲之、不權輕重、不計利害、因一人之同意、博多數之反對、後患方殷、敗可操券、此其差訛者四、婚姻爲終身大事、萬一悔之于後、毋寧慎之於前、按先生訂婚時、年

二十許矣、且已入大學矣、擇婚知識、自當高人一等、奈何因父母嚴命之壓迫、或一時性慾之衝動、草草了事、今既結婚矣、乃以無學識之故、要求離婚、不審擇于訂婚之前、爲第一誤點、不離異于結婚之前、爲第二誤點、一誤再誤、出爾反爾、婚姻既爲終身大事、烏可兒戲玩弄、此其差訛者五、有以前之差訛、爲最後之忠告、尙希先生取消成議、撫躬自省、益病之藥、類多苦口、利行之言、何妨逆耳、莫謂一手掩盡衆目、原來社會自有公評、取捨從違、惟先生自擇焉、專函佈達、即頌教祺、一黃策接讀此信之下、果然點醒頑石、就罷婚議、從此一心研究文學、成爲名士、他從名師戴明道學藝、頗有進境、戴明道乃前清飽學之士、他有二篇文章、作得甚有興味、可爲好古者之研究、

## 其一 王子猷雪夜訪戴賦

以題爲韻

天寒人靜、路遠情長、一舟飄泊、四顧蒼茫、想故人之闊別、忽逸興之飛揚、幾同赤壁霜高、放棹重遊蘇子、還擬西湖月滿、跨驢獨美蘄王、昔王子猷與戴安道也、久滯晉書、時深翹企、雲樹相思、河山遙指、交雖訂以知音、居未卜乎同里、橫到蒼江露白、所謂伊人、吹來板屋風清、言念君子、時也雪光初霽、夜景長留、寒冰沁骨、皓月當頭、到處瑤林寶樹、誰家玉宇瓊樓、學鄭緊灞岸之吟、所思不遠、效李憩蔡州之人、克壯其猷、於是桂楫頻移、蓬廬乍別、岸柳未舒、驛梅堪折、覺船重而行遲、候峯回而路絕、坐如天上、等列子之御風、在此山中、笑袁安之臥雪、夫使親叩柴扉、躬臨芳舍、北塞依劉、東山謁謝、既聲氣之相投、庶形神之俱化、片言語舊、論古亦復論今、杯酒消寒、卜畫何妨卜夜、孰意東道未通、南轅相向、乍抵荆門、旋迴花舫、豈觀面之無緣、幸知心之見諒、想此際溪臨剡水、梅帳空懸、問何時路人天台、桃源重訪、是蓋落拓胸襟、蕭閒意態、或往或來、知進知退、念我馬之已瘡、覺吾廬之可愛、行踪莫定、何須水宿風餐、歸路不迷、猶是星披月

戴、至今碧水長流、青山如故、明月一丸、秋風幾度、懷譙國之名區、尋山陰之舊路、或是寒江獨釣、吟柳絮而成詩、最宜紙帳高眠、探梅花而作賦、

## 其二 青士傳

渭川有隱君子、不知其姓、字綠卿、又號青士、晚營別墅於洪園、新闢一徑、每與七賢往來其中、貌清癯、而性洒落、有勁節、熱中之士、久與之居、輒淡于榮利、煩襟盡滌、故以能醫俗稱于時、與人交、最虛心、有君子風、人皆師之、好吟詩、偶有所得、即刻諸簡端、不自計其工拙焉、平居慕七松處士五柳先生之為人、每當夜月篩簾、春風拂座、掃石而拜、枕溪而眠、寔如也、有中郎者、時殷賞識、薦于朝、鳴騶入谷、鶴書赴隨、欲邀瓊林之宴、青士以一笑謝之曰、甯棲遲巖壑、長得平安足矣、富貴非吾願也、夫競繁華、尙綺麗、非不足以炫一時、而朝榮夕枯、亦何取乎此耶、其小君性仁慈、善育子、故子母最相得、今又添龍孫、頭角崢嶸、他日班聯玉荀、簪簇生新、封瀟酒之侯、拓清涼之國、其殆餘蔭之所庇歟、

原來黃麟與黃策同師、當日老師、還讀黃麟之學問、在黃策之上、故將其平生學術、及心血結晶之著作、傳於黃麟、希望黃麟能繼續老師遺志、傳與後世、然今日黃策既成名士、逍遙自在、黃麟還在仰人鼻息、受人指揮、依他前廿年底脾氣、不顧一切一切、立刻跑出郵局大門、再去讀書、再求上進、講到黃麟在十六歲上、川大無畏精神、來與環境奮鬥、畢竟被他得勝了、可是他今日地位、究與前時不同、第一是年齡大了、即使老當益壯、外國尙有與小學生同學之六十老翁、但是在他身上的一家負擔、如何可以擺脫、後事是有定數、且慢計較、如今先將黃麟從前的奮鬥史、補叙出來、可以見得黃麟、也不是一個平常底人了、

## 第五回 客滬濱暫作書賈子 旋甬里再進學府門

江湖起落、怒濤澎湃、一點燈塔、戴沈戴浮、驚翔的沙鷗、陣陣掠橋而過、燦爛的朝霞、層層擁日而上、此時十六鋪畔、由甬駛申之寧紹商輪、已抵滬江、但見洋樓高聳、街道寬宏、車水馬龍、紛馳若飛、在此人聲喧嚷之中、忽由艙內、擁出少年一人、勢如奔馬、氣吞長虹、年約十六、長身玉立、戴絲絨瓜皮帽、着圓花緞馬褂、上綴水晶鈕扣、衣淡古銅色線春長棉袍、隨身帶着衣箱、籐籃、被鋪等物、由輪船茶房代催黃包車一輛、送這少年到二馬路拋球場、奔波旅滬同鄉會樓上、中華國貨販賣團、他的父親營業處、時方清晨、雙扉緊合、他在外面敲着牆上窗門、大約五分鐘光景、忽然呀的一聲、大門開了、裏面跑出一個睡眼矇矓的僕人、口裏念道、何處來的客人、好早呀、少年將手略指道、借問一聲、國貨團黃經理可在此處麼、那人答道、你原來是看黃求之先生的、他睡在樓上、此刻恐怕還未起身、請你在客廳裏坐一息兒、待我上去看來、少年應諾着、隨即付了車資、吩咐車夫、將行李提了進來、放在廳旁、即見剛在那個僕人、匆匆自樓上跑了下來說道、請你在此等候、黃先牛快要起來了、此時黃求之已聽到他們談話聲音、便起身着了衣服、行近扶梯旁邊喊道、麟兒上來、原來這少年便是黃麟、黃求之就是他的父親、當下上樓會見、向前請了一個安、求之問着家中情形、黃麟答道、祖父母以下、均各平安、求之道、你來得正好、昨天上夏書局裏谷清芙、到我這裏來過、他說已將你介紹在該局習業、我想明天乃是二月初一、也不用另選日期了、明日就送你進書局去罷、二人談話之間、即由僕人倒好臉水、各人盥洗畢、向五芳齋叫的湯包、已經送到、他們用過早點、披閱數分鐘申報、求之對着黃麟說道、你係初次抵滬、人地生疏、趁着此刻無事、可同公司會計陳大生、往外面參觀一番、這日黃麟、便隨着陳大生在洋場十里之間、足足遊玩一天、方纔回來就寢、閒話少

叙、一曉已過、次日那不失信的谷清芙、果然到了國貨營業處來見黃求之、求之便叫黃麟過來、見了谷清芙、將他的年歲程度、約略說了一遍、清芙笑道這樣很好、我們就在此刻動身吧、好在上夏書局、距離此間甚近、亦不用着去叫車子、黃麟就辭別父親、同谷清芙出門去了、二人向南轉了一個灣、就到了他們口的地、這時上夏書局儀器部經理杜志芳和主任鐘爾雨、正在用顯微鏡考察昆蟲標本、鐘爾雨箝着一只花翼蝴蝶、邊近在他的近視眼前、細細撥弄那灣曲的雙鬚、似乎要將那觸鬚撥直一些、使蝶兒好呈着栩栩欲活的精神、賣出去可以多得幾個錢、那時庶務課長谷清芙、剛剛領着新來習業的黃麟進來、先由谷清芙向杜鐘二人介紹着、再由黃麟書寫籍貫履歷、經杜志芳允許、派定在上夏陳列所裏習業、那陳列所中、供給着上夏書局出版各種小說、論文和雜誌、任客參閱、黃麟執行他管理員的職責、每多閒暇、亦得享受着最近出版品上的新鮮智識、好在辦公時間、只要不跑開、他在陳列所裏、無論看書閱報習字練畫、他滴親上司杜志芳、也不來干涉他的一切自由行動、雙丸跳蕩、倏忽已屆端午、那一天局中供給很精美的饌肴、是向酒館包辦的、這一日上夏書局同人、大家個個吃得酒醉飯飽、甚覺舒懷、單表其中有一個早黃麟數月進陳列所的練習生鐘詩泉、品質很高、人甚滑稽、東方生之流亞也、那儀器部主任鐘爾雨、正是他的業師、也是遠房阿叔、這老鐘體類侏儒、眼又近視、平日對小鐘憤搭其老叔和業師的雙料架子、口裏常常囁嚅說、你們年輕小子、早上須要清晨起來、將玻璃裏面、各種儀器、拂拭清潔、陳列架上書籍、按放齊整、各種動植物名稱、及儀器目錄、均要熟讀記清、每天好似做禱告般終要念了一遍、可是小鐘的耳朵裏、實在聽得太討厭了、況且他還有一件不好的習慣、對小鐘說話時候、將他每日不可少的雪茄、含在嘴裏吞雲吐霧、一邊兒嚴乎其止訓誨小鐘、一邊兒狂吸雪茄、在他對面之人、被他的烟氣籠罩住了、好似墮了五里霧中、他還要大放厥詞、不自思量他所吸雪茄、是最下等煙葉製成的、這般氣味、在他底黃而且蛀的齒縫中、一團一團的噴了出來、正是難當、小鐘每次得到這樣好滋味、也嘗得够了、可是他敢怒而不敢言、也非一日

了、可巧有一次、用過中膳時候、鐘爾雨洗過了臉、忽然發覺、他寸步不離的好朋友、白銅鑲邊的眼鏡、爲不翼而飛了、鐘爾雨正在着急的當兒、找尋的時候、凌巧剛剛跑來一位外國大主顧、他是樹大、美國動物學教員衛白司喘、特來購買八百倍顯微鏡六十架、充作動物試驗室裏川品、老鐘眼失光明、作事無主、匆促之間、將六百倍顯微鏡、送給外國教授過目、洋主顧試看之下、知道這顯微鏡、不是八百倍的、嫌其有意欺騙、希圖噱混、嘴裏不知囁嚅咕嚕、說些什麼、竟搖着頭走了、因此被經理杜志芳說他不善應酬、放棄了一個大主顧、實在可惜、老鐘啞子吃黃蓮、說不出苦處、窘急到了不得、又不好聲明、爲的是失掉一副眼鏡、便失辦事的主動力了、還要被人說笑話、你這樣一個儀器部主任、連自己一副眼鏡、還管不牢、還想管什麼這許多儀器呢、然而這次出的亂子、據旁人猜測、乃是小鐘所弄玄虛、鐘爾雨着了他的道兒了、可是在下也不會目見、莫須有三字、難以屈人、恕不贅述了、却說那天是上夏發給薪水日期、由一個老司務、負着一只籐籃、內貯銀洋、跟着一位司賬先生、俟着職員名姓、依次傳遞分發、最後輪到黃麟、但見司賬員從老司務籐籃裏、提出一元五角大洋、給與黃麟道、這是你的月俸、他們就回到會計室去交賬了、自從黃麟進局、這乃是第四次領的月薪、他的所穿衣服鞋襪、均由家裏寄來、吃住是都由書局供給、這陳列所日間供主客參閱雜誌書籍、夜間却是黃麟和小鐘的大寢室、每晚將被舖從會客室後面隔弄裏拿了出來、用八只籐打的圓椅子、按着東南西北的位置放整了、上面擺着二張棕棚、各人的枕頭、是朝着儀器櫃一方面安放的、每晚二只臨時舖、成了犄角之勢、這種拆搭舖、倒是陶侃運甕習勞的工作、黃麟倒也很是樂意的、他還要每晚練少林拳術一次、以強筋骨、其他還有一件不可少的工作、是每次臨睡前的洗足運動、所以他的身體、很是強健、同事小鐘好談古說今、議論風生、黃麟亦是個喜說理愛析義之人、每遇一個難解題目、二人輒開辯論大會、必待理盡義透、他們方始相將入睡鄉去了、照上文所說、黃麟對衣食住三者、是很安全了、他因無用錢之必要、所以他四個月積起來的新金、合計大洋六元、是永久做了他的袋裏伴侶

了、每在領薪之後、局中同事們、大家約了二三個要好朋友、上館子去隨意小酌一點、那日小鐘也約着黃麟到大新街九如齋、吃了二盆肉絲炒麵、小鐘卻很客氣地搶着會鈔大洋二角二分、自此每星期一次、二人必定互相在麵館裏請客、如今單表發行所裏有個紹興人張吉乎、他在營業部裏、是最爲做生意的夥計、所以公司裏每月給他十六元俸金、在民國初年間、生活程度、不若現在之高、張吉乎吃住的都是局方供給、還有這樣進款、亦足以自豪了、無怪同事們見他每月拿進這許多雪白洋錢、都要羨慕他了、這張吉乎却很勤儉、他的長而且蓬頭髮、也不捨得拿錢去剪掉牠、腳下一雙藍毛布粗底鞋子、足後跟倒穿了、前面襪頭伸出了、他還是不肯去買一雙新的來掉換、但是對於小酌一層、却很歡喜挖自己腰包、請別人同去受用、聽見小鐘和黃麟有這種小酌盛舉、却自動底要求加入他們聚餐會了、可是這張吉乎處已原是儉約、待友却很慷慨、他第一次便約鐘黃到二馬路同興館晚餐、三人緩吞細嚼、借酒消愁、吃的冷盆是白鵝搶蝦燒鴨白肉、熱炒是蝦腰甩水、碗頭是紅燒黃魚、青嫩鴨子、外加三絲湯一只、紹酒二壺、張吉乎酒量很宏、小鐘也還來得、獨有黃麟不會飲酒、單揀歡喜吃的吃了幾樣、大家說說喝喝、倒也開懷、張吉乎與小鐘還要猜拳行令、及至各人有了三分酒意、方纔大家用飯、用完了飯、堂倌拿了一紙賬單進來、却先被張吉乎接了過去、共計廿九角六分、他卻很爽氣的會鈔了、鐘黃二人再要客氣時、堂倌笑着說道、二位先生亦不必再多週折、下次還請吧、他隨說隨下樓去了、小鐘與黃麟很有點過意不去的樣子、張吉乎却很自然地說道、今天兄弟初次加入貴聚餐會、應該由我小作東道、好在我們是此後的老同志了、下月隨你二位便罷、三人出了館門、各自回到寄宿舍去睡了、原來打狗橋畔長發棧、却與上夏總經理、訂好三年合同、將全棧房屋、借與上夏書局裏店員作寄宿舍、從此小鐘和黃麟、將陳列所臨時宿舍取消了、他們在新宿舍擇了一間朝南的房間、先一日叫局裏老司務、將玻璃牆壁地板、都洗清潔了、黃麟是心愛美術、將美麗底西洋畫和風景片、向壁上都佈置好了、還要自己畫了巧小聯對、凌在其間、作點綴品、案上陳列新舊說部文集之類、中西各



書、排列在書桌之上、兩端用白銅製就書夾直夾着、室內各物、都安放得很是齊整、公餘之暇、賴此消悶解愁、從此亦少足自慰了、平日小鐘人頗勤勞、凡局內勞動工作、每爲黃麟代勞、所以黃麟在江夏陳列所、除閱報看書之外、別樣工作是很少了、加以局中飯菜、素稱豐富、他在江夏、將近一載、養得面白唇紅、軀幹增加雄壯了、第時光催人、歲聿云暮、鑿鑿臘鼓、似乎報着人們應該知道一年又將過去了、黃麟向經理告着二十天假、同他的父親一道回到甬鄉、前去過年、第一次離開家園的黃麟、此番回來見了他的母親、比吃奶時還要親熱、依依膝下、不忍遽離、乃時光催人、小住旬餘、假期快滿、到了正月十四、黃麟祇得硬着頭皮、整裝赴申、此時覺得鄉里一草一木、皆堪留戀、這日黃麟不得已叩別雙親、重作馮婦、下輪時、已近傍晚、祇因胸中鬱悶、向船頭晚眺、此時江心中捧出一輪如鏡明月、照得江面上流水、似那着錦衣的舞女、在那裏跳蕩、際此月上梢頭、人約黃昏、回想金吾不禁、火樹銀花、太平時間的元宵、猶如隔世了、黃麟惡欄遠眺、見水勢汪洋、山峯迴繞、那輪身已駛近招寶之山、虎蹲之峽、觀此海闊天空、煩襟盡滌、積悶漸消、處此如畫的江景、正是人生不可多得之佳境、迨鐘報十下、方始歸艙就寢、黃梁一覺、醒來已是晨光熹微、祇聞人聲嘈雜、那甬輪早已泊在春申江畔十六舖碼頭了、此番黃麟不比上次初抵滬埠、人地兩生、他隨身祇有被鋪一件、叫茶房直接送到長發棧寄宿舍裏去、自己一人、却乘一路電車、到南京路拋球場下來、往五芳齋吃了一客湯包、和一碗肉麵、這時已將八點鐘了、用過點心、出來向南京路東行數步、轉了一個灣、行去數武、就抵陳列所了、無如天下不如意事、常十居八九、黃麟正處着優游歲月、忽然空中起個霹靂、江夏陳列所隔壁的發行所經理陳和謙、因爲局務發送、人手不够、向總經理要着添人、杜子芳以爲陳列所既有了小鐘、忙將黃麟調派到發行所樓上、批發所裏去了、自從這日起、黃麟開始打包裝箱底工作、那麻繩粗如小蛇、擦得他手中起了白痕、有一次要包紮沈重的石板、足足有了五十多打、和紛筆一百餘盒、是新近從山西太原書店來批發的、這時陳和謙一聲動員令、將這許多郵包都責任在二三個練

習生身上、那黃麟自生以來、未曾做過這樣粗重工作、二只眼珠、望着這一大堆物件發呆、因為他上次已經爲了包紮十餘件書籍、使他二臂酸痛、至今還未復元、今日驟然有這樣重大工作、使毫無經驗黃麟去幹、豈不是要望洋興嘆了、好在吉人自有天相、他的同所師兄盧北興、人雖短小、作事却幹練活潑、打書籍文具包裹、乃是他的拿手好戲、每遇大批書籍和文具、要打郵包裝寄、他先將寄件放在黃色包皮紙上面、二端摺了齊整、用胸部將包件一端扣住、再用麻繩向上下四方一揪、打得包裏非常堅實、所以黃麟靠着他的幫忙地方很多、原來盧北興家裏是開藥材號的、大批出口藥料很多、從少慣常幫他底父親打包裝箱、父子二人、十分勤儉、後來盧北興也看在書局混下去、沒有出息、有心辭了職務、幫他父親在自己藥號裏辦事、上下齊心、父子操勞、居然不出七年、營業十分發達、從此稍稍積蓄起來、稱爲小康之家了、日後盧北興身爲三廠廠長、在社會上佔有相當地位、未始非耐勞而來、話休絮繁、却說有一次陳和謙在寫字台上、手按小鈴、他是表示要練習生進去服務的意思、那時黃麟首當其衝、隨着鈴聲趨入經理室、那陳經理隨口說道、快拿帽子來、黃麟急拿銅鈎上呢帽呈上、陳經理搖着頭表示不對底態度、黃麟又將他的書架下靴子奉上、他搖着手表示第二次差誤的形狀、黃麟一時心慌、以爲他平日喜吸水煙、必是要捲紙燃煙筒無疑了、忙將捲紙交上、不料那經理先生却鼻裏哼了一聲、似笑非笑的、按他第二次小鈴、正在黃麟窘急時候、那知趣識竅的師兄却跑到了、黃麟視他好似長板坡救星底趙子龍、果然是他玲瓏、陳經理纔開口說出帽子二字、他立刻持了一束茅紙奉上、原來這位經理先生是要着此物去如廁了、黃麟自從這次碰了一鼻子灰、他却決意奮發、不願再作小使式的練習生了、爰上書與父母云、父母親大人膝下、遠離慈顏、孺慕良殷、想家中自祖父母大人以下、均各平安、另現屆十六、正年富力強、發憤求學之期、不料大人等聽信戚友之言、以爲年輕子弟、必使習業三載、嘗些辛苦滋味、然後可知一切世務、此語似是而實非、知一不知二之談也、夫人之性情、好惡各有不同、志趣亦因之異途、應對趨踏、視人色笑、非男所能、男自入上夏書局習業、倏經

一載、前在該局陳列所、固已如身入樊籠、但尚有書報可閱、一時還可解悶、去男之情性、尙不遠也、如今驟然調入發行所批發部、習僕役之事、行隸屬之職、男雖下愚、實恥爲之、嘗思人生固宜先勞後逸、年少不耐辛苦、卽是情性、不足爲訓、然而農夫耘耔、商賈貿易、工匠造藝、與夫士人讀書、事業雖有不同、職務各有專責、若使農工握筆、則重如泰山、士商執斧、則運斤無風、男自六齡開筆、八歲入學、經良師之薰陶、益友之切磋、學雖不能富五車、才雖不能高八斗、而校中考試、輒名列前茅、國文教員陳老師、謂男有可造就之才、渠係縣自治會文牘科長、上年暑假、男在縣高小畢業後、他人皆返家休息、獨男爲陳老師垂青、留在自治會內、補習中學校各項功課、以備秋季插班府中、不料事與願違、八載之功、廢于一旦、故邇來心如刀割、度日如年、若不自設法出此愁城、恐心燈難未遽滅、而光明之路、實難再現、矧吾家雖非小康、亦書香之後、區區一人回家、豈愁無噉飯地耶、今日之勢、男決計不能待三年業成而返里也、先此稟知、幸乞垂察、臨書依依、不盡所言、叩請福安、男黃麟謹稟、那一天是上夏書局新屋落成之日、建築得非常雄偉、與牠的老大哥商業書店、頽頽其間、可算得上海第二大書局了、這天賀客如雲、主顧擁擠、上下大小職員、忙得不亦樂乎、內中獨不見習業近年的黃麟、可是在這人事紛紜的情光、亦無人前來注意、過了二天、方山谷清英那裏傳到消息、說黃麟已于昨日抵家、不願在此間習業了、好在如今社會、人浮于事、這種大書局練習生的肥缺、是他人求之不得、當然有人去補充的、再說黃麟這日在局用過午飯、別別的局員正在忙碌、歡天喜地的預備明日進新屋去充新職員、黃麟却很自然的緩緩地出了批發所、僱了一輛黃包車、徑向寄宿舍跑來、抵了長發棧門首、關照車夫在此略等、然後向裏面取出昨夜所預備好的行李三件、叫車夫取上拖往十六舖寧紹碼頭、車夫延洋涇浜一帶跑去、折了一個灣、一直延外灘再跑五分多鐘、就到了新寧紹停泊底所在、黃麟付了車錢、好在行李自有脚夫來挑了上去、他臨時擇定四十九號房間、坐在房艙內閱報、約過二個時辰、祇聞汽笛嗚嗚、輪船已離却春申江畔、向東駛去了、此時黃麟好比鳥脫

樊籬、魚躍大海、從此還他心願和自由了、這是他第一次用着他的毅力和決心、與環境奮鬥、結果是被他戰勝了、當時在船中過了一夜、次晨就抵寧波、回家拜見雙親、詳述私衷、他的父母因為上次接到他的來信、早是猜透其中心意、雖要設法阻止、已是不及、今番他突然回來、也是他們意中之事、且事已如此、難再挽回、只好聽他便了、況且做父母的、自然有股恨心、亦有一股痛心、所以也不十分詰責、但是他既回轉家門、當然不能在家閒住、他的母親、愛子心更切、爲了選擇學校問題、逢人探聽、那一家學堂最優最好、到後來被他打聽得城北中學、係美教士開辦、校風既佳、課程又好、在八月一號、適爲該中學招考新生日期、他的姊文章霞、聞到這位內弟願往城北中學投考、他願犧牲一日辦事鐘點、去作陪考、這日伴同黃麟前往城北中學、以成就他棄商求學的志願、這人可謂非常熱心了、這日天氣清朗、惠風和暢、丹桂飄香、沁人心脾、他們行行重行行、不覺已抵城北中學、先向報名處繳了一元投考費、領了投考證、往第二號課室與別的新生一起在那裏等候考試、章霞一人却行往別一個課室去讀那城北中學新印的章程、好在這裏也有五六個陪伴別處新生回來的人、互相閒談着、倒也不嫌寂寞、內中有個超鬚老者、他同隔壁一位著西裝的中年朋友說道、老弟亦莫非陪子姪們來投考的麼、兄弟乃是個開鞋帽店做小生意的、領着小犬在此投考、他今年剛剛十四歲了、我聽說城北中學、還有附屬高小部、都是紅毛人所辦的、倘使在裏面學會了紅毛話、將來可以到上海洋行裏去做講白拖、聽說這講白拖在紅毛人面前、說幾句紅毛話、可以白白拖着銀子、往自己袋裏丟的、所以老夫不惜工本、情願將自己平日衣吃費用、節省下來、充小犬的學費了、衆人聽了他夾七搭八的說話、大家捧腹、一陣大笑、章霞聽了他們說笑、倒也不懶冷靜、忽聞鐘聲鏗鏘、投考新生們、紛紛從第一號課室、走了出來、其中有一個新生說道、今日英算二個試題、倒也平常、不過國文題目、出得太難了、這所教會學校、倒也並重國文、旁邊一個年紀較長的舊生、插口道、你不要看輕了本校、我們國文教授、不是前清的舉子、便是拔貢咧、原來城北中學校校長魏克、美利堅人、辦學甚是認真、聘請

教員、尤其慎重、授舊文學的、擇德學兼優老師、指導新智識的、皆係上海樹大的高材生、尤須選畢業中、德學最優的、所以這城北中學、在當時可算寧波第一校了、却說那時大鐘敲後、考試鐘點既畢、新舊學生、和陪考朋友們、都魚貫入飯廳用午膳了、這裏面的舊學生、舉動頗有秩序、態度安詳、膳堂裏面、並無喧嘩之聲、各生對於盆裏的菜蔬、並無你搶我奪、狼吞虎嚥的怪態、同桌當中、很能禮讓、每桌坐着六人、必同時舉箸、假使有一二個先食畢學生、也必待其餘同學用完了飯、方纔大家一同離座、只此便可知該校校風了、却說這日章霞、陪黃麟投考既畢、一同用過了午餐、大家便陸續散去、他們也預備動步回家了、途中說說談談、倒不覺寂寞、行近溪橋、見水流湍急、勢若怒瀑、此處由裏河水滿溢出、滾滾向着外江流去、白沫飛漲、橋畔漁人、趁此佈網捉魚、不甚費力、因為河魚乘着溢水、紛紛順着流勢湧來、所以漁夫舉網得魚、易如反掌、他們這日、正在致力捕捉工作、延溪橋一帶、有三四具漁網、放入江河交界的要處、漁人在旁靜守着、俄而見一漁網的竹竿、振動甚烈、漁人急去提網、似覺頗為沉重、祇見他雙手、用力將網高高舉了起來、裏面滿佈着白銀般亮的魚兒、活潑潑地跳躍個不休、似乎要破網出去的樣子、但是已經遲了、可見世上隨波逐流的、容易入了這個圈套、章霞正在看得出神時候、不提防黃麟匆匆過來、向他肩上一拍道、情光不早了、我們回去罷、他們就動步進了北門、行至鼓樓下、十字街口、章霞向着黃麟說道、我尚有公事未了、請你先回家去、我們就在此處分手罷、他便回到公司裏去了、不料行得滿身是汗、將所着熟羅長衫、脫了下來、要想到衣架上去掛時、在這個時間、却發現了他的長衫背部、染了一大堆藍墨水漬、方纔想起、是同黃麟在溪橋觀魚時、黃麟向他肩上一拍一下時光弄污的、因為這時黃麟手中拿的、除筆硯一包之外、挾在左臂腰間、還有一瓶藍墨水、是拿在他右手的、好在章霞是洗染公司裏經理、去油洗污、是他的專門學識、這樣一來、倒成就了他的洗染技能、將這件長衫、來作他的試驗品了、將來試驗成功、還要謝謝黃麟呢、問話且住、却說過了一星期、黃麟接到從城北中學、寄來一封信云、他英文程

度不够、取入預科三年級、當城北中學開課那一天、這日黃麟僱了一乘轎子、橋橫上放着被舖一卷、衣箱書籃各一件、約莫經過三刻鐘光景、方纔到了目的地、向副校長范直健、交了學膳費和寄宿金、然後經校長發給一張上課證、并且指定他一間寄宿所、黃麟走到那面去看、見是朝南臨窗的、都被早來學生佔去了、他祇好不得已而求其次、揀一處窗下第二張舖所、稍爲光線充足一些、將被舖帳子、及衣箱等物、都佈置妥當、剛剛樓下鐘樓、敲着第一點上課鐘、黃麟持着上學證、隨着衆同學向東面臨江課室、去上古文觀止、這國文教授戴明道是前清沅縣知事、他對於所授課程、解釋得非常詳明、連篇中虛字、亦推敲無遺、每援引古今學案、來作論講根據、必使諸生明瞭方止、第二課是在西首膳廳隔壁、三號課室、是魏校長所授文法課、黃麟初次聽着外人所說純粹洋語、幾乎格格不入、等到魏校長所發聲浪、到了黃麟耳鼓、差不多要打對折、好在第一天是授課、終算這位南廓式黃麟、當場不會戳穿、不久鐘聲鏗鏘、又敲着下課了、休息十分鐘後、這第三點、乃是魏校長師母、所授會話課、教室是在校長住宅裏面、黃麟同着衆同學、都向校後一所洋房行去、走進旁邊一間小舍、却甚清雅、窗外種着許多花木、衆生正在觀望、忽聞得皮鞋之聲、從隔壁室中發出、漸漸由遠而近、衆人知道是教師來了、各生慌忙正襟危坐、連一個大氣也不敢出、靜着等候、果然門聲響處、走進一個長身細腰美國女教師來、目光炯炯、十分威勢、各生向着她站起來一鞠躬、她按着學生名次、點了一遍、使操着清脆英語、向學生說道、這課是上會話班、重要在問答、先讓我來試一試、你們各人的會話程度如何、然後再解釋書中意義、可以幫助你們便常明白一些、她第一個喊了舊生中叫張年、乃是現任漢寶領事、他從少在教會學校裏唸書、却很順流同這位女教師、對講了一陣、第二個却叫新生中的黃麟、先試他讀法、黃麟勉強讀了一節、祇聽得魏師母說道 Go On! 黃麟以爲叫他去、必定要到黑板面前去書寫了、不料上去二字、是叫他讀上去的意思、到反引得魏師母笑起來了、黃麟自知英文程度不够、引爲深憾、從此每屆晨光喜微、他即起床、走到校舍東面、臨江所在、那處空氣甚佳、還有石

砌底階沿、可以當着天然椅坐、他却先行五分鐘呼吸工作、然後隨着江流、洋洋乎誦讀英語、將每日所受功課、背得滾乎爛熟、幾乎連倒唸都可以了、方纔罷休、他還恐一己之學識不足、往往向學識較高底同學、執卷問難、字句非但求其明析、必且窮其本源、果然祇要功夫深、鐵杆磨成針、後來不到二年、黃麟之英文程度、竟超過同班各生、教授問一答十、直到中一、便往滬江樹大、插班正科一年、這是他發憤努力的結果、都是後話、後文自有交待、至此也不多贅了、却說城北中學、開學一日的晚上七時、本校青年會裏面、開了一個新舊同學交誼大會、他們還舉出四個迎新委辦、是專門特派、指導新生一切不懂底地方、舊會員裏面、每人還很熱心地出了二角特別捐、是買茶點、請新來同學聯絡感情的、開會節目單中、首由主席致歡迎新生詞、繼由新生代表致答謝詞、其間還有餘興遊藝、當着主席致詞完畢時候、忽然發現中一班新生中一個年青學生、望過去大約只有十四歲光景、豐神瀟灑、態度安詳、目如朗星、氣概不凡、他却昂然走到主席面前一鞠躬、再回轉身子、站立在主席左首、向衆同學鞠躬、然後對大衆滔滔演說了一番、正是言語驚四座、談吐生珠璣、把衆人都聽得呆了、其中黃麟更是羨慕、要想趁個機會結識他、此人便是黃麟後來的妹倩袁父州、這是後話不提、且說當時新生們、個個都領着舊生的深情厚意、自然是各自感激不置、內中尤其是黃麟、更加想到這個城北中學校風的高尚、因爲他自從管笠學校出來的、若講到當時底管笠學校底壞處、却是一言難盡、這裏面過去歷史、五花八門、真正鬧得不可開交、其中有二起事情、是在下親自目覩、請看官們稍等一刻、待在下回中說明、

## 第六回 欺同窗新生遭凌辱 鬧飯廳學子釀風潮

却說當時管笠高小學校之學生、最專侮辱新生、對於師長、亦跋躡得不可設想、大凡高小學生、大

都在十三四歲上下、該校却不知那裏來了二三個相近二十歲的劣性學生、放在裏面做領袖、單表此中陳善才、張法水、都是鄉區農家子弟、生得長大蠻橫、專門欺侮城裏幼弱小學生、他們本是看牛牧羊的子弟、大約這幾年來、他們父兄、是靠著風調雨順、收穫豐盛的結果、所以也來培植他們、想得著學校裏、一二張花花底文憑、可以誇耀鄉里了、無奈他們這般生成野性底子弟、質既愚騷、品又頑劣、平日在學校、殺他們的頭、也不肯向學問一方面上進、專門喜歡欺弄弱小同學、非至哭泣、不肯罷手、新來的學生、更要被他們欺侮、當時的黃麟、也是新生之一、有一次課餘、同着三四個新同學、到操場裏去散步、不料正是一般如狼似虎的舊學生、在那面興高采烈地踢著足球玩耍、他們看見一羣新生進來、急如餓鷹見著雛鷄般飛了過來、急連將幾個無情的球彈奉送、衆人知道來勢兇猛、無力抵抗、便迅速地逃了回去、不幸黃麟、稍爲掘強一些、走得略爲緩一步、這正是舊生們中、尋開心的一個絕好機會了、那時強梁無禮的劣生、四面將他圍困住了、你一足、我一脚、將球兒向他身上和臉上送去、可憐這個弱小的新生、却驚恐得腳軟了、嚇得走也走不動、成了衆矢之的、躲來避去、終脫不得虎口、身上穿着一件新製底月白色竹布長衫、泥污糟了一身、臉上亦踢了許多醜醜、衆人反拍手大笑、喊着道、這一個道地活的 Goal「即球門」、好不容易打進去呀、此番我們非多送幾個湯團、該他當點心不可、急連又是一連亂踢、可憐這個苦惱新生、正想乘著這拍掌聲和笑喊聲的當兒、要想衝開一條生路、可以逃跑開去、不提防有個面黑身長、將他一手拉定衣襟、不肯放過、當時一面來力甚健、一面去勢不弱、成了個正式比例、於是乎這件鏖戰全新月白色底竹布長衫的衣襟、和衣披、就宣告脫離關係了、這個新生在驚恐的當兒、還要加着痛惜這件新長衫的犧牲、當時心潮湧漲、一片悲怨、那兩眼中不知不覺的滾出了許多淚珠、衆人還要說、今番看了這件長衫面上、倒便宜了這廝少、吃幾個球彈了、這場操場裏鬧的小風波、終算告了結束、却說這個新生、禮拜六回家、他母親看見兒子衣衫破碎、就問起緣由、他不敢直說、恐怕母親聽了煩惱、祇說自己在牆角裏扯碎、還被他母親責



了幾句話、說他不小心、在他心裏、說出自己被人欺侮、是不好意思、又恐傷了母親的心、所以還是不提起爲妙、這樣肯吃虧存孝心的孩子、將來自然有出息的、因爲黃麟是個安順派、雖然從小便受到一切苦悶、其一腔怨氣是無處發洩的、再說該校學規、每於六時晚餐後、上了一個半鐘點自修課、方纔歸寢、這自修課時間中的管理員、是派定校監綽號叫彌勒佛小陸、他在自修課堂講台上、只願自己閉報、下面學生、到底有否在那裏自修、他却不開不問、還有幾個狡黠和頑皮底學生、大家聯絡一起、每在自修鐘點內、他們約了五六個人、大家假意向小陸問書、鬧滿了一講台、小陸還道是他們執卷問難、有意上進、便口講指劃、滔滔說出其中原理、他那裏想到下面的學生、正在大演其三本鐵公雞、一個慣扮向大人的學生叫郭端豐、和一個扮張國樑的叫李洽隆、正在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揮鞭試馬的當兒、不提防校長老陸、巡閱過境、他見着這種形狀、課室竟變戲場、勃然大怒、挺身直入、將這假張國樑、和假向大人、手到擒來、還是扮向大人的連八字鬚、還未除去、老陸冷笑道、你們既然歡喜做戲、今番我爽心讓你們去扮演、說着便拖了帶鬚的向大人、和武裝的張國樑、立在走廊一來往、要道、叫他們二人一個超起鬚子、一個拿着鞭兒、在那裏扮立着、不准越雷池寸步、要等到自修課散後、搖着第二次寢鈴時候、方許離開他們本地、好使全校教職員和學生們大家看到他倆的珠聯璧合客串戲、他們自從經過這次比打還痛、比罵還兇的惡作劇後、那頑皮的學生們、却再不敢再在課室裏、大膽地演戲了、可是取締方面愈嚴、他們底作奸犯科的本領也愈大、這也是老陸只知治表、不知治本的毛病、所以弄出後來一場大禍、險些兒革職去位。天下治世者看者、却說當時少數學生們、甯可犧牲夜間睡覺、每晚八點鐘搖過寢鈴之後、學監和教職員都各歸寢室、去尋甜蜜的好夢了、他們却偷偷摸摸地在寢室裏、效着禮拜日在那廟裏看來新大連團和老大鴻壽戲班裏所演各劇、在此依樣扮演、這般人到是後來票友的鼻祖、有的不是戲迷、却聚了鄰室同學打小撲克、拋泥骰子、講到這泥骰子、在下又要加上數句、作牠的註腳了、因爲機詐的賭迷學生、他們倒是發明家、創造泥製骰子、爲避免學監耳目起

見、拋時不有聲音、倘或偶然不幸、被學監查見、使用手將特製骰子一拍、立時可變小塊泥土、使學監魚目混珠、拿不到把柄、每夜這樣的鬧了過去、祇苦了安分守己的同學們、正是夜不得睡、日不得安、有幾個學生們、父母愛子心切、逢着天冷、將新絮被舖、和細糕良點、喊僕人送了進來、遇着這般鄉村來的野蠻同學、食物當然搶個精光、連新絮被頭、亦要強借受用、俗語說得好、星星之火、易於燎原、涓涓不息、將爲江河、該校因此釀成一個絕大風潮、校譽因此掃地、校長還因此記過處問、說來話長、謝者在北碚當作學校瑣事平淡無奇是真作者苦心了、待在下慢慢的表來、却說該校善門喜鬧的健將陳善才、和張法水、是管筭高小鬧風潮的班頭、欺同學的專家、有一天在中膳的時候、師生一室、白米飯鮮魚肉、正在嚼得津津有味、忽然座中起了一陣怪聲、祇見第四排第一桌、爲首的一個碩長身軀、濃眉深目、年約十九歲相近的學生、就是張法水、左手持了一盆、切成半片、長約四寸的鹹菜清嫩黃魚、右手拿着一隻毛竹筷兒、行近飯堂監理先生的桌旁、口裏連連說着了不得了不得、這廚子要毒死人了、這盆黃魚、全是硫磺質製成的、可惡的廚子、非大大對他們一次不可、後面跟着同桌的學生、亦隨聲附和、說道這番非特別重對不可、比上幾次、加十倍對還是了不了、說罷大家喧嘩了一陣、定要監理親口嚐着這半片黃魚的味道、趁着他們正在爭鬧時光、在下插個空、將上幾次鬧的膳廳小風潮、補叙出來、原來管筭學生、屢多頑皮成性、他們異想天開、忖出各種極妙法兒來、和這包飯老闆作對、論到包飯、小菜好歹、原是要緊問題、可是蒸大鍋米飯、也要極有分寸、倘是多破了水、却燒得飯便太濕了、倒像了不開化的稀飯、或是少放了水、便乾得和生米一般、鍋底的飯、還要焦爛、這要怪廚子不能有一定的手法、被人家扳着差頭、只好自認晦氣、無奈這般頑皮學生、任你廚子如何小心翼翼、他們自有刁滑的法兒、來擺佈得這般廚子、走頭無路、大凡要行一個法兒以前、提早通知進膳底同學們、祇要每人少吃一碗飯、一堂三四百人、豈非廚房裏要多出來三四百碗飯了、次日當然將燼下來的冷飯和生米、一共煮了作爲早餐稀飯、爲了冷飯太多、遂呈非粥非飯現象、終算由莫長調和、責任廚

頭王阿二、每人附贈千層餅四枚、肉包子二個了事、過了數日、這班學生、又要變戲法換花樣了、進膳時却每人多食一碗、這一餐合計增了三四百碗飯、看廚房裏飯鍋、早已像洗過了一樣、那學生反說腹內不飽、讀書不勁、再由桌長出來調停、做好做歹、費了一個鐘點、連第一時工課也脫掉了、方纔照抄老文章辦法、再由廚頭附贈千層餅肉飽子了事、如此更換花樣、弄了好多次、廚頭阿二連本帶賺、還蝕出二百多元、連他家主婆底包脚布、也付長生庫了、自從這事發生以來、王阿二每夜哭喪着臉回家、這天晚上、他正坐在家裏長吁短嘆、對着窗上天花板發呆、突聞室外有人敲門、經他家小開了、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王阿二舅子張六、原來這張六真不長進、賭輸了錢、輒向阿二借貸、阿二雖然時常幫助他、到底是車薪杯水、無濟於事、加以近來爲了包飯虧本、身邊祇有當票、那裏還有閒錢、借與張六、這次張六還有開口的餘地麼、當時阿二爲先發制人計、便將飯堂裏所鬧的風潮、源源本本、說了一偏、意思是表明他所受痛苦、非但可以將他舅子要求遏住、而且還可以得他一點憐惜、但是張六聽了他姊丈說話之後、反而拍手大笑起來、挺着胸說道、阿二哥今番我需念元賭本、定可着落在你身上了、張六話還未完、阿二却發急道、人家在水深火熱當中、你還要幸災樂禍、太無心肝了、張六見二哥發極、連忙立起來、走近一步、用口緊緊湊着阿二耳朵、指天劃地、說出一番大道理來、他們所講聲音甚微、在下無從聽到、祇好暫守秘密、但是遠望阿二的臉色、正如春日初展喜氣融融、與剛在哭喪面孔、却大不相同了、第二日這負債無業的張六、却變作阿二廚房裏伙夫了、但是奇怪得了不得、自從這新來伙夫進門之後、鬧飯堂的聲調、却從此絕響了、難道區區張六、有蘇秦張儀般才辯、說服衆學生麼、或者他是個新外交家、運動衆學生不鬧飯堂風潮麼、那猜的都不能中肯、不如由在下直接叙出來罷、原來張六是採取有備無患政策、譬如飯廳裏每餐需米一擔、他却另外再淘米五斗、預備空的大籬一只、廚以內派二名手段敏捷底伙計、在灶旁持柴握箕等候着、廚以外派玲瓏跑堂一人、專門伺候飯廳裏飯桶、和察看學生們態度、隨時到內部報告、這麼一來、飯就不愁欠缺、儻

是多下了來的飯、膏可晒飯乾自己吃、差頭扳不着、風潮鬧不起了、如此相安無事、一連數月、當中雖然碰着幾次小風波、不是說湯淡而無味、便是說魚陳而不鮮、總算晦氣老闖、賠補幾盆炒蛋了事、王阿二自從用了張六計劃以後、將上次包飯虧負的、統統賺了轉來、還要丈三百多元、他給與張六酬勞金三十元、此外還每月貼他十元工錢、阿二這幾天晚上、回到家裏、却是喜溢眉宇、臉帶春色了、可是天下事、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在下却要重新說到當時衆學生聲勢凶湧、一起擠到綽號叫做矮脚虎金球飯堂監理面前、聲稱非將這廚頭撤換不可、並且要求每桌照上次加倍賠償、金球即到各桌視察一遍、見第四排起首、放在飯桶旁邊、有一只羹匙、拿了起來一看、內中還有點兒水、湊到鼻上去一嗅、覺得這一種氣味、和方纔所謂硫磺汁、在黃魚盆裏氣味、却無甚分別、這原來是煤油呀、他心裏明白、便對衆人說道、這羹匙的密碼、已經戮穿、必是有人在裏面故意搗亂、是誰也瞞不過的、金球話還未完、那張法水却老羞成怒、朗聲說道、監理徇私濫言、汗血噴人、連廚子要戮殺我們、他還要反噬、請問衆位同學、這還可以忍受過去麼、遂引起一羣呼打聲、霎時間碗兒碟兒筷兒匙兒、都片片作蝶兒舞、陣陣效落雁飛、殘脩滿地、碎屑琅藉、廚頭阿二嚇得伸長了頸子、做聲不得、不料衆人舍兇逐鹿、爽心一不做二不休、重心章移向矮脚虎金監理頭上去了、衆人圍團將他圍住、勢不兩立、突然間爲首一個長身偉軀的學生、被後面衆人盡力一推、他竟不客氣、乘勢挺着胸部、向矮脚監理撞去、可巧正碰着金監理鼻梁上、碰得眼前金星亂拚、衆人在後方、又是一陣亂推、這矮脚虎實在支持不住、急連跌了三四跤、頭部胸間均受微傷、羣勢凶湧、尚不肯罷手、總算由衆教員勸住、使他脫身、他平日最是最工心計、肚腸比別人多生一條、今番遭着毒手、自然不肯甘休、連忙到校長家裏去哭訴、這日校長正在忙忙碌碌、預備嫁女、不想金球踉蹌奔來、告訴這段飯廳動武因果、陸校長氣得暴跳如雷、連忙問金球二脚步、跨到學堂、走進校長室、提起筆來、在一塊黑漆光木板上、將爲首鬧飯堂的學生張法水開除、陳善才記大過二次、罪案是大鬧飯堂、侮辱師長、不料羣憤益漲、不可遏

止、於是有些幾個頑皮的和考試不及格的、都想乘此趁火打劫、大家攘臂大呼、校長不公、衛護教員、今番我們作自動底解決、將他驅逐出校、眾人乘着一片喧鬧之聲、大家擁擠來到校長室、要將陸金二人拖了出來、飽以老拳、這番聲勢、比前更凶、幸而體操教員鄭漢、擋住校長室大門、好比三國戲中典韋、護住中軍、晝後衆教員用台椅堆塞了大門、出深溝高壘之計、不讓衆人進攻、相持廿分鐘、外面學生、愈聚愈衆、聲音愈鬧愈大、矮脚虎和老陸抖做一團、弄得進退二難、還是矮哥臨變不慌、想到三十六着、走爲上着的金蟬脫殼妙計、便輕輕對老陸道、這裏窗櫺後面、不是操場麼、我們只好效穿窬小竊、從這兒爬出去罷、但老陸是前清道學先生、開口孔孟、閉口程朱、平日走路還踏着大方步兒、由家到校、步數不亂、今日教他越牆而逃、豈肯貿然失禮、正在猶豫不決之間、突聞室外轟然一聲、好比泰山崩裂、黃河決口、原來衆人推倒室裏桌椅阻礙等物、鄭漢與衆教員衆寡不敵、紛紛後退、即有一二個勇敢學生、斬關直入、在此間不容髮、一霎那間、還虧矮哥急智、速拖老陸超越後窗而逃、窗外小門通寶符寺、總算借此脫險、衆人見拿不着校長和金球、憤無可洩、素心將校長室裏物件、搗毀無遺、有個學生、拿起一面大珠算盤兒、向窗柱上盡力拋去、這木匡兒向窗外飛出、匡內十三條竹檔、亦分十三路脫離關係、同時九十一粒算盤子、亦紛紛溜散、有的尙在地上轉了幾圈大圈子、方纔停止、因爲這位學生、平日爲這癆什子算盤、吃了許多苦頭、珠算教員、教他二一添作五、逢五進一十、弄得他腦漲頭痛實在記不清楚、今番也有一日、撞在他底手裏、將這面模範算盤、平日是珠算教員、拿着出風頭的、敲得粉身碎骨、總算出他一口毒氣、還有書桌上、不知這位校長幾時吃剩的一罐高麗參、正燉在燉壺裏、炭火尙未息滅、湯味似有餘溫、却被一個學生起手一揮、可惜這罐尊貴的補品、却完全傾在桌上一部御批通鑑書面之上、旁邊一個長頸尖嘴的學生、看了出神、饞涎欲滴、他的食指大動、用二隻手指兒、向桌上書角、亂括亂撈、急急向他嘴裏送了一陣、吃得津津有味、口裏還要說道、幼時常常聞到母親說過、高麗參是滋補的、可憐我生不逢辰、娘養我時候、奶水

不足、使我皮寬骨輕、聽說滋補品能使人力增加、軀幹雄偉、可恨家中無錢、去買這滋補品來補足我瘦弱身軀、今日天賜瓊漿玉液、豈可錯過機會、他正如孫悟空、跌在老君丹爐裏、愈吃神氣愈足、還說此刻他筋力果然強得不少、說時捲起雙袖、要來試一試他的力量、吃了參汁以後、到底有否增加、便隨勢提起旁邊一把鏤花單背椅、向窗外拋去、果然力大無窮、不費吹灰之力、將這椅拋出丈外、當時室裏無物不毀、無件不壞、見一對敲一雙、拿一樣拋一件、最後連校長床底下的一只便壺、還脫不了這次劫運、總算臭氣滿室、這般打手、方纔告退、後來爲了這次大鬧風潮、警廳派十個警士前來彈壓、學校提早給假、校長教訓無方、被縣政府記大過二次、

## 第七回 課餘運動弱軀轉強 春際遊行豪襟益爽

如今再說黃麟在城北中學、力學成績、他一天早上、又在江邊、呼吸新鮮空氣、手裏持着一本英文、正在展卷誦讀、突聞辟拍之聲、起自江中、俄見一葉扁舟、徐徐靠近江岸、原來是一只漁船、漁人舉網得着許多魚兒、其中一條大鯉、猶躍躍不已、漁人鳴炮敬着江神、正在洋洋得意、突然間來一巨靈之掌、將漁夫衣領捉住、祇見警士二人、同聲喝道、際此戒嚴時期、汝漁奴何物、膽敢鳴炮違禁、速與吾官裏去、漁夫斛觶不敢前行、旁邊一個小漁人、泥手赤足的、見他爸爸被鬼神般警士捉去、哭着拉了他的爸爸衣角、牢不肯放、那禁得警士怪眼圓睜、兇眉倒豎、橫拖直扯、將這漁人足不點地的捉到北廓廟駐防所去了、後來總算漁人識相、孝敬警老爺幾元大洋錢、方纔放了回來、過了數日、北廓巷中、有一家新搬來住戶、這天喬遷之禧、賓客滿座、主人王飛虎、爲引起賓客趣味起見、特發起麻雀牌九餘興、還要放邊炮熱鬧、不料轟降幾聲之後、即有一隊警士趕來、對主人喝道、你們不但違背戒嚴章程、還要聚賭、犯了二重罪名、警士話還未完、即見王飛虎飛起怪眼三角、向台上一拍、

隨着大喝一聲、向着警士罵道、你們瞎了狗眼麼、這裏是那個住的地方、不打聽打聽、身經百戰、出入槍林彈雨排長老爺的公館麼、你們這般狗才、是靠著誰驅除滿奴、來享現成的、還不快些滾開、在這裏顯魂、老子便要動手打人了、當下便喊護兵張得勝何在、衆警士自知這番碰着定頭貨、不比老百姓可隨便捉拿、非但榨不着油水、還要受人訓誨、早些識相、腳底明白、連忙啣啣連聲而退、却說光陰如箭、黃麟在城北中學求學、倏忽二年了、不料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年黃麟剛剛十九歲、他爲過度用功、終日埋頭在自修室裏、致使身軀漸伐、中秋後一日、偶冒風邪、寒熱交作、遂成虛疾、隔日一發、延中醫沈仰峯醫治、據云內熱未清、不能用藥止退、若用金龜納霜西藥過住內熱、恐生變化、所以延遲下去、足足病了二個多月、方纔全癒、到後來仍服金龜納霜退熱的、這期學業、當然犧牲、其間却苦了他的父母、延醫問卜、日夜不安、那時黃麟病得骨瘦如柴、臉若黃紙、猶痛念功課荒廢、淚下沾襟、最淒涼的是病中光陰、度刻如年、呻吟床褥、輾轉不寐、在熱度最高情光、擁被矇矓、倒也無知無覺、昏昏沈沈、不甚感觸什麼、每遇清醒之際、萬念俱生、百感交集、想到校中教授、正在講台上授課、將講解的精義、和黑板上摘要、完全犧牲了、平日上課時間、黃麟聚精會神、腦筋完全在課本上、張開耳靜心地聽着教員講解、雖一字半語、不肯漏下、教師黑板上箭出的精華、常常不肯放過、亦要一五一十、抄在練習簿上、他常聽到國學教授陸初聚說道、學府乃是寶山、學生求學、猶如入山採鑛、你們既入寶山、豈可空手回去、原來這陸初聚、就是管筮高小校長老陸、自從大鬧學潮之後、他即辭職去位、後來被城北中學校長范直健、聘爲國文教授、這老陸治一校則不足、教一班學生力量則有餘、每逢星期一、下午第一課、是老陸講解綱鑑易知錄、內中學生章和陳志、是從幼在教會學校唸書、專長英文、至於國學歷史、竟是不知秦漢、無論魏晉、他們上綱鑑課的時光、揀後數排位子坐定、在老陸講得起勁時候、他們非但不聽講、還要看其他英文書本、不想老陸是個遠視眼、所以常常將他們捉住、對立壁角或打手心、却說黃麟此番病了二月、脫掉許多功課、豈非學府寶

石、被別人完全採了去麼、雖是想去爭奪、無奈病魔纏身、力不從心何、心裏悲痛和憂悶、自然藥爐不容易離開他了、幸靠父母、爲他醫藥得法、調養適宜、還加旁邊、得着一個幫手、就是他的姊夫章霞、每天陪他的母親、到處探求名醫、廟宇許願、老母愛子心切、聽說魚網可以治病、神符可以却邪、都掛在壁上窗口、雖近迷信、而一家得着許多心理上之安慰、再加名醫診治、竭力調養、這場重病、總算漸漸有了起色、但在這時、離放年假、只有四十餘天、黃麟回到校裏、見平日所吃一罐鷹牌牛乳、霉毛發得一寸多長、還有十餘枚雞蛋都壞了、他從此才覺悟到、有強健身體、才可受高尚學問、自此讀書和運動並重了、在上課或自修鐘點內、併命用功、在下午四點鐘落課後、他即拚命去運動、各項運動當中、他最歡喜拍籃球、每天一到運動鐘點、按班在運動場了、半年以後、他的籃球技藝猛進、成爲校中一員健將、有一次從滬江樹大中學部體育股、寄來一封信、要與他們在籃球場上、作友誼比賽、城北中學派了五個選手、赴申比賽、那選手是中鋒章歲、左護衛施俠、右護衛李尙、左衝鋒黃麟、右衝鋒張年、他們祇帶了隨身被舖、同籃球 Coach 魏克、乘新齊紹赴滬、次天早上、臨時僱一輛汽車、送他們六人直抵樹大、自有該校派人招待、早上休息幾小時、衆人到江邊散步、觀覽風景、呼吸新鮮空氣、舒活四肢、中午在該校用過午餐、二時半便在樹大健身房起賽、樓上却擁滿該校學生、都來作壁上觀、並助滬隊威勢、這時空氣緊張、雙方球員、先禮後兵、握手相見後、均在磨擦擦膚、準備撕殺、起初十分鐘、各方球員、自己先練習拋擲一番、甬隊球員、各着藍色背心、胸口川白線繡出一個N、滬隊裏却着紅色背心、胸部繡的是黑S、一籃一紅、相對分明、俄間銀角一聲、衆隊員齊集、向公正人前聽令、由公正人拿出銀圓一枚、指定正而是南首、反面是北首、各隊預先指定一面、由公正人向空一拋、以分南北、結果地點、是滬隊南首、甬隊北首、二方中鋒、各自立在發球中心點、由公正人一聲銀角、將球拋在空中、雙方中鋒、各顯身手、跳起來拍球、第一記以誰跳得高、拍得着球的佔上風、滬隊中鋒是山東人趙羅、身長力大、勇猛非常、甬隊中鋒章歲、體格雖然結



實、可是身體沒有姓趙的高大、所以發球時、每次跳不過他、中鋒一弱、球便容易落在對方手裏、甬隊只好暫取守勢、加以滬隊衝鋒和護衛、皆係燕趙雄偉之士、甬隊選手的體格、到底不及他們強健、撞在這般健兒身上、好比銅牆鐵壁、起初是雙方各奮神威、竭力肉搏、球兒在空中丟來拋去、猶如流星般快速、甬隊竭力抵禦、始則無懈可擊、繼則右衛李尙、漸漸有些衛護不住、被對方左鋒突入一球、樓廂滬地觀衆大喜、叫好拍了、兩旁助威、公正人將銀角一吹、立中發球、雙方健兒、復起角逐、甬隊失了二分、氣魄被奪、對方節節進攻、十分猛烈、忽然又被羅長子用遠地拋投法、雙手並舉頂際、甬隊中鋒章歲、一時搶不着他的手中球、他却二手直豎、身子往後一仰、將球兒向頭上直甩過去、正如鶴起鵬浴、不偏不斜、砸在球籃之中、兩旁掌聲響起、第三次發球後、雙方鏖戰更烈、無奈甬隊拋球、都不能中的、那球籃真爲欺生、連甩在籃上之球、還爲由籃邊打了二個圈兒、跳出外面、幸而滬隊犯罰球二次、一是隊員執球行走、一是甬隊在界線外擲球、滬隊中鋒越界攔球、急連被甬隊左鋒黃麟進了二次罰球、突然間銀角驟鳴、計時員報告、上半時鐘點已到、請雙方休息廿分鐘、再繼續比賽、由計分員報告、上半時是二與一之比、滬隊勝、樓上看球滬地學生、掌聲雷動、唱着歌兒取樂、口裏連連喊着、Shanghai Will Shine……此時甬隊聽到耳中、十分難受、趁着在休息字裏、大家討論報復進攻方法、和轉敗爲勝的計策、黃麟却提議道、看來滬隊只可智取、不能力敵、我們將平日所練拋球暗號、和臨時變化法、下半時必須着着採川、大家再細細研究一番、驟聞銀角又鳴、雙方再臨戰場、易過了位置、各試健兒好身手、以決最後勝負、此番甬隊更換戰鬥方法、取的是攻勢、發球時彼方中鋒、雖善於擊球、章歲却故意再讓了一些、球便向甬隊直射過來、對方左鋒正要過來搶球、這裏右衛李尙、早料有此一着、先已接球在手、用高投遠遞法、將球擲與甬隊右鋒張年、張年接球正待向彼方籃中拋去、不料敵方左衛、急急將他攔住、使他雙手不得施展、張年便將球托入左手、身子向右略斜、用隻手拋擲法、直向對方籃上甩去、這球在籃圈邊、兜了半個圈兒、方始轉入網中直落下來、煞

是好看、這是用誘敵法勝的、馮隊見輸了二分、便惡狠狠向前猛進、怎奈甬隊、這次不比上半時球籃生疏、外加健身房地板十分光滑、容易跌倒、此番是進退適當、高下咸宜、對方猛撲、往往將球衝出界外、歸甬隊左衛施俠在界外拋擲、他思想敏捷、用聲東擊西法、立在界邊、雙手舉球、高至頂際、却故意用日向右、似乎將球要向右擲、而急將球拋向左方、左鋒黃麟預知他這個法兒、便驟躍過去、將球接了過來、川連續單手擊球法、拍近對方籃邊、不防對方右衛、用雙臂前來攔住、黃麟急用臂下遞球法、自敵人臂下遞與右鋒張年、用反投法、便進了一球、此時銀角又鳴、計時員報告、下半時鐘點又到了、經計分員報告、總賬爲三與二之比、甬隊得六分、馮隊得四分、結果甬隊勝、二旁觀衆個個垂頭喪氣、溜之大吉、甬隊反敗爲勝、十分快樂、先打一個電報給自己校裏知道、所以甬隊還未到甯波、他們校裏教員學生、已經知道甬隊旗開得勝、馬到成功、預備慶祝、次日一早、派代表數人、往新甯紹碼頭去接、這晚全校師生、加入慶祝大會、燃煙火放爆竹、唱歡迎歌、跳得勝舞、足足鬧了三個鐘頭、方纔歸寢、駒光若馳、過了幾個星期、到三月初旬了、校裏發起遊春踏青之舉、全校師生、僱了三隻第一號大船、向東錢湖進發、第一號帶領的是校長范直健、第二號是國文教授戴明道、第三號是算術教員曹元章、三隻大船、順風扯起滿帆、沿岸飛駛、倏忽間已過數里、但見郊外風景、與城廂不同、垂隄的楊柳、嬌嬌娜娜、鋪岸的芳草、蒙蒙茸茸、祇聽得湖中水聲潺潺、作那戛玉鳴珠之響、樹上鳥囀嚶嚶、發朝歌夜弦之音、溪澗逶迤於山谷、峯巒壁立于天際、萬衆雜陳、星羅棋佈、目不暇接、但見農夫叱犢、漁人垂釣、一片風景、如入畫中、胸懷頓爽、塵俗全消、自早上六時發炮、到晚間八時、方抵錢湖、大家以爲如此良好春景、不宜虛拋、定欲效古人秉燭夜遊、於是舟泊湖邊、每人提着一盞燈籠、照耀如同白晝、舍舟登陸、借韓嶺鎮裴度廟、暫作宿舍、沉寂的鄉村、忽然來了二三百學生、頓時熱鬧非常、鄉人還道是舉行提燈會、出來一羣老幼男女、指手劃腳的忙個不了、衆人在廟左右、遊行一週、打算歸廟就寢、預備明天早起、往各處遊覽、各人便將被舖打開、有

的安置在戲台上、有的在走廊間、有的在東西二廂中、衆人在船內已覺疲乏、頭纔靠枕、便呼呼入睡、次晨六時、朝日已覩山谷、由帶領叫醒衆人、用過餅乾、及罐頭食物、就整隊出廟西行、至谷子湖、湖旁黃黃的草花、綠綠的楊柳、映着澄清的碧波、煞是好看、午後往觀史公墓、一帶松柏蒼翠、古石迴環、啾啾的小鳥、在樹上跳躍歌唱、隔籬的花蝶、在花間飛翔舞蹈、林中峽旁、見的是猿跳兔跑、溪面湖上、看的是魚游蛙躍、墓前石丞相、石馬、石甕、石碑、建築得十分雄偉、工程浩大、相傳史公即宋史彌遠、生爲權相、無濟於世、徒使偏安一隅的宋室、淪陷於胡奴之手、死後還佔據許多清靜鄉土、豈非千古之罪人麼、就中單說第二號帶領學生的戴明道、係城北中學國文教授、陶公山人、幼年力學、名滿錢湖、他高中拔貢首名、報到榜單、還貼在韓嶺寺牆上、可惜這位過時文人、本可出放山東濰縣知縣、不料清朝鼎革、這個小小前程、亦從此丟了、只好過他冷板凳生活、當時一校師生、在錢湖四面、足足遊了三日二夜、方纔回校、大家休息一日、方纔上課、這日國文教授戴明道、出國文題目、是游東錢湖記、以下一篇遊記、是黃麟所作、

吾校臨甬江之濱、固未嘗不與水相接也、而不知呂東又有大水、曰錢湖者、吾輩在校、不能親歷其地、實爲憾事、此東錢湖之所以遊也、夫甯郡名勝月湖之外、惟在東錢一湖、四面環山、水光接天、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湖面約十八里、周圍八十、自唐天寶三年、陸公南金之所開闢也、爰於月之廿三、買舟以往、翌晨抵湖、同友共登陶公山、引頸遠眺、則見舟小如蟻、山伏若虎、倏有一舟依帆船而行、其捷如飛、旣而相連之索中斷、則無帆者、已落後數十丈矣、噫、吾人立身宇宙間、幸勿效此依帆舟也、湖旁麥秀成浪、山麓草木行列、儘可藉大塊之文章、以擴耳目、東覽菊花畧、荆公之詞猶存、竊嘆其功業僅成於吾鄣、而未及天下也、南望韓嶺鎮、唐時裴相之廟在焉、竊慕其德澤、深入於民心也、而其西則谷子湖、其北則梅湖、皆形勝也、又次日抵下水村、見史公之墓、猶凜凜矗立、兩旁蒼松翠柏、拔地摩天、禽鳥和鳴其間、如奏笙簧、爽悅耳目、徘徊留之、不能去云、相傳此處出王

二、狀元二、進士九十七、俗人以爲祖上恩德、而吾以爲人地靈秀、鐘於山川耳、夫際此良辰美景、悅目爽心、因足樂也、然兩伯灑路、風師揚塵、名勝咫尺、未許向津、其遺憾爲何如也、蓋吾卑懷學來茲、其目的欲窮山行於蹤迹所不到之處、務使後之遊者、無復有進於此、則得之矣、雖然、昔日蘇子游赤壁者再、李白遊天姥者三、吾等何妨遊乎、况此遊也、雖不能如謝安折東山之屣、孟嘉落龍山之帽、留姓名於後世、然亦足以飽山色、而挹湖光矣、遂循道而歸、舉筆以爲之記、時在民國七年春、

却說黃麟、在城北中學、力學三年、不但是中西文學、隨時猛進、而且他的柔弱身體、亦轉爲強壯了、無奈他好高之心太大、他想着自己年屆十九、還在中學二年級唸書、若待大學畢業、差不多到廿五歲了、雖是競爭心、比別人來得利害、可是毛羽未豐、便思高飛、後來畢竟吃着許多虧、到現在年逾不惑、依舊碌碌庸庸、這也未始非他性急所致咧、再說黃麟在民國十年、放暑假時期、利用三個月光陰、請樹大畢業、在甬江充任牧師的嚴其乎、將樹大一年級各課、竭力指教、這位嚴牧師、很喜歡黃麟用功上進、將他平日所學、統統傾筐倒篋傳授了、黃麟還有一個要好朋友、做令光世、也是樹大畢業的、黃麟得他介紹、考入樹大一年、是用三個月速成讀書方法、連跳二班、努力上進的酬報也够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表明、

## 第八回 插班滬江空有厥志 轉學校垣實違初衷

却說次年春際、黃令果然有志竟成、越過二級、在大學裏唸書、另有一番氣象、他非常得意、這樹大處滬江極東、佔地三百餘畝、裏面的校舍、都是高大洋樓、什麼藏書室呀、健身房呀、應有盡有、校舍隨著浦江、空氣非常良好、可算海上數一數二的大學校、英文教員美人約翰孫、苦口才、長言

說、是個辯論會會長、他於每班中、選擇二人、每晚隨他習練、分甲乙二隊、由約翰孫出一個題目、甲隊四人主正面、乙隊四人主反面、他任指導改正責任、並先將正反面理由、層層說出、發音清晰、分高下徐疾、態度自若、姿勢佳美、真是復生蘇秦、再世張儀、那時黃麟、在高一爲辯論員、預備八大學比賽、平日受着這樣教師董陶和訓練、進步之速、還有不一日千里麼、尙有修詞學教員美博士赫盛格、亦是個出類拔萃的教師、並精數學識天文、上課教授時、務必將胸藏精華、頃倒出來、黃麟是學生中、聞一知二的、加以在城北中學、打了堅固根基、得了這二個教師、好不快樂、有話卽長、無話卽短、他在樹大肆業、倏忽間一學期已完、各項功課、大考下來、都列入優等、報告單到甬、舊同窗都來道喜、不料此事、被城北中學知道、便去函告樹大美教務長錢阿虎、因此打斷黃麟在樹大繼續肄業的好機會、那錢阿虎正是他命宮的魔星、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一生事業、大受影響、可惜呀可惜、此處打破便是後來黃麟不能成名的因果、却說第二學期春際、這日黃麟正欣欣到校、預備先交學膳費、可以選擇房間、因爲南面房間、均經被別人捷足先得、黃麟只得在大房間暫宿一宵、原來樹大宿舍、每二人住一間、尙有自修室一間、若是大房間、是被別人挑選下來的、每間住八九人、雖然十分熱鬧、可是自修不宜、這日黃麟揀不着好房間、所以學膳住宿等費、還未去付、次晨他到兼庶務課長、美國人錢阿虎處、去繳納各費、不料錢阿虎對他說道、你在城北中學、還未畢業、如今一跳二級、跑得也太快、罰你這學期、仍留原班、不准升級、黃麟驟聞此言、不覺大驚、知阿虎性質暴躁、不能理喻、自思大學只有你們一個麼、他便立刻僱了一輛汽車、帶着行李書篋、連夜離開樹大、雖有幾個同學勸留他、但是黃麟好高心太濃、統統這夜乘汽車抵南車站、際此春寒料峭、萬里凍雲、滿地寒冰、朔風凜冽、眨人肌骨、但見旅客稀少、可是黃麟性急連夜購好行李票和車票、乘滬杭甬夜班特快、趕赴杭州、此刻離開車時、尙有三刻鐘、他一人無聊、獨自在走廊上徘徊、自思今番赴杭、擬向闈大投考、開學之期、尙有三天、好在杭州城內、有一處遠親姓孔的、可到那處暫住幾天、想順便往西湖邊遊玩一番、又不

知此番毅然脫離檳大、向開大插班、能否滿意、正在胡思亂想、忽聞站上鐵板敲響、見車頭黑烟濃郁、他便走人車內坐定、俄聞嗚嗚數聲、車輪徐徐轉動、過新龍華、便疾行若飛、午夜始抵杭柜、彼處市面不比上海、馬路上此時行人稀少、祇有十餘輛黃包車、還在兜攬生意、是專接夜車客人的、黃麟下車、見站東就是城站旅館、自有招待、叫挑夫將行李書篋、挑到旅館安置、黃麟便擇定樓上一間房間、就攔一宵、第二天早上起來、用過早鐘、閱過申報約有十一點鐘、僱一輛車子、到上后巾街高銀巷孔宅、這裏面主人、就在杭州開設最有名的孔龍夏粉局、叫孔好齋、他酷愛杯中物、抱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干義、這日午時、他正持著杯兒、緩嘯細嚼、大有三醉鶴陽呂伯之風神、剛巧黃麟到來、由僕役通知一聲、黃麟即走人客廳、會見好齋、彼此照例客套一番、主人喊他兒子廣多等、出來相見、大家叙談幾句、用過了中餐、廣多等兄弟、約黃麟到西湖邊去遊玩、他們延著旗下營、到公共體育場、拍網球拋籃球、倒也十分興趣、又至樓上圖書館參觀、已有午後三時了、大家討一隻划子、往探西湖名勝、青山在抱、綠水環腰、令人心胸豁然開朗、玩過了一會、舍舟登陸、向靈隱天竺等處遊行下來、已是暮烟四起、倦鳥投林、黃麟遂同廣多兄弟等、找原划子搖回湖邊公園、到孔家過了二天、第三天一早起來、辭了主人、到開大前去投考插班、這晨西風驟緊、從天空中飄下飛絮、黃麟求學心切、便到城站購至開口車票、廿分鐘即至開口、但該校是在半山、又須步行半小時、方可達到、黃麟鼓勇、冒雪爬山越岡、去見校長司徒林、原來開口大學、有天文台一具、建築在山頂最高處、校長住宅、在台下、黃麟初到此處、路程未熟、加以山路崎嶇、地上泥滑、費了許多時間和精神、總算達到校長室、黃麟面見校長、陳述企慕開大、特由樹大轉學而來、校長甚是客氣、可是黃麟未有樹大轉學書、故而叫黃麟補考、然後可定在該大學第幾班肄業、他填就補考單、叫黃麟往各課主任教員處去考試、歷試二天、結果插班正科二年、較樹大還高一級、不料司徒校長、寫信至樹大去問黃麟的成績和品行如何、可巧此信落在錢阿虎手裏、這番冤家又碰着對頭人了、幸虧回信寫道、此人並無大

錯、不過太囂強罷了、黃麟大大底捏了一把汗、以爲東窗案又發作了、還虧他福至心靈、見司徒校長、滔滔說出一番大道理、並呈了一篇關於發展本校大文章、以便日後與各大學爭雄、司徒校長、見他是個有作爲好奮鬥的學生、教他退班問題、便猶延下去、亦因內地外國人、不比上海狡猾、畢竟忠厚一些、黃麟得以混過昭關、可見當時投考的難處、人家帶着學費、抱着學問、前來求學、他們還要斤斤較量、定了依次升級的呆章程、好比前清不第秀才、休想考得舉人、卒至懷才鬱抑、能不得展、豈不可恨、但是剛大教授程度、遠不如樹大、因此學生競進心亦減少了、可是其中天文學與動物科、却甚講究、一日天文教授興趣、對大二班學生說道、今夜二時、乃一極好機會、去測量天上星辰、因爲今夜八大行星中的土星、是六十年中的一次大變化、頗有觀察的價值、我們這次的天文課、就移到夜間上罷、大二班學生連黃麟、只有六人、這夜晚餐後八時、大家就睡了、到了一時半起身、便跟着買趣、向山路上拾級而升、登峯造極、既達目的地、由買趣開了天文台邊門、山頂尙未裝有電燈、便由買趣帶來一盞玻璃製成透明洋燈、應着大眾需要、開始他的上測天象工作、台中陳設一架形如機關砲的望遠鏡、台的四週裝置活絡推窗、式同砲台、怪不得山近鄉人、往常行近這台、要指手劃腳的、認定這裏裝置機關砲咧、却說買趣當時推動木窗、對准鏡頭、自己用目、先在鏡中、對着天空窺察了一陣、對好土星描準、並向衆學生道、這正是時候了、你們可輪流來觀看、他在旁邊演講、在望遠鏡中從衆人眼光裏瞧去、見一燦爛星球、自東至西、有一條如帶形的白光、直貫中心、據買趣教授說、在平日這平行的白光、是作一大圓圈、環繞着土星的、這發光圓圈、便由無數小星湊成、不用幾千倍望遠鏡去窺測、是萬萬見不到什麼、繼又窺測月球、見月心上端、有許多淡黑微點、天文家推測、這微點係水之成量、該處必能養生植物、或有動物同時產生、雖然不能乘飛機直達月球、證明事實、但是許多天文家、經數十年心血、畢生研究、用精美機械測量、可見這話、不是憑空無稽之談了、既又測見火星、相近月旁、卽俗稱黃昏宵、黃麟等六人、得此實地試驗、天文學進步很速、次日第一課是

動物學教員卜裏達、和學生研究原始動物、由卜裏達預先向不流動處的水草裏取來朽草數束、他裝就六架一千倍顯微鏡、每架中間、置一塊小長玻璃片、每片中放小許水草、他吩咐學生、每人取畫紙一張、鋼筆一桿、并且指着這數架顯微鏡說道、這裏面有幾種動物活標本、你們可依樣寫出、看是什麼形狀、再待我來講解、說也奇怪、當學生們向鏡中窺去、見水草間有許多圓形及橢圓形微小動物、有的作蠕蠕動、有的却忽東忽西、好似在那兒宕鞦韆、學生就依樣畫了出來、卜裏達指着圓形的、名稱曰阿米伯、橢圓形的曰伏胎勒、均係單細胞所組織而成、皆屬於原始動物、他說我們要研究最高等動物的構造原理、非自單細胞原始動物入手不可、既然明瞭這類的組織、再研究其他較高的一類、逐漸推敲、將來研究到人體上構造、自然容易解決各種難題、再說到各種微菌、亦屬於原生動物、單細胞組織而成、黃麟譯有病菌之害、及杜除方法一篇云、

設有一平穩快樂之鄉村、出一種奇異植物、能散佈其毒質於空氣之中、若人經其旁、吸氣入口內、則必病且死、由此類植物毒質之所致也、請問如此、則村人能遂此植物、熟其子、散其種、播揚四方、於頃刻之間乎、或將伐其幹、去其根、以損壞之乎、設有毒蛇焉、發現於村上街路、室中靡不爲其巢穴、人近之必毒死、則人將任時繁殖、或撲滅之也、雖三尺童子、亦必急急知消除此類毒害動物爲要務矣、雖然、世上有毒草猛蛇、人必去之殺之、知其害則知避、故受害者頗鮮、獨於最微細之動植物、忽焉而不究、孰知城市村落之居民、死者病者、均由於此、卽疾病之胚種、毒菌是也、常見盲人經樹林中、雖前有廣徑、亦必東西摸索、與吾人不知若何避微菌無異、今陳毒菌之害、并其杜除方面之概要、八身構造、雖極精美、而不能免於病、病由於消化機之損壞、或乏於滋養料、皆足以使細胞枯萎、或病於心房血管、使血液不能循環其全身、或失腎臟之效用、均由於毒質菌類、侵入人身、海管細胞之故、致人於死、日以千萬、且吾人費無限時刻、無數金錢、均爲此故、則此類之生物、實吾人最大之仇敵也、人生之悲傷痛苦、既由於此微細生物、貧賤者不能免、富貴者亦何所逃、



吾人苟欲求其地、無涕膜炎、癆瘵病、腥紅熱、流行症、腮腺熱、虐疾病、虎列辣、大麻瘋、黃熱病、腸胃症、以及喉痧、肺炎、瘡疥、血虧、天花、癩症、時疫諸病、則祇能於想像中得之、蓋自襁褓而至白髮、其中有不為疾病所困擾者乎、以是之故、吾人安可不澈底研究此類致病之生物、因而設法消滅之耶、水泥中之極微動植物、為單細胞組織而成、不用極有力之顯微鏡、則難發現、單細胞之植物、名曰微生物、單細胞之動物、名曰原生動物、然非皆足以戕害人身也、病菌常寄跡於腐爛污穢之處、人身抵抗力薄弱者、亦為其所侵入而棲息、噫、以人為病菌所住之房屋、天何造物之弄人耶、微生物原集於泥、原生動物本產於水、受風所吹、常在空氣中飛揚、吸入於鼻、而趨於肺、則為害不淺、然致病之菌、大都皆生於病人之痰、或其室中、或貓犬鼠類之屍、污水中亦最易蓄藏、(尙有下篇、被長沙大火焚去、按黃麟一生、收藏中英文精本甚多、自郵局調他赴長沙服務、他將西文精本帶往長沙、預備公餘譯著、不料遭長沙火劫、大半生心血、均化灰燼、這一筆損失、向誰去算呢)

## 第九回 銷豪氣中毒交易所 執教鞭講學泗洲堂

却說黃麟自從投入開大讀書、出入甚是自由、每逢星期一、六、下午、均沒有功課、因此有空閒時間、可以常向西湖邊遊玩、一日有個老友裘鳳源、特地從齊波到杭州來看黃麟、二人會見之後、自然非常歡心、裘鳳源亦要來開大投考、黃麟多一個老同學、心裏更加快樂、這日適逢重九、又是星期六、黃麟便陪同裘鳳源、往校內各處參觀一番、二人緩步到江干、遇着同班馮元李達、大家乘着校裏所備汽船、直抵閘口、再乘火車、到城站叫車至秦望山、作登高之舉、當時黃麟、有一篇

### 重九高會秦望山序

涼風鎮鎮、玉宇瀟瀟、菊映日而黃、葦溼露而絳、秋光正盛、寒髓方香、金樽獨把、誰與爲歡、

爰約同志數人、作重九之高會、聚於秦望之山、是日天和氣爽、烟霏雲歛、澗水潺湲、林鳥嚶嚶、野菊臥地、峯巒插天、萬象雜陳、星羅棋佈、目不暇接、想當日龍山之遊、其興不過爾爾、於是振衣遠眺、西則五雲山、高出重霄、林木叢生、其下村居錯落、阡陌交通、所惜村農愚陋、種植耕耘、依然如古、徒負此梁棟之材、肥沃之地、吾人生不逢時、其亦有類乎、東望會稽、閩閩勾踐之所爭、子胥文種之所經營、乃知成敗興亡、已非一世、爲之太息者久之、北眺西湖、范蠡西施之所隱也、風景之勝、游客之盛、前人之述詳矣、顧念西北受難災民、方且哀鴻遍野、輾轉溝壑、搔首問天、何造物之不平耶、南望錢江、奔騰澎湃、浩浩蕩蕩、察其形勢、口寬身狹、故每屆秋季、必興大潮、揚波掀浪、高數百丈、一若人生有所鬱積、一旦得志、以竭其冲霄之能也、秦望山四面之大觀、如是而已、世傳此山爲秦皇所望故名焉、秦皇以東南有王氣、因至浙江、以遏其氣、獨夫之心、何其愚乎、吾聞古聖王與民共樂同憂、民感其德、衆心歸之、後世祇顧私己、不爲公益、亦秦皇之類也、嗚呼、山川依舊、人物已更、自秦迄今、幾經興廢成敗、當秦時專制之毒、暴政之苛、豈知有今日之民國乎、於此可見清末革命之豐功偉業、然捐多少英雄身軀、去幾何志士頭顱、方換得今日民國、吾人處此、不可不想諸先烈之功也、不度先人一腔熱血、空灑東川、百鍊忠丹、徒付流水、蓋自辛亥以來、一國之中、意見分歧、或肆法律束縛、或仗武力干涉、或主集權主義、或主地方角立、如袁氏之盜國、督軍之爭權、南北之交鬥、復辟之阻隔、議會之顛倒、國民仍在水深火熱之中、秦之暴橫時代、何以異乎、雖然、欲振中華、必先掃清國蠹、然後笑談……

我華夏、正在吾等青年耳、乃列酒數杯、要衆共飲之、並約異日得志、敢改秦望山爲共和山、衆曰善、於是乎序、時在民國九年秋、是日黃麟等遊山既畢、歸時已晚、夜間住在杭州清泰旅館、次日又到各莊及公園岳王墳三天竺等處游玩、待星期一早晨、始返校上課、不料裘鳳源心思不定、又想去投考香港大學、黃麟挽留不住、祇得讓他去了、後來他到了上海、並不履行初志、反而在上海住下、

作一個寓公、函招黃麟、同赴上海、享受物質文明、此一去也、關於黃麟一生得失頗大、從此黃麟自文科完成後、不赴美國再求深造、心思一活動、就在交易所澎湃時期、被着潮流中的旋渦、捲入中心去了、因為有了不好根子、所以在投機場中、腐蝕數萬金、以後就不能過着快樂日子了、這交易所就是變相賭博、不知害了多少世人、傾家蕩產、奇怪當局、對於小賭則禁、大博反可註冊、交易所本身及經紀人、只抽佣金、不負輸贏責任、叫賣買客人自去火併、交易次數多了金錢都流入佣金一項去了、還要碰着有少數不老實的代理人、用割飛頭搶帽子手腕、當然對你更加有害、譬如他代你買進標金七條、每條九百元、他可多報九百另一元、這就叫割飛頭、當交易台上、生意興旺時候、你叫他買賣條子、價格漲了、他說買不進、價格跌了、他說賣不出、他却於中取利、就叫搶帽子、想穿了這種投機交易、不做爲妙、不才係過來人、已經吃過許多苦楚了、當時黃麟亦中其毒、幸而一年以後、交易所時運已過、黃麟終算重進樹大、半教半讀得着許多進益、

如今再說在民國九年間的上海、正是交易所大出風頭之際、一時風起雲湧、竟有數十家之衆、每家房子、都是巍峨高大、規模壯麗、其中辦事員、皆用考試羅致、一經錄取、薪水每月多至二三百元、所以初從學校裏出來的青年、均趨之若鶩、黃麟到滬、偶然在報端發見、有許多交易所招考所員廣告、內中說得天花亂墜、什麼一經錄取、便有每月數百希望、比較新自美國回來的博士、還覺得起咧、黃麟就在一個叫滬海交易所籌備處去報名、他初意原想去試一試自己才學、和探知那時各方招考程度、並不想入交易所辦事的、不料出世初試、即名列榜首、由所裏總務科發來一封信、叫黃麟三日內前去供職、黃麟弄得進退兩難、不久終被環境逼迫、去學求商、到滬海交易所供職、被派在場務科練習拍板傳聲記數、因此三種職務、不合黃麟本意、科長水霜達、就派他在現期繳納處、做收納員、他本是細心的人、所以派他辦瑣碎賬務、倒也並無不順手之理、這時交易所命運、已升到寒暑表沸點、那時上海最老資格貨類交易所、裏面職員多被外埠新聞交易所、抬高薪水聘請去了、如孫菲被

甫交講去當科長、周南被香港羅致作柱石、其中碩果僅存者、只有黃麟及城北中學同學施俠等數人而已、貨類交易所理事洪江濤跳起一雙腳、氣得他三萬六千根汗毛、根根豎了起來、口裏罵道、我用許多心血、養成這般人才、好不容易、如今這般小子、得新忘舊、要拋棄這真滴滴親親產生的母親、承繼到別人家去、可是我洪某一日不死、不讓他們走路、這樣一來、其中却晦氣了一個香港上內交易所理事長梅芙室、因為他已經私下與洪江濤手下一般優等職員、訂好合同、彼此正在大東旅社、開了一間房間、討論他們進行方法、雙方簽好字、交換合同、不料事機不密、好事多磨、被洪江濤探到這個消息、氣急敗壞、連忙趕到大東三樓第三百零八號房間、在門上連連敲了數下、裏面梅芙室、還道是他所約香港朋友王斐卿到了、連忙啓門來迎、不提防洪江濤來勢甚健、還未開口之前、二人先在額上碰了一下、梅芙室本來與洪某、聞名而不見面、正待發話責問、那裏來的人如此魯莽、突見他新聘職員、個個矮了半截、大家面面相覷、若是地下有洞、都要鑽下去樣子、知道事情、有些不妙、忽聞桌上碰的一聲、又見空中紛紛飛下碎紙殘片、在室內盤轉、梅芙室不見此碎紙、猶可忍耐、一見此紙、便是與這般新職員訂立已經簽字合同、放在桌上、等候墨蹟乾去、想不到飛將軍從天而降、扯得這寶貴合同、粉身碎骨、叫他怎得不氣、正想跳起來、抓住這不速之客、不料他新聘職員、個個立了起來、用手攔住梅芙室、齊聲說道、這位是我們所裏理事洪先生、請梅先生不要動氣、梅芙室自思、這事可就糟了、他只好忍氣說道、我們有事、終可商量、何必這樣動氣、洪江濤見合同已被扯毀、剛纔怒氣、已減去一大半、便隨口答道、我洪某亦不要來和你商量什麼、如今合同已毀、我方職員、請你以後再不要來吸引了、說罷他便率令這般屬下職員、揚長而去、室中祇剩梅芙室一人、氣得雙眼發白、他偏要想和洪江濤作對、用盡力量、抬高重價、總算在洪江濤手下、請着一個周南、其餘的都是次等貨色、所以這香港交易所、不久即隨潮流而埋沒了、却說上海交易所、一天多似一天、日間營業還不夠、繼以夜市交易所、舊世界劃出一部份充作東方夜市交易所、黃麟夜裏亦得入東方兼職、可是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凡爲東方職員、每夜散市後、得隨意出入遊戲場、這般職員、都是年輕血氣未定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剛從學校出來、毫無經驗的黃麟、不會受過社會惡習、越是容易傳染、不見古時孟母、三遷其居、亦正所以防微杜漸也、那黃麟是天性純厚、祇知努力求學、猛進事業的好男兒、到了廿一歲、還未知道性的需要、不料在舊世界裏、看慣人家十幾歲的男女們、還相並肩而行、喁喁情話、其中最動人心魄的、便是東方裏面有幾位漂亮同事、每逢星期六、必定要帶幾個年輕嬌豔女朋友、來黃麟面前惹眼、自己得着甜頭、還要在他面前誇口、說他徒有昂藏七尺之軀、連一個女朋友也交不着、枉爲廿世紀新青年、你如不懂男女交際、儘可請我們大嚼一餐、我們非但將交際秘訣、完全傳授、還可介紹你一二貌美年青的女同志、和你作個要好朋友、好在你還未定親、正可用着銳利目光、自由選擇一個永久伴侶、初出茅廬的黃麟、他的七情六慾、本性既與衆人無異、一不是佛子轉世、二不是柳下惠再生、有坐懷不亂的功夫、自然要捲入這色海旋渦了、在這外界誘惑當中、好似乾燥炸藥、遇一個人作導火線自然一引就爆發烈得不可收拾、黃麟當時見着人家對情侶、今日番菜館、明夕影戲院、有說有笑、十分歡樂、他獨自一人、吹在冷寂空氣中、浸在沈悶水底下、一時間心中感受到一種不平并嫉妒和羨慕、凌巧他有個開大老同學、姓鄒名珊、一日無意中在宴會間碰着、他是交際老手、獵艷健將、便寫一封信、介紹一個姓胡名燕女士、杭州產、他投意與黃麟、須親自拿了這一封書信去、會見胡女士、這便是交際入手第一步、怎奈這時黃麟面皮未老、他將信投在郵筒裏、叫緣衣使者效勞、不料隔了一日、便有一個女子、到黃麟處來訪、黃麟在樓上聽到一個女子看他、嚇得胸頭小鹿亂撞、面孔白裏泛紅、寸步難移、這胡女士倒也爽氣、等候多時、見黃麟不下來、她便撩起裙角、誰也不問一聲、親自出馬、向樓上跑來、口裏喊道、密司得黃、在那裏、在十八年以前的黃麟、做夢也想不到這胡女士爲移樽就教、這樣文明、這樣開通、那時黃麟、只好硬着頭皮答道、在下便是、胡女士見黃麟年約雙十、瀟灑出羣、英挺超衆、當戶而立、猶如玉樹臨風、她用手帕掩住口微

笑道、這位就是密司得黃麼、便將鄒三寫的信、從衣袖裏拿了出來、黃麟方纔知道、她就是胡女士、方纔敢拾起頭來、見這胡女士貌雖不揚、却十分風騷、胡女士說道、承鄒珊介紹、僕與先生做個朋友、僕一切不到之處、還望先生包涵、并求隨時指教、黃麟是初出茅廬、聽了胡女士一大串話、他連一句話、也回答不出、胡女士見黃麟這樣嫩臉、連忙放出交際手段來、拉着黃麟的手說道、我請先生到卡爾登看影戲去、黃麟弄得進退二難、到後來終被胡女士克服、遂了她的心願、從此胡女士時常來找黃麟、黃麟膽兒也漸漸大了、一日二人同到半淞園遊覽、在跑驢場看人家騎驢、人叢中見一個少女子、向胡女士招呼、黃麟見她約莫十五歲年紀、頭上梳着光滑辮兒、裁得短而且齊、辮角流梳、用一個白銀扣兒扣除辮中楊妃色綢製蝴蝶結兒、紅白相映成趣、煞是美麗、忽由假山邊跑出來一個西裝少年、唇裏隨口吹了一聲、這少女子回眸一笑、對黃麟說聲再會、便一口氣跑到西裝少年面前、他倆攜着手、向假山洞裏、溫存去了、黃麟正想開口、問胡女士這一男一女是誰、胡女士好像先知道他的意思、便笑道、這是別人家事、請你不必預聞、却說黃麟在外濫交女友、被他父母知道、便在鄉間、要定下一頭親事、從甬埠寫來一封快信、叫他趕緊回家、討論完婚、他此時已想到胡女士、是不合做他終身伴侶、便無形冷淡下來、到年底回家、從父母之命、憑媒妁之言、就與蕙谿葛姓女兒結婚、她是不會讀過書、是舊式家庭女子、黃麟當然不滿意、然而木已成舟、祇好因循過去、隔了一年、交易所如西風掃落葉、競賽着閉歇、黃麟亦去職回里、幸虧他的表叔魏笙、介紹他到泗洲堂秀能中學、教授英文、該校爲法教主所設立、校舍建築、宏偉非常、校前留方地一塊、廣蒔中外名花、鮮妍奪目、此謝彼發、繼續無間、園丁輒採取盛開花朵、送與黃麟、經黃麟插諸壺瓶、灌入少許清水、供於案頭、幽香陣陣、撲入鼻孔、輸於心脾、神志頓爽、有一天是秀能學校主人、趙主教八十壽辰、校中休假三天、以誌慶祝、屆時由秀能全體音樂隊、歡迎這位主教、到校裏來受恭祝、這位趙主教白髮銀鬚、方面大耳、精神矍鑠、老當益壯、校長請黃麟編一首英文詩歌、終不外年高德深、這幾句頌詞、教學生們歌

唱、主教聽着鬚髮微笑、唱罷由主教祈禱祝福、并向每人面上、用手勢劃一十字、意思是這人可嚙上帝保佑、這日宰牛殺羊、大家飽餐一頓、次日學生們還演幾齣新劇、和舉行各種遊藝、一連鬧了三日、到第四天給各生休息一日、這場熱鬧、方纔告終、據云在前清這主教勢力最健、趙主教在中國五十年、爲全浙總主教、浙省所有神父、均歸彼管轄、當時法國領事、還要仰仗主教、所以他在中國、視前清這般官僚大員、簡直和小孩差不多、那時杭州府台藩台的官署大門、是多麼尊嚴、多麼威儀、是不容普通老百姓、在門角上窺視的、就是省中一等紳士、也只得從邊門出入、若是經這位主教大人到來、還要大開正門、由長官穿着外套、帶了花翎、掛起朝珠、着了皂靴、親自步行相迎、恭手等候、偶然得到主教贊稱、這長官便洋洋自得、養成現在這般洋人奴視中華民族、都是這般瘋官所爲、可恨清代污吏、祇知媚外虐民、釀成現在中國這個局面、言之可痛、但是洋人所以崛起強盛、個中也自有因果、猶記甬地有一縣官、因爲他不善逢迎洋大人、被洋大人在他上司面前、說這縣官是木人一句話、這縣官就被上司奏劾免職、洋人勢力、不但及于中國官府、連草澤間不服王化的強寇、見了還是嚇得心驚膽碎、不敢說半個不是、當時亂匪肆虐、會到甬埠、搜殺居民、黃麟的祖父魏笙的父親叫魏香、是在法人昂義處教華文、他懇請昂義、設法援救城中被虜難民、內中有黃麟的祖父黃哲綏、這般虜去難民、或替亂匪養馬、或替亂匪挑水、偶有幾個私下逃避的、便被抓去刀劈劍砍、頭碎股裂、死得十分慘苦、這日昂義聽了魏香的話、便着一件新禮服、手拿一條黑漆粗大趕狗棒、履聲橐橐、他亦不乘轎、祇同魏香步行、昂首挺胸向城中走去、直到提署衙門、匪首的行轅、見了許多大小各匪、正在用膳、大家是吃無吃相坐無坐相、有的蹲在椅上、有的立在桌旁、袒臂露胸、正在狼吞虎嚥、見昂義到來、大家吃了一驚、如鳥獸散、昂義扯住匪首夏主將、操華語道、你們這裏、可有帶眼鏡、身體頗長、臉如同字、叫做黃哲綏這人麼、他是我們教裏人、可速交我帶去、夏主將卽喊當差去尋、過了一刻、回來報道、這衙內共有老百姓一千餘人、小的去詢問各位頭目、都說沒有這樣面貌的人、昂義聽

了、知道他們不會將他要討的人找到、勃然大怒、舉起手中趕狗棒、也不問下落、將夏主將和衆頭目在桌面上擺設的饌肴酒飯、都摔落在地上亂滾、旁邊衆頭目均拔刀出鞘、要向昂義頭上劈下、夏主將大驚、連忙喝住、隨即吩咐一個親丁、領着昂義魏香、向城中各分營去找、偏偏找不見黃吉綵、尋到第三營馬廄裏、有三五個人、正綁在那裏啼哭、其中有一個人、是魏香鄰居、認識魏香、便同衆人跪下求救、魏香對昂義道、這幾人皆我親戚、昂義便道、你們都跟我去罷、衆人聽了、好比地藏王用錫杖敲開地獄門、也管不得二手還被反綁、個個拔腳就跑、奔到東門城口、被守門的匪目瞧見、認爲自營裏偷逃、便提起大扑刀、惡狠狠如猛虎攪羊、向衆人頭上撲來、嚇得衆人靈魂出竅、雙腳好似釘住、連一步路也移動不得、祇得閉目等死、忽聞後面大喝一聲、好比晴天霹靂、衆匪頭舉目看時、見一個高鼻碧眼、金髮黃鬚的洋人、手提烏漆趕狗棒、足踏長靴皂皮靴、咕嚕嚕嚕、大着步飛奔過來、用趕狗棒指着匪目喝道、你們若是不想自己腦袋、裝在自己頭腔上、儘可教你們橫行殘殺、否則若將他們汗毛碰落一梗、看我送一張卡片、到你們夏主將那裏、砍掉你們頭、還要剝皮、說也奇怪、兇神般衆匪頭、聽了洋人這一番話、個個伸着舌頭、倒退下來、眼瞧着昂義帶領衆人們、出城而去、可是黃哲綵、仍無着落、還是後來自己逃回、這番倒便宜了衆人、後來這般盤據城內衆亂匪、還虧西洋人華兒、想條計策、勸夏主將將中軍帥字大旗、用數十丈高木桿、叫他插在提署面前、棋杆之上、以作壯觀、夏主將還道是他好意、遵着華兒言語、吩咐手下頭目、快去照辦、到了次日、果然見一面大紅綉邊大帥旗、高入雲霄、插在提署之前、棋杆之上、臨風飄揚、好不威武、夏主將看了、正在得意、仰天笑道、今日搜山、必能得利、忽聞轟轟二聲、同時見着一個大如車輪的火球、在本署照牆前落下來、砸在石上、火星四射、五尺厚的高大畫牆、紛紛倒塌下來、營前守護匪目、傷死數十名、夾着便有匪目來報道、大事不好了、英法兵艦、已駛入江口、剛纔二個落地梅花、便是他們轟的、夏主將嚇得魂不附體、立刻發出集隊警號、下了一個緊急退軍令、霎時間全城匪軍、逃得一個不留、洋人槍砲利



害、到了極了、從此甬城內外居民、得重見天日、再還家室、這末始非華兒所賜呢、原來城中有個智囊、向華兒獻策、教華兒使夏主將扯起大旗、在大營面前、他預備在江北岸、一只保護僑華外商兵艦上、向提署高旗上作錨準、急連轟了二砲、便將亂匪嚇跑、在下並非要討好外人、這事依事實寫、當初外人、確以小惠感化華人、孰料現在這般後出世習眼兒、暴橫野蠻、遠不如若父若祖之良善了、可是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從來外患、均由內亂釀成、不有漢奸、則外人不致逞凶、爲虎作倀者、皆自我華人、說來令人怒髮冲冠、食其肉寢其皮、猶不足洩我恨、嘗聞黃包車夫說道、初抵中國外兵、皆蠢如鹿豕、不敢對待他們凶橫、卽拉一箭之路、亦必結銀毫兩枚、不料這些外兵、在中土數星期之後、就爲改變他們態度、這都是我們華人、教壞他們的、偶然碰到拉車的、稍爲跑得慢一些、便用皮鞭、向車夫背上似雨點般下來、拖拉許多路程、祇給十幾個銅元、車夫向他論價、他却揚長向酒排間一攬、脾氣壞的、還要加贈耳光二記、碰到不巧、還要被華捕扯了執照、真是晦氣之極、可是我們同胞、真不肯爭氣、以後還要再去拚命兜攬外國生意、實在沒有志氣、但據拉車的說、受些拳脚、倒不成問題、可是遇到外兵酒醉發癲、坐在車篷上、高叫狂歌、他們唱得愈高興、車夫的腿、亦要跑得愈起勁、運氣好的、拉了幾個圈子、得到雙毫一枚、運氣壞的、連一枚銅元也拿不到、却說有一次有個外兵、坐于車上、正在大唱其洋腔、看見前面、圍了一大羣人、阻當前進、他發了脾氣、爽心立在車墊上、探頭望熱鬧、見有許多黃橘、在地上亂滾、旁邊一個西捕、拿了幾個、向路上擲去、好像拋球、圍觀的、紛紛爭先恐後、過去拾取、他們那裏爲可憐道旁買橘小販、被西捕送了二隻外國火腿、還將一擔橘兒、完全拋去了、原來外捕視我中華小販、簡直猶狗不如、做小販的在路上、偶然碰着他們、比遇着野獸、還要驚嚇、挑擔小販、若是逃得不快、便被一脚踢翻擔子、扯住衣領、拳足交加、打得口鼻鮮血交流、還要捉將官裏去罰錢、曾見某地、有個買叫貨小販、雙手捧了一簍紗襪扣帶、在街旁叫賣、不巧對面靴聲橐橐、來了西捕老爺、做小販原是驚弓之鳥、便想飛跑、到對弄躲避、一時

心慌、顧不到街上車馬、剛剛有一輛電車、疾駛過來、碰在這個小販身上、一個倒栽葱、頭頸纏在車輪底下、鮮血直流、靈魂出竅、嗚呼哀哉了、可是一般來去華人、毫無悲感、談笑自若、有的熟視無睹走着去了、有的依舊往酒樓上狂喝、舞場裏歌跳、一邊受苦者、只管受苦、一邊作樂者、依舊作樂、正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太無人心了、

## 第十回 羨慕新潮幾沉孽海 歸依舊教可脫陷阱

自從歐風東漸、新潮澎湃、因時代變化、社交公開、多少青年男女、沉陷孽海、但是其中、也有幾個、感悟得早、懸崖勒馬、尚不失為明哲保身、然而終是沉陷下去的人來得多呀、上海這個地方、是五方雜處、良莠不齊、倘使一不留心、就為墜入地獄、永遠不得超升、其間不知葬送多少良家子女、既經墮落之後、若不具大智大慧之人、休想跳出火坑、講到墮入火坑的男女、可分二種、一種是幼稚無智、或是愚弱無能、被人軟騙強賣、以致一生幸福完全剝奪、最是可憐、一種是志意薄弱、貪吃釣上之餌、結果反被人家釣去、男的若交匪類、倘使你是強硬的、他們先將不義之財、分給少許與你、使你以後不能出首告發、倘使你是軟弱的、他們祇用話來嚇你、不可洩漏我們祕密、否則斬斷你的腿、挖去你的眼、使你永遠跟着他們、為虎作倀、有好處是他們的、吃官司是你的、冤不冤呢、至於女子、自然被姦被賣、更加脫不出他們手掌之中了、亦有幾個男女、從前本是好的、但是混在壞的一起、日久成慣、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了、際此國家多難、當局于社會細情、更無暇查察了、不知有社會、才有國家、人心如此險惡、愈趨愈下、不想上進、這國家如何可以強盛呢、且說無錫女子毛蘭英、十八歲、在女子中學畢業、自幼許配鄉人、不料她醉心歐化、非新青年不嫁、硬迫父母、退了此婚、她久慕上海文明、有個親戚、在滬經商、帶她到上海遊玩、她親戚家住小西門、隔壁有一所電影院、她的親戚陪她去看過幾次、這天這個親戚、剛到隔壁打牌去了、蘭英一人、覺得寂寞、到電

影院買了一張票、看電影，坐了十分鐘後、電燈息滅、影戲開場、不料隔座、來了一位西裝少年、嘴裏不知唧唧向她說些什麼、蘭英胸頭小鹿亂撞、理也不去理他、等到電影完畢、快步返家、那少年跟在後面、在她親戚門口、立了一個鐘頭、方纔回去、自從這天以後、這少年無日不在門口等候、到後來不知他用何種方法、與蘭英熟識了、起初是逛公園、後來上電影院吃大菜、最後爽心開房間了、於是乎一朵鮮花、被採折了、二人從此打得火熱、蘭英聽了少年的話、到親戚面前說謊、祇言在上海找到職業、託他向父母面前、帶一個信去、她與少年却實行同居了、不料這少年是個狼心之人、數月之後、將她玩得懶了、竟賣她到妓院去了、初次騙她、因說自己要到香港販貨、將她暫時寄在孀娘旁邊、不料一到那邊、就被老鴇派惡奴監視、寸步難移、要想寫一封信、給親戚或是家中、也無機會、第一夜先被院主蹂躪、次晨起身不得、睡在床上哭泣、有一小姊妹過來相勸道、姊姊不要煩惱、日後的苦處正多咧、像我也是個好人家女子、是被鄰居一個男人、千般哄騙、他講某某廠做工、每月有五十元進款、他的阿叔在廠內做工頭、你若歡喜去、包在我的身上、說得天花亂墜、你想一個意志薄弱的女子、有不上他當麼、後來身體既被姦污、還將我隨身衣服當光、結果賣到這裏受苦、過着黑暗日子、求死不得、我第一天、到這裏接着一個山東客人、滿口大蒜頭臭、忍着一夜鼻子、不敢吸氣、第二夜接着印度黑炭、那真是倒霉了、不料倒霉之事、後面還有咧、第三日即有妓院捐客來報、今有某兵船開到、要大批姑娘去玩、當時裝了一汽車五個姊妹們、由惡奴帶領着、不知不覺到了一個地方、將我們推入一個生爐子的小間裏、我進去一看、嚇了一跳、原來室中有十幾個一絲不掛的長大漢子、足臂粗如吊桶、一聲怪叫、將我們都裸了起來、有的來捉住頭、有的來捉住腳、將我們顛倒玩弄、向空拋擲、推東拉西、供他們拍掌狂笑、開心得如貓奴捉到鼠子、玩弄得懶了、再將牠的肉來吃了、當時我同幾個姊妹、好比鼠子在貓爪之下、抖個不休、連跑也跑不動了、蘭英聽了這番言語、更是嚇慌了、愈加悲傷起來、該是她的厄運退了、當夜遇着一個客人、就是裴鳳源、知道她的苦楚、次日便拿出三百五十

元、爲她脫籍、送歸無錫、原來黃麟有五個相交最久朋友、第一王遇年、第二處北興、第三袁父州、第四孫者飛、第五就是裘鳳源、他們同黃麟幼年很是契合、後來宗旨各個不同、在社會上一點兒未曾合作、豈不相交枉然、如今講到裘鳳源、這人性甚奇特、凡事都要見識見識、未必有心採此野花、他與黃麟往來最密、交友最久、心頗細靜、除打雀牌之外、別無嗜好、黃麟既鬱鬱不得志、常以打牌消悶、是每與裘鳳源在一起的、不料賭博範圍一廣、份子複雜、後來弄得不歡而散、本來聰明之人、不該賭博的、每天頭錢、積少成多、耗費已大、碰着拾椅子用手脚、豈非賠了精神又輸錢、還要被人家當瘋孫、冤不冤呢、裘鳳源打牌頗精、輸錢尚少、惟有黃麟賭運不通、手法又劣、所以每次敗北、郵局裏在耶誕節日發雙俸、同事們約黃麟、作孤注一擲、在局的除裘鳳源之外、尙有二個、是由朋友介紹、因爲黃麟有個同事嚴光、他有朋友窮了、想拉一場麻雀、得幾個頭錢、黃麟一因友誼難却、二因救濟窮苦、所以拉裘鳳源一同入局、不料這個窮人、良心真壞、設了圈套、來計較黃裘二人、被黃麟看了出來、向他門交涉、西洋鏡戳穿了、他們便勸黃麟加入同黨、否則要給他顏色看、黃麟却伴作敷衍、而暗中通知朋友、不要再上當、他們後來知道、黃麟不但未拖朋友入局、還要放籠、恨得牙癢癢地、欲與黃麟爲難、不想黃麟外似柔弱、實則極有能耐、看官們們記清、若是不幸、偶然遇到這般惡漢、第一最好遠而避之、不要自取煩惱、次之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就是熟視無覩、不要去理他、其次則切勿可膽小、比他更凶、他倒見你爲怕、白相人最怕光棍、倘是他用斧頭或手槍來嚇你、若是你屈服了、他一定要你命的、嚇也無用、倘是你說這種東西、只可嚇小孩子、啞在軍隊裏、機飛大砲、一天到晚見慣的、出入鎗林彈雨之中、你要劈要開、到我身上、老子倘然縹一縹眉、喊一聲痛、不是好漢、倘然這個惡漢知理的、不敢動了、但是若遇莽漢、不管三七二十一、將你劈了、不可怪在下瞎說、要你自己眼光準足、總而言之、賭色二字不犯、此種禍患自然免了、賭與投機、皆是冒險、不可靠之事、或者偶然有幾次得意、終必全軍覆沒、人格墮落、弄得親戚看不起、朋友走開去、思想

起來、却是何苦、在下列有個郵局同事叫汪候覆、是個極有能耐、和極聰明的人、但是是一個賭鬼、他說道賭博是競爭、世間沒有競爭、就沒有進步、每日除正當工作之外、拚命地去博、可是競爭愈烈、金錢愈光、終究爲此而死、多麼可惜、大凡社會愈文明、物質愈進化、賭風亦愈熾、從前有人說賭博、是半爲消遣半爲財、這一句話、真是害人不淺、其實這一種敷衍門面的話、還是不講爲妙、老實推開天窗說亮話罷、都是貪財而起的、一個人要戒除一切賭博、最好平日不要妄用、妄吃、妄穿、但是對於自己要節省、對待親友要慷慨、因爲自己是隨時隨地都可以揮霍的、至於親友、縱然我對他有所費用、是偶然的、却說黃麟有個風塵朋友王瑞龍、相熟倒有二十餘年、初係泛交、今成莫逆、此人就是作者書中所謂自己節省、待友慷慨之人、他的父親、是做郵包生意的、是郵包業的鼻祖、有相當歷史、自郵局開辦以來、即與郵政老前輩潘世卿儲貴牛交友、後來他的兒子、開設王瑞記海陸空郵運報關公司并另行擴展轉運事業、做得非常發達、執上海郵包業的牛耳、中國運輸商的先進、未始非他父親一生厚道所報咧、他有個雲南客家朋友、叫金胡度者、自抗戰離滬、信息全無、其一家大小、十有餘口、平日無一担乾柴、半斗老米、何以度日、髮妻望夫成癡、子女失父無依、幸虧這位王瑞龍、從旁協助、今日勝利來臨、一家皆得完聚了、這王君亦是作者不書中、佛教初進會裏替人代勞隊中的健將了、而且他的朋友黃麟、在青年原是純潔之人、中途被社會裏染缸染壞了、陷入深阱、如今非用九牛二虎之力、不能拔了出來、終算這位王瑞龍、巨眼識英雄、幫助他從印先養的手中出來、創立一所自立書局、眼前這印先養、交臂失却一個良佐、豈不可惜、原來黃麟是蕭太太及馬三先生、姊弟二人、竭力介紹與他的、這黃麟的才幹、可比戲班中的主角、如今連配角也排不上、同跑龍套混在一起、他祇得辜負馬氏好意、做個抱不起的劉阿斗了、如今再講到賭博、俗語賭賊、謂賭即成賊、故二字相連、商店經理賬席、最忌賭博、或有偶犯、最怕他人在大眾面前說穿、要受老闆或是股東的注意、這種僞君子、世上很多、設局誘賭、雖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但是魚不貪餌、是決定不爲上人家釣的、在下

認識、一個老賭徒、却把半生勞苦而得來的心血錢、都化在此中、他犯賭十六年、痛悔十餘次、終究屢戒屢犯、不能絕根、一生光陰有限、長此以往、非至墮落不止、因思一個人、浮飄在世上、沒有宗教是繫不住此身的、他平日對於佛耶二教、稍有機會接近、深知佛主慈善、耶主博愛、各有千秋、且二教的真實信徒是不犯賭的、要救此世、非拜倒蓮台下、或是負起十字架不可、他希望世人、勿要入者主之、出者惡之、凡天下大道、人人皆得信之、不得以為道其道、非吾所謂道也而棄之、在下窮年累月、想出一個積極方法、來抵抗賭博、每晨在早餐以前、喊出一種口號來、一、不浪費金錢、二、不貪橫財、三、不妄交匪人、一身沒有賭博、一身就得立足、一家沒有賭博、一家就得平靜、社會沒有賭博、社會就得安定、因為賊強盜、都是平日貪吃懶做之人、想去賭博徼倖、孤注一擲之後、兩手空空、不得已而為盜賊、身入囹圄、悔之莫及、還有一個消極方法、大凡一個人沒有自力資格、不能娶妻、沒有維持家庭能力、不能養子、養下一個小孩、要預先留下一間平房、五畝土地、或有相當代價、以備小孩落地之後的教養費用、否則即是就誤了他、做父親要負這一種責任、否則雖然替國家製造許多小國民、徒然無益、因為小國民不用良好培養、相當教育、即為棄材、或成乞丐、將來長大亦為社會之收類、所以萬一為父親不能盡責、或半途中止、國家方面應當代為擔任、代為教育、造成良好人材、國家自然為富強的、現在世界簡直是人吃人、只要我飽、不管人飢、只要我生、不管人死、還有一種人、自以為聰明、思想刻薄、存心險惡、手段毒辣、計算奇巧、弄出種種新穎名目、使大眾增加負擔、增加痛苦、作俑之夫、雖然可以借此圖利、終必作法自斃、不能長久享受、從前商鞅王安石之輩、均受後人唾罵、今日何苦學這種人樣呢、講到此後、人們的生活、一天難上一天、昔日富足、漸變貧乏、至於本來貧窮之人、更無立锥之地、皆受稅繁貨貴之賜、試看最近敵人和漢奸們竭力搜括、榨取民間脂膏、他們本人能够享受多少、能够把持幾時、到今日均化作烏有了、希望後來中外的人們、再不要一代一代的愚笨下去、幹快將頭腦清醒一下子、共同來造成一個安全和平的世界、

原书缺页79-末